

著郎次大田古

譯 峯 伯

悔 懺 之 死



一九六四年八月三日

刊叢活生化文

XXII



吉 田 次 郎 像

悔 懺 之 死

著 郎次大田古

譯 峯 伯

刊 叢 活 生 化 文

種 二 十 二 第

目 錄

憶古田君(江口渙).....	一
序(布施長治).....	一三
序(加藤一夫).....	一九
正文.....	一
後記(巴金).....	一一
死(巴金).....	一

憶古田君（江口渙）

古田大次郎君在鵠沼與我同居的時期，我記得總是在大正十一年九月二十五日
前後。

那時候，正是與住在我家背後號稱鵠沼第一的惡房東幹着猛烈的租屋爭議的時
候，所以中濱鐵和古田君以高野松太郎君的介紹，由東京特爲應援而來的。然而因爭
議的解決意外地延長，於是兩君便這樣地在我家住下了。

1
那時我自己，在和北川千代子女士剛剛完全分開了的。這是長久繼續了的家庭爭
議，不堪其堆積之重而自然爆發了的結果。

所以，我終於得從一切的束縛中解放了，覺得非常舒適自由，每天每天過着非常悠閑的日子。在這樣的當兒，中濱鐵和古田君跑來了。要之，都是單身漢。加以和房東的爭議愈走入了佳境。像秋天的天氣，每日繼續着。悅目的東西則有海，砂丘，松林；可口的東西則有新鮮的魚；遊伴則有我養着的狗「太郎」和古田君拾來的貓「黑」。大家不是不能不更舒適更悠閑嗎？

與古田君同過的鶴沼之秋，就是現在想起來，也確是愉快的，可懷念的三個月。

中濱鐵倒是常常不在家。他呢，說參加什麼在大阪所開的全國勞動大會啊，三越的「下足番」的爭議啊，自由勞動者同盟成立會啊等，這樣那樣的會，屢屢這兒那兒的奔跑。

● 下足番是爲客人收管靴鞋的。當時進日本的大公司，仍需脫鞋。現在已可以不必了。三越是日本的一個最大的百貨公司。——譯者。

但是，古田君和我則幾乎全是在家裏。那時兩人實在散步過許多次。只要不下雨，我們兩人就帶着太郎逛海岸。略略洗脫色了的藍白花布單衣上面加了一件浴衣，束着窄的黑皮帶，穿了底齒已壞了的木屐，帽子也不戴的任海風吹着長長的髮，在返射秋晴的光輝的海濱砂灘上走着的古田君的後影，現在還明晰地殘留在我眼裏。

有時滑下砂丘，到辻堂附近去看看，有時到藤澤去，有一次呢，沿着海岸硬走到鎌倉的大佛，往返走了三十多里。

到大佛去時，當然也帶着「太郎」去的。而且國木田虎雄君也是一起的。然而「太郎」這狗，真是一條懦弱的狗，幾乎連任何狗也比不上。所以，照例我牽着鏈子在前面走，大君和虎雄君則在後面左右保護着。手中都拿着竹棒謹防別的狗來襲擊。

狗的護衛過於認真了，所以說：「這麼一來，究竟狗和人誰是主人呢，竟不得而知了呀。」大家都笑了，這事情現在我還記得。

古田君喜歡海岸，天空，雲霞，太陽，森林，川河，花，小鳥；同樣地，狗和貓他也很愛好。他時

別喜歡「太郎」。這由以下的事可以知道：死刑之前，送給他「太郎」與「黑」的相片，他非常喜歡；在他被處死刑後，我們開棺看時，還看見那兩張相片從古田君的懷中落出來。（大概是在將處死刑時，古田君特別向刑吏說了要那樣做的。）

古田君是一個寡言者，一面雖有非常戀戀於人的地方，可是雖然和他所懷念的人們一同起居着，正事以外，也幾乎不說什麼。然而並不是說特別有什麼不高興。看着是極端沉默的，可是我的心理性，情他真了解得透徹，他對我的關心隨時都表現得微妙可驚。所以與古田君一同起居，於我毫無妨害。

鵠沼時代的古田君，真喜愛讀書。一在家就必定從我的書架上取下書去讀。特別愛讀小說。三個月中間，從漱石全集起幾乎全部讀完了。

「你讀過的書裏面，覺得那本最好？」

某日，我將眼移在散亂着的書本上，向古田君問道。

「問我那本好嗎？第一，文學這東西我不大知道。」

「那麼那本最有趣呢？」

這次我問「有趣嗎？」「沒有有趣嗎？」不問「好」「壞」了。因為這是最簡捷的判斷。

於是古田君馬上沒有困難地答道：

「都不大有趣呀。」

「那麼，將不大有趣的東西，爲什麼每日這樣地讀着呢？」

「沒有辦法，此外沒有做的事呵。一味的散步又不可能……」

說這樣話的古田君的心情，我很明白。那時候，恐怖主義者的古田君既已十分抱有深的決心了，於他那緊張到極點的心，恐怕怎樣的書本也不會適合似的。不，有時感覺到全沒有意思也未可知。

b
一
覆蓋了他的心的全部，使其不斷地感到有力的刺激，使其明白感到深刻的生之有
用的東西，似乎只有關於思想之實行的豫感而已。

將那時的事，後來在那須的旅館向和田久太郎君說了時，和田君也說：『真像古田君呀』而笑了，實在是這樣的。

古田這個人，實際是那樣的人，不說客套話，也沒有機變，只是十分率直地表露真情的人。（看古田君的獄中記的文章，也可以明白是怎樣的率直吧。）所以對於他人的好惡，也很明白。對於討厭的傢伙，將其寡言弄得更加寡言。加之，若是遇着討厭的傢伙時，壞話都不說了。連把名字提上口都討厭似的。

今年一月在巢鴨刑務所縊死了的後藤謙太郎君，在那前後由宇都宮的監獄出來，突然到鶴沼來訪問我們。那時候，古田君雖是那樣的寡言，而實是注意周到的人，並且是很有溫情的人，我方得十分知道了。這是因為他將自己錢袋中的幾乎要沒有了的錢拿了出來，去買了正宗酒的四合瓶兩瓶，以款待愛喝酒的後藤君。

醉了的後藤君，那晚吐了極端的大言壯語。可是古田君笑也不笑地聽着，只是後藤君說到在中學時代賭着生命愛了明知有癡瘋病的女人時，古田君也相當感動了似的。

「後藤君也有那樣的半面呵。」

第二天早晨，古田君向我說了這樣的話，我還記得。

那前後，古田君有着美麗的，極純真的戀愛故事，我已經從中濱那里略略聽到了一點。（對象是誰是讀了這回的獄中記方才知道的。）

中濱知道古田的心事，所以每月必定使他回東京去一次。而且，古田君也是倘使每月不見愛人一面就會特別憂鬱起來似的。況且那戀愛完全不過是影像的戀愛而已。唯其如此所以更純真熱烈吧。

聽得古田君有着如美麗的黎明的天空似的朦朧的戀愛時，我加倍喜歡起古田君了。我強烈地感到只有這樣的人方能有真實的戀愛，同時當真的能做出真實的事情來。自那時起我不知不覺的信賴起古田君的全人格，又對他表示起友人以上的敬意。

我讀古田君的獄中記，屢屢想起了那隻叫做「黑」的貓。那大約是在鶴沼那年的十月尾的前後吧。在古田睡覺的八疊蓆房間的窗下，一晚叫到天亮的貓，到第二天早晨

被古田君拾起來了。確是可愛的可愛的小貓。和家中的「太郎」一二日後便弄熟了。看着愛嬌的「太郎」與可愛的黑貓，在廊下浴着陽光互相嬉戲時，我和古田君皆感到無上的幸福。貓依古田君的囑託，取了名字，便是「黑」。

「江口君，這隻貓，若不要的話，給我怎樣？」

古田君多少帶客氣地這樣說。

「可以，可以。」

「那麼，我下次去東京時，要帶着黑去。因為小妹妹非常喜歡貓呢。」

「好，你儘管拿去吧。」

這樣說了以後兩三天，古田君將黑放進洋鐵提水桶裏，喜氣揚揚地提着去了。心中想像着以「黑」為中心，而妹妹們，古田君以及他的愛人等等團團地坐着的情景，我感到了非常柔和的心境。而且，心中暗暗地歡慶古田君的含羞的幸福。

古田君在男性中眼鼻是相當端正的。特別是不僅面孔生得好，由臉龐子以至於其

舉止全般，都有不能言說的非常清秀的氣品。軟邊呢帽低低地戴着，短短地修了的顎髻，從駱駝呢外套的領處露出來，提着小皮箱，從二等車的升降口走出時的樣子，無論怎樣看，都覺得是一位青年大學教授。真是這樣高尚的舉止的男子，會是殺人強盜的正犯，誰能想得到！警視廳將近一年還不能捕獲也不是無理的。又他的父親向我哭說，『大無論怎樣想也不會是做殺人強盜那樣的人。確實是將他人犯了的罪無理地自己來承担的無疑。』等，是當然的了。

古田君這人，是對自己所施極薄的人。煙是抽的。酒則完全不喝，對於飲食也絲毫不講究。衣服呢，有則穿。然而若不向他說時，他是不來催促的。加之，是決不浪費一文的人。二人一同散步時，就使少許有點腹餓了，對我的吃點什麼東西吧的提議，古田君幾乎沒有應允過一次。當然，因為知道我的經濟狀況，不願使我有一點的浪費似的。

「大君，吃點什麼吧？」

「好。江口君要吃的話，那吃也好，可是」

這樣的時候，古田君必定隨時都作曖昧的回答。

「不吃也行嗎？」

「是。」

明確地答。

「那麼隨便好嗎？」

「是，隨便怎樣都好呀。」

「那麼回家去喫吧。」

「對，這樣頂好。」

不論什麼時候都是這樣的情形。

「想起來，沒有比大更可憐的人了。猶如爲受苦而生在這世上來似的。」這樣說着泣哭的他父親的心境，是當然的了。

古田君的事情，現在還如在眼前一般殘留着的，就是他那清澄無垢的眼，雪白而整

齊的齒，此外還有他那聲音與口音之清脆明晰。和古田君說話時，看着他的澄清得要帶青色的眼白與深深地輝耀着的黑眼仁，又或聽其完全透徹的聲音，人只要這樣便會自然而然地被一種十分安定了的什麼深邃的安靜包圍了起來。

這樣的古田君已經不在這世界上了。在大正十四年十月十五日午前八時二十五分，上了市ヶ谷刑務所的絞首臺。當晚六時，我們十多個友人抬着古田君的棺，出了刑務所的不淨門。而在十七日早晨，則已成爲骨灰了。

我現在尙且一想起古田君來便流淚。爲什麼淚要出來呢？那不知道。然而總是要流出來的。

大正十四年十二月二十三日。江口渙。

序 (布施辰治)

真如文章所說的賭了生命的古田君的獄中筆記發表了，真喜歡。

古田君直至被投於最初亦即最後的監獄以前，其爲人在一般人不用說，就是在與他交遊過一二次的友人中間，也是不大被知道的。

甚至那將古田君弄到絞首臺的問題的事件，直到公開審判後事件自體雖爲世間所知，而知其實行者是古田君的還是很少。

古田君是不爲人知道要做怎樣事的人，是做了怎樣的事後才爲人所知的人。加之，

依其所做的事件而被投獄以前，沒有人知道他會被投獄及至真的被投了獄後，雖被投在獄中也不爲動，才爲世人所知的人。

因此之故，到了問題的事件討論公判，古田君做了的事件的內容周知了時，同時古田君的大名方爲一般人所知，及至古田君雖被投獄也毫不爲動的態度爲友人們所知，於是與古田君交遊的人和想與古田君爲友的人，在投獄以後要比被投獄以前多。然而那時却已經遲了。信件의來往，直接面會等皆有官憲之眼常常銳利地監視着，將古田君的生命……●說到自己的決意時，而會就要被阻止，寫在信上時，則全然的發信不許可？所以或談或聽古田君之爲人的通信接觸的自由全被剝削了。其間我因職務關係的便宜，比較自由地多得機會接觸古田君親口所說的真的爲人。古田君和我以前便是相知，然而只要看獄中記最初稱爲布施律師的，不久即變爲布施君，又改爲布施兄等也。

可明白，我覺得我是一個比較深知實行了什麼事然後才被知道，投獄後才被認識的古田君之爲人的人。

以這樣的情形，得知古田君之爲人的我，真不知如何被古田君的真誠所感動了。

我生性最愛人之真誠。假如是賭了生命的真誠的鬥爭，那就被殺也無遺憾，同時就雖殺了人於良心也沒有過不去的地方，這是可以想到的事。

這樣的我，想起這獄中記之所由寫成時，愈覺其真誠的地方。古田君的最初又是最後的獄中記，如古田君的親友中濱君的詩所述的，古田君以爲『在如今實行的自由全然被剝奪了的牢獄中，寫一些意見感想有何用？不能隨伴實行的空言不願說，』本是不肯寫的，然而後來終於說『直到還殘留的唯一的武器被奪爲止，作最後的戰鬥而寫吧，』這樣寫下了的便是這獄中記。現在被發表了，我是特別深有感慨的。

況且要對此作序文，靠着迎了古田君的遺骸的桌上，看着古田君的遺容而執筆的

我，更是感慨無量。要是許可的話，想任這樣的我的感慨之所至寫此序文，然而這是不容許的。而且我也不知道將流動在我胸中的無窮盡的感慨從那一點寫起好。

有一件無論如何不能不寫的事，就是這獄中記的最後的第三十三冊不能收錄在此，實是我的遺憾與無力。古田君的第三十二冊的獄中記送到家下來時，說得有這樣的話：『直至現在的是死刑確定前的筆記，以後便是真的死刑囚的手記了。依着明治三十年生的數目，打算將這作爲最後的一冊。真的最後的一冊會很長呢？很短呢？要一直寫到最後的一日，寫什麼我也不知道，然而恐怕比現在已寫的三十二冊，最後的一冊是最有價值的無疑。』

比現在的三十二冊所寫的，最後的第三十三冊是最有價值的，當然無疑，雖然其中記些什麼不得而知。然而開始寫了的第三十三冊的獄中筆記，從開始寫時，當局便特別

注視着，說要是爲着拿到外面去而寫的筆記，那不許可，於是被停止了。

經了種種交涉後，古田君也以爲總之只要寫下放着，總不會有拿不出來的，而我們大家又都希望着，於是古田君也以總之寫下放着的意志而寫了。因爲是第三十三冊，所以當古田君的死刑執行後遺物處分之際，說無論如何這個不能拿出，也是不得已的。然而我覺得真的死刑囚的獄中筆記，真的……記述死生觀的第三十三冊那一冊不能收錄在此，實比畫龍不點睛的遺憾還要更爲遺憾。最後的三十三冊無論如何不許拿，然而種種交涉的結果，得一讀其內容的我，真是什麼也說不出現在古田君的筆記發表了，我只得告白不能將最後的第三十三冊收錄在此的我的無能，又對於期待着發表而寫的古田君以及欲知其真正之爲人的古田君的未知友人諸君，我只有謝罪而已。同時對古田君的諸位既知的友人，我得將左記事實說明一下。

古田君的死刑執行前一日爲止，親來面會了的諸位友人可以察知最後的第三十

三冊記述的是些什麼事吧。

我得讀了的最後的獄中手記，第三十三冊，共三十一張中，雖則成了什麼時候要被執行也未可知的真的死刑囚後，其手記和以前完全沒有兩樣。與賭了生命的事件之確定前比較起來倒是在確定捨棄生命後更爲沉着，有超越生死的態度……：……所記與面會時所說之所信所感無異。

所以，我雖不依據特獲一讀第三十三冊的記憶，也不至於十分困難便可與在真的死刑確定後，來面會古田君而感激於超越了生死的……：……所信所感的友人諸君同樣，能將第三十三冊古田君所記的內容記述出來。然而即使特別記述出來，也總是不能發表的吧。那麼徒使官廳的神經興奮的事情還是不做的好。

序
(加藤一夫)

我有一次去面會時，古田君曾說過這樣的話：

「布施君曾有一次向我說過這樣的事。(假如你在事件的當時死了，那悲壯可算是悲壯，然而恐怕你是怎樣的人不爲人知就完了也未可知。)實際上可以說稱爲朋友的人我幾乎沒有，而又是始終一味地沈默着，所以除了一二人外，誰也不知道我的。然而這樣地在這裡(刑務所)已經一年，會見了種種的人，又到過法庭，又寫了感想，這樣，我可以使人了解我一點了，因此很覺得高興。」

這時候，我說了一個但是。

「那是的。但是縱令你一氣地粉碎了自己，或被害了，你是怎樣的一個人，至少我覺得我是知道的。」

然而現在想一想，覺得還是古田君說的更對，我們以為知道他的，只不過是直覺的，知道他的大概的性格而已。我知道真實的他，還是從他的生命已經沒有幾天了的前後，我去他的獄中訪問他時開始的。最了解了他時，實是由於讀了他所寫下的三十二卷的感想與回憶錄。

他屢屢說道：「雖是沒有意思，也請讀一讀我的感想錄。」在要死的前些時，他還說「總是沒有意思的，所以沒有全部出版的必要。只選其中好的部份，與別的人（中濱村木、後藤等）寫的東西一起出版吧。」

然而，我終於到了他在市ヶ谷刑務所內化為絞首臺上的露水時，還沒得到讀他的感想集的機會。只是在心中想着：「能在什麼書店出版就好呵。」然而有一天，我終於得到讀這感想集與回憶錄的機會。我大為驚異。他的感想集會是這麼充滿光輝的珠寶似

的東西，真是夢想也想不到。被魅了似的，我被他的記錄吸引住了。多麼的真實！多麼的誠摯！唯有此心他方能捨棄自己的生命而幹的，讀下去時，我不知哭了幾次。不知感於其壯烈的意志者幾次。我終於徹夜讀完了牠。

我感到了我的靈魂被淨化了。我真的由於他的這記錄，而加深了我之對於生活的態度。我覺得無論如何這記錄必須出版，非給世上多數的人讀不可，於是首先將此事向與我有深的關係的春秋社商量。社長神田君也很高興。然而東西是東西，所以他說總之先給我看看吧。於是我給他看了。就在那天的下午，神田君與古館君便快快地跑到我家來，立即答應我把牠出版。

真的，這兩個人也很感動着的了。我很高興。這一來，古田君也能被知於世，而他的心願也得遂了，我的責任也得盡了，加之又可以安慰那樣悲傷到極點的他的父親與兄妹們於萬一。於是快快地着手於這感想集的出版。

我現在關於他什麼也不談吧，因為我十分相信這本書會怎樣多地怎樣深地表現

着他。實際上在多數社會運動者中間，像他那樣真誠的，真實的，而又滿腔柔情的純真的靈魂，我還沒有見過。這感想錄當然不是他所寫的東西的全部。然而這並不是因為如他說的「沒有意思」才將那部份刪去了的。不，刪去的地方倒是非常可貴的部份呢。只是因為這在現今的檢閱制度之下，到底是不能發表的。然而單就這里所集印的來說，其價值也會勝過寶玉了。而且這不只是對於社會運動有興趣者而已，對於任何階級，任何種類的人，全都同樣地，有各不相同的價值呢。由某種意義上說，這書可以說是非宗教的宗教書。

但是，關於他的事我就談到這里爲止吧。他向我說過要我寫點關於他的小說，所以我在我的雜誌原始上，寫過兩次短篇，在解放上也寫過一次短篇。不久會有機會寫更長的也說不定。在此，我只有將古田君以血淚寫下的可尊貴的記錄，對於萬人其價值是永久的這書介紹於天下，希望多多得到讀者。

死之懺悔

這是我的獄中記。懺悔也有。表白也有。感想也有。詩也有。歌①也有。句②也有。詩是我初作的東西。最初我想將自己的「回憶」全部用詩來表現，而且着手的了。然而知道像我者——單說「者」則不如說「無能者」——到底是不可能的事而中止了。可是想那樣做的心情是充分有的。總想着要試牠一試。

將被囚的心訴諸筆，

姑作我死後的紀念品。

① 卽和歌。以五、七、五、七、七的句節卽三十一綴音（卽三十一個日本字）而成。——譯者。

② 卽俳句。由十七綴音而成。——譯者。

大正十三年●九月十日的未明，被謊報電報的聲音叫了起來，毫不在乎地被警察廳拉了去的村木君和我，輪流受了嚴重的訊問後，被送到檢察局。打攪檢察局這是第二次了。最初第一次是在大正十年十二月末，以社會主義同盟成立會當夜的建築物破毀事件之嫌疑，被區檢察局叫了去的。那時候，既是那麼小的事件，加之又只嫌疑者而已，所以審問很簡單便完了。擔任控訴的檢察官聽說是一木喜德郎的兒子，是一個年青好男

子。木檢察官當釋放我時，「以後不要太過於過激」這樣訓戒了我。那時那句話，奇妙地在我的心裏響着，然而在長久的歲月之間，終於忘掉了，覺得有點對不起木君。

關於被告學的知識很薄弱的我，對於檢察官和警察官的審問，以為什麼都不能不正直地說出來，所以說了決不該說的事。然而司法官也決不單是一些化石樣的人物，看出我的極正直的檢察局，或者會以為「這傢伙，還是初次的被告呀」這樣想也未可知。然而對我說話特別親切，對我說了將先前的話取消便好的謎。破了那謎的我，方覺到我的不中用之處，又覺可恥，又覺可笑。自此以後，那檢察官以石田三成的故事為例來訓誡我。我便回答說請你安心吧。只不過是死的話，那誰會一直到現在還躊躇地活着呢？被捕時，咬了舌頭就會死的：我心中這樣的笑了。

在警察廳的留置場，住了十九天以後，於九月二十九日的夕刻，在細雨霏霏中，村

木君與我，和其他新來諸君，一同乘了囚車向市之谷刑務所去。我看見過的可怕的紅氈的門，大概因大地震壞掉了吧，現在變爲水門汀的爽快的摩登的東西了。名既改爲刑務所了，所以連門也是不作一點體面使不行似的。雨已經止了。

在門外，我們照樣被繩繫着，虱子似的爬出汽車，一面避着水滴，一面走進門去——不，其實是被拉進去的。只一步就要到門內時，我想到這是踏着這塵世的土的最後一步時，就奇怪的寂寞起來。想必是無精打彩的，可憐的樣子。

我們一起隨便被帶到那邊這邊後，被帶到奇異的室內了。（關於這方面，不便很詳細的寫，聽說這是違反刑務所的規則的。）於是我們將在外面的世界穿着的衣服連內面的短褲通統脫去，成爲一絲不掛，連肛門都被檢查了後，被命穿上了污穢的囚衣。這樣，遂製成了一個堂皇的囚人了。

.....

很遲了以後，我們受了點名，被帶到各自的房間去。村木君曾下挾着被頭，說了一聲

「那末再見，」遂走上階梯消失了。得看村木君的壯健的身姿，這就是最後的一次呀。
（以後會見村木君一次，是在被叫出去面會時，在休息室中撞見的，然而只得聞其聲，未能見其面。）我們二人的肩上承擔着「殺人未遂」、「違反爆發物取締法規」及「損壞建築物」這樣很長的罪名。

在三疊的獨房中，將興奮了的身體橫臥下的我，稍微過了一會，精神定了些時，便打四面看。「終於進來了嗎！」

我這樣獨語，又苦笑了。然後看看暗淡的電燈，回視牆壁，又或打開小飯桌^①看看，以好奇的心境，檢驗室內。讀過先輩諸君的獄中記的我，想着真的實際碰到了實物時，覺到不可言傳的感慨。我嘆了一口氣，又再安靜下來，凝然深思。

● 村木源次郎不久就患肺病死了。——譯者。

● 日本家常吃飯的棹子，其脚是摺得起的，飯後便摺了收起以免佔地方。——譯者。

如在深山一般的寂靜。有時，打破這寂寞的聲音，在樓上什麼地方響着。是悠閑的聲音。是因爲聽到那聲音的緣故吧？並不大覺得寂寞。然而，人聲一絕了時，就起一種好像是住在幾方里以內渺無人影的地方似的。與其說是寂寞，則不如說是異樣的可怕的感覺。我又奇怪地或看電燈，或看窗外，或看發冷光的牆壁。

那晚上的睡眠意外地好。入睡以前，父親的事，兄妹的事，友人的事，一件跟一件地想了起來，然而睡在牀上不到三十分時，什麼都忘去而入睡了。那晚上夢見了什麼呢？現在我記不起。然而確實做了什麼夢了。爲何記不得了？自不能不覺得可惜。倒不如當作是愛人的夢吧。爲使這樣的生活有點美的光彩起見，爲紀念逝去了的戀愛起見。

後來聽說，進這里來的最初十天左右，是最被寂寞的心境所苦的時期。我也確實是這樣。老實說，類似後悔的心情尙且都起過。最常想起來的，無論怎樣說也是父親的事，兄妹的事。朋友呢，如在大阪受苦的中濱們^①以及在此的和田^②君與村木君都不大想起。心裏是掛念着的，覺得對不起。然而在那時候的我，對友人的懷念，比起思慕自己的肉親

——特別是小妹妹們的心來，幾乎不算什麼了。我悔恨爲什麼只做了自己喜歡的事，一點也不顧到妹妹們。和自己的肉親，及性情溫和的哥哥，天真的妹妹，年老了的父親互相談笑，互相扶助，作一互相親愛的小小世界而生活去，那此外的事成爲怎樣也不要緊。被友人們咒罵也好，嘲笑也好，這樣的事任牠怎樣都好；我中心痛切地這樣想了。若是這時的我，爲小妹妹的愛的緣故，會一無所惜，就是真理也可拋棄無疑的。真理尙且可以犧牲，

● 指中濱鐵和他的同志們。中濱等因大阪事件（古田也參加了的）被捕。中濱於大正十五年四月十

五日在大阪受絞刑。古田在大正十四年十月十五日上絞刑台。中濱曾寫過一首憶古田的長詩，在他的詩文集「黑麵包」上發表，現在譯出兩段，以表示他們間的友情：

「我的眼頭燃着灼灼的光輝，

我的心裏却結了厚厚的冰層；

露水麼，一滴都沒有了。

同志啊！

在這心已乾枯了的時分。

難道我的眼也同枯了麼？

京城之夜——三月。

從北面山襲來的嚴酷的餘寒，

尙不能凍滅我們的強烈的火燭；

兩人的握手呵，在黑暗中燒燃。

噫！生離麼，還是死別？

——巴金。

● 和田久太郎未參加大阪事件。他是因與古田同謀刺殺福田大將未遂而被捕的，後判處無期徒刑，昭和三年二月在秋田刑務所內自縊身死。著作有「獄窗通信」及俳句等。——巴金。

其他的事——自己的功名心與求安樂的慾望等，必能欣然拋棄無疑。我在胸中儘能哭地哭了。不能耐了時，竟從口裏吐出抽噎之聲地哭了。我呆然望着窗外的碧空過了一天。

最初的一夜過去，第二天來了。運動後回來看時，有送來的菜飯。這是由江口渙君送來的，我知道了時，以不可測知的喜悅與感謝漲滿胸中。突然爲想要哭的心情所襲。從前那樣地打攪了的江口君，照料我安慰我的江口君，一來便那末快地立即照料我。想起麻煩他的種種時，我對江口君的好意喜不能耐；我哭出了來。哭着吃他送來的菜飯。淚順兩頰一點一點地落在飯上。我連飯的滋味什麼也不知道了。哭着吃完了飯。那時的心情，現在還能明瞭地回想起來。

.....

我的父親極端憂慮着我的事似的，而我以爲父親的這憂慮時間會爲我將牠消去

的，於是稍微安心了一點。人不是將一件事始終想着苦惱的東西，時間會將其悲傷消去的，就是父親，總有一個時候定會丟得開的。他不是孤單單的一個人，還有小妹妹呢。想到將來，就雖是難堪的事，也定會將我丟得開吧，我這樣想着安了心，父親誠如來信所說的，受着勝於死的苦痛吧。也哭，也怒，也恨吧。父親確實惱了我了。會寄給我發怒的信，說過我是忘了父母的不孝者，也確實恨着我了。寫了掬出心血似的話語說，將安靜的家庭生活沉淪於黑暗中去的，就是我。讀着這話時的我的心，呀，非筆所能盡述！我唯有落淚而已。哭着向父親，兄妹謝罪，不單那個時候而已。以後每一想起來隨時都還哭。現在寫着這懺悔時，稍微心一鬆，淚就會包了眼睛的。

呀！雖清貧而平和快樂的我的家庭喇！剛剛要忘去了失母的悲哀的美滿的家庭喇！一朝便沉淪於黑暗中去了，又成爲寂寞的悲傷的家庭了。老而多病的父親自我的事件以來，身體急遽地衰弱了。單獨一個的哥哥，年紀尙青的兩個妹妹，嫁了過着和平家庭的姐姐，他們是怎樣的恨着我呀！然而不能將我恨到底吧，一面恨着，一面又爲我而傷悲，爲

牢獄之春是幽靜的，是死一般地嚴肅的寂靜。嚴肅而幽靜地囚人之春到來了。歌者也沒有，笑者也沒有。間或有笑者，那笑也是寂寞，是自暴，或是發狂。在這兒的人，皆有這二者在心裏，某人成爲聖者。某人成爲惡人。而某人則成爲瘋子。

.....

我今年二十六了。過了人生之半。正有一年，我永久地失掉了二十五歲，真可惜。「不想活到三十歲，」這是中濱嘆息過的，「五五之春，想在那個春天死死看，」這是我回顧他微笑着說的。在二十五歲死了的話，那我永遠是二十五歲。人生五五之春。何等美麗，何等的寂寞，何等的舒適！可是我永久失掉牠了。想來實在有遺憾。中濱也想必悔恨吧，何故呢？因爲他却不能不活到三十了。

S子姑娘時時入夢。寂寞時，想起來的就是她的幻影。夢見她的翌朝的寂寞呀！我緊

緊地抱住自己的胸懷，耽於想她。與我相差是六歲，所以S子姑娘今年二十歲了。正是妙齡，不知道怎樣的可愛呢。婷婷的身體，不裝扮也白的臉面，可愛的眼睛，紅的口脣，然而於我，現在只有幻影而已。

一想起她來，我隨時都悔恨爲何不爲她把一切都犧牲了呢。若與她在一起時，貧窮生活算得什麼，苦戰苦鬥算得什麼！我和她的清純而寂寞的小小的生命，我實不能不含着淚憧憬。這樣好，正直地告白吧，有時甚至於想着若是爲她，出賣我的良心也可以。拋開良心，走進我唾棄不止的生活也好，這念頭尙且想過。呀！可恥又可怕的誘惑喇！

然而，我若過我現在的生活以外的生活時，究竟愛了她與否還是疑問。縱令愛了她，又能如現在一樣地清純熱烈否，也是疑問。生於斯心始得斯戀，生於這世界始得此愛人，我無疑地這樣相信的。確實如此。我的心強而清時，她便如火一般地在我胸內燃燒。她燃燒在我胸內時，則我的心如久煉之鋼一樣地強而清。她實是我的可愛的護身佛，是我的靈魂。

我先前說過，我若與她共同生活時，則過怎樣卑污的生活——違背真理的生活，昧了良心的生活——也可以。那是赤裸裸的告白。然而我想，若我過世俗的生活，則恐不會愛她。我不愛她，而另尋求了其他的更美麗更賢慧的異性吧。她與美人隔得很遠，雖決不是醜陋的人，然不是特別美麗的容貌。她是身弱而瘦的人。肺看來不強，好似驟病質的人。加之，她家中的女子，全是左利。●

.....

她是有這樣缺點的姑娘。所以若是我有世俗一般的慾望時，她那樣的人看都不會看她一眼吧。愛的念頭不會起吧。這爲什麼現在會成爲我不能忘去的人呢？這是由於她與我的亡母的關係。愛上了她，正是在我母親死時。母親之死我什麼時候也不能忘去。母之死和她的愛，悲哀地在我心內結合着。所以要忘去她是不可能的了。豈止此嗎？以我母

親不知道的人，又或不知道母親的人爲愛人而愛的心生不出來。她實是我理想的人了。

她現在已做了人妻。二十歲的她，早已不是姑娘了。然而在我的記憶中，她永久是清純的處女，可憐的姑娘，我不斷地愛她，爲她祝福。據妹妹說，「她要生小孩了。」那樣弱的身體，生產恐怕是很困難吧，這樣一想愈不能不憂慮了。S子姑娘生小孩，真覺得好似是夢。

真的，唯她是我的可愛的尊貴的靈魂，不朽的永遠的憧憬，是到死之刹那也不能忘的清純的夢，我向她的幻影微笑着而睡吧。

我的監獄生活，這算是第一次。最初的航海叫處女航，最初的創作叫處女作。這裏看來，我的是處女入獄。

大杉君說監獄也只是我們的別墅。不見得真實說的話吧，當然是諷刺的話。我以為凡是社會運動家者，以去別墅遊覽的心情進監獄，是錯誤的。……以半遊耍的心情進監獄，若不是怕動就是極不真實的。監獄是當以死的決心而進的，應當以被殺的心志而進的。……監獄是當視為地獄的入口，無生之門的地方而進來的所在。有了這樣的決心，則不能多進監獄來。不唯是不多來，一生只能來一次而已。向這樣的地方來幾次，

是錯誤，一次儘夠了。當然，現在的牢獄裏像從前那樣的，不人道的事是沒有了。事實如何不得而知，然而聽說在從前，注射肺病菌，或拷問成殘廢者，或監禁於獨房使其發狂的事，是常有的……然而就被這樣虐待了，我們也不能說什麼。實際，社會主義者在獄中，能不受什麼苦，我覺得奇怪的，了不得。使他能活着也很使我覺得不可思議得很。還有，社會主義者，就中特別是安那其主義者在法庭辯護自己的行為，這事也是不可思議的。主張正義是對的，闡明真理是對的，然而做出一種哀願的態度，希望刑罰減輕，則太不好看了。這次關於我們的事件，最初我想拒絕辯護的，然而奈何不是我一人的事件，所以自己一個人的任性者不能說了。最近我多多想了一下，想着單我一人也想拒絕辯護。雖不至拒絕，也想着不要他們爲我辯護。這到是怎樣都不要緊，但是自己一面否定了法律，而一面又想依賴於法律，那是非理，卑怯，虛偽，罪惡。這是誰也承認的無疑。

然而從另一方面想，則可說我們利用着法律奪過敵人的武器，以守護我身，可算是賢明的方策。這樣的說法更要真些也未可知。我對此也可相當同意，而且同意着的，在真

理之前是誰也不能不屈服的。裁判官也不能不屈服。這是確實的。加之，我不惡看人。想信任人。想信任人的心，人的良心。這種心情很多。想信任與不想信任並沒有問題，這確是一種事實。唯因其有所以裁判，監獄都不特別虐待社會主義者。然而被虐待了也沒有什麼說的，也是確實的。又當以那樣的決心進監獄來也是的確的。倘若都成了這樣的話，社會主義的入獄會激減吧。……不單只主義者，扒手，強盜，小偷，殺人犯，放火者，都皆以這樣的決心到監獄來吧，這樣一來，罪人會十分減少吧。然而進來的傢伙，定是相當的傢伙了。在他必定有教他人教世道的什麼東西無疑。遂不能粗略地待遇。這樣的人只要來一個，則世上以之為尊貴的犧牲而被改善着去。這樣的罪人，比之現在的似是而非的聖人，道學者，宗教家，不知道是何等可尊貴，不知道何等苦悶而且怎樣的拯救了社會。

總之，監獄是可怕的地方。討厭的地方。醜惡的地方。將這種地方毫不在意地放置着的現今的社會，我真不了解，泰然到這兒來的人的心，我也不了解。監獄是為死而來的地方。是我們的墳地。是應當安眠的我們的墳地，是當以死淨化的「聖地。」是當抱着這樣

的決心與這樣清純的理想而來的地方。

以意外的僥倖，不覺說了大言壯語，我自己也覺可恥。

然而只照着隨便想起的記下吧了。

我深深地想了一下命運這東西，然而我不會成爲命運論者。但我一想到自己的過去，覺得有什麼眼所不能見的東西引導了今日的我似的。

凝然想一想自己的性格及境遇，也覺得從生出來時今日的命運便決定了似的。被某種大的力量拉着覺得今日的命運是怎麼也不能免掉似的。

然而，不是的。我的今日的命運，是我自身所造的。我自身所導的。所以我能甘願順從一切，不能得意地順從一切。

我到死爲止，一日也好，一時也好，想過一下真實的生活。想過一過良心的生活。想過

一下將自己的虛偽與慾望全部失去的生活。想過一過神一般的生活。

我是種種的醜的慾望很強的人。在自己以為是勝過他人的。時時我自己驚懼於那慾望的強烈。真是不近人情的醜陋的人。然而我不將內心慾望的跋扈任其過去。不能置之不理。不堪慾望橫行之苦。慾望背叛良心，真可怕。我的心中隨時都苦痛。那苦痛是好事嗎？是可喜的事嗎？這我不知道。我只覺得是非常寂寞的事。

在我內心，背叛了良心的污穢的心，時常橫行闊步着。是醜事，可唾棄的事。我知道了自己的醜惡時，就十分慨嘆起來。簡直討厭活着了。以這醜惡的心活着，不是罪惡嗎？全是罪惡的。這樣想來，便覺得非常不快。若死了，那我對於自己的醜惡可不感到不快而了事。想到此，我並且感到死的喜悅。

然而人是單只思想的，很不容易出於徹底的行動。感到了死的喜悅的我，也不能這末容易就去死。我以為爲死了就幸福，所以我不否認自殺。我以為死的人死了爲好。厭惡自

已的醜惡而否定生，讚美死，這太美滿了，覺得太過軟弱似的。能有死的勇氣，還好。又沒勇氣，又被生之眷戀十分捉住，而任性地作這樣的思考，是癡，是卑怯，是罪惡。倒不如生着，直到壯勇地倒斃爲止，與自己的魂爭鬥，作戰勝於牠的修養爲好。我也一直到現在是以這個人志來生活的了，可是被捉於不能逃避的命運的現在，明知是卑怯，也終於想說一說「想死了，」或「死了更好」這樣的話。然而，這決不是出自本心的。可說是十二分地有着生之眷戀的。唯其如此，所以也不自殺而活着。

大正十四年二月二十五日。

他人以爲我是帶着清教徒臭味的男子。被他人這樣的想着，我也以爲自己是不懂事的無用的人而覺可恥。無聊得很。實際說，我是在肉體方面保持着清淨的男子。那末心也同樣地清淨嗎？這樣被反問時，我得紅臉。關於這事，我的心很是污穢。這自己很知道。污穢得不堪說。有這樣污穢的心，會保了肉體的清潔，自己都覺得不可思議，這確是由於自己是畏縮者的緣故。又在我心中有抑制情慾的一個「理想」或是因此之故也可以說。然而在精神上則做了很污辱那理想的事了。我是這樣的男人，所以對他人的品行，一點也不想責備。這樣的事於我不可能。我沒有資格。

然而將我現在的心殘酷地解剖看時，以為在肉體上保持了清潔是幸福的想法，不能算是寂寞的心酸的斷念嗎？何其卑劣！我後悔着沒有經驗過在肉體上污穢的人的某種快樂。覺得寂寞，何等可恥的事呀！

我一面抱着這樣污穢的心，而一面在肉體上，則對某「理想」守了清潔，然而肉體的清潔算得什麼？我的心全腐壞了。醜惡地糜爛了。已經是這樣的，還要說對於某「理想」的愛，是清純的愛，無垢的愛，全是說謊。這樣的事會有嗎？只不過是無勇氣的，懦弱的愛而已。向來說的清純的愛，美麗的愛等，可恥。以這樣的不潔的心，始終愛下去，那真是不得了的罪惡。雖這樣想也不能全忘掉。無論怎樣想，我現在活着是錯誤。

如虛無黨的勇敢青年所幹的一樣，明白自己死在眼前的場合，不將其事置諸念頭，而出於斷然的行動這事，想着似乎容易，實際是很難行的。雖然有十分死的決心，對於將

自己置於必然的死時，也會躊躇的，這不是理論。依理說，則既有死的決心，沒有躊躇於這樣的事的理由了，不是嗎？然而想是可以這樣想，死的問題不是道理所能解決的。戰爭等的敢死隊，誰也不是以一定要死的決心而去的，皆豫期着萬一的僥倖而臨陣的，就是敢死隊，也不一定全部都死，百人中總會有一人生還的。隊員皆將自己想像為那一人的。都是想着運氣好的話，可以是那一人而前進的。若不然則沒有前進的人。這當然是在冷靜的有思慮時的話，到了亂鬥起來，成為忘其所以以後，那是問題外了。

總之，人將自己自身投於必然的死之中去一事，是很需要大決心的。其中也有勇敢的。在中國，聽說有過與要想殺掉的對手談着話，用腳踏着脚下的炸彈，與對手一同將自己化為微塵的事。不是極端的勇者，是不能做此而行的，說到自己真覺可恥……：

我想以身殉社會運動的勇氣是有了的。又獻身於運動的真誠也有的。自己這樣想着。可是自己有了能追從運動的勇氣嗎？機略嗎？想到此我就不安起來。在我確實沒有

這樣的東西，被捕了看時，更痛感到此。我自不量力地參加了運動。不知量力的，我一身歸於破滅，這是自作自受。當然的報應。這樣的事不成問題，倒是如我這樣的人參加了這種運動。將運動玷辱了。這是大罪惡。我犯了這罪惡之外，還把非常的禍害給了親友。實犯了幾重難赦的罪惡。我很抱歉，這於現在的我，是很大的苦惱。

.....

我過去僞瞞了自己而諂於他人，或屈於權力而服從於他人的事沒有做過，覺得非常幸福。這樣在現今的社會是困難的事，然而我能做到了，所以很以為幸福。我不否定服從。對於敬愛的人，我真心樂意服從的。因為那樣不會感到什麼苦痛或嫌忌，倒會感到喜悅的。若是那人，被罵也還覺得喜歡的。而且我對於那人，想如幼兒向母親撒嬌似的撒一撒嬌。

我的心醜惡地爲情慾糜爛了。然而想到我的「愛的理想」時，則情慾也隱其影。對於「愛的理想」，我常感到的是只有精神的愛，肉的愛沒有感到過。所以就只在那刹那，這愛確是清純的無疑。若我得到「愛的理想」，而愛在肉的方面也得滿足了，那我的強的情慾會消了吧。而醜惡的心，雖不能說完全地，總也會消失了吧。對於少許的醜惡的心，也生長懼，而努力於完成自己的愛吧。那時我便全得救了無疑。

懺悔話常見於此感想錄。人是無論誰也有懺悔話的心。然而能說懺悔話者是幸福。多數的人將懺悔之心明明地蹂躪掉而能泰然自若。可憐的人們。

.....

知道自己是懦弱的人，而努力於想將自己從虛僞中救出的人，是幸福。

爲何人不更相親相愛呀？爲何人不努力想正正當當地生活？人在現在這般情形之

下，能夠泰然地生活，我覺得不可思議。

過了三十歲時，聽說人就會非常焦急，因功名利慾，而興奮的吧。那種心境生性不喜好勝的我很明白。現在的我，憧憬至純的生活而「興奮」着。我以這興奮的結果，因腦充血即死也不後悔。這倒比因其他的病而死，確更幸福無疑。

大正十四年二月二十七日。

人是懦弱的東西。很易被境遇支配。我若是在另外的境遇，會成爲怎樣的東西，會至於幹何等可怕的不正的生活，連自己也不知道。然而以向來的我說，相信今日的生活方式是最正當的。對最正當的生活方式——除這生活方式以外，相信沒有自己的生活之道的生活方式——我現在感到了絕望。

像如我樣的人是不能夠這樣生活的。我覺如此。剛剛發見了的唯一的路，這路尙且太險了，我是不能走的。是有懦弱的心的我，到底不能走的險惡的路。這樣明白了時的我

的驚恐與悲哀，爲唯一的生所背叛了的驚惶與悲哀，這是如何地大呀，簡直說不出來。爲唯一的生所背叛了的，我已沒有活着的勇氣了。不，活着是錯的。

我確實污辱了運動的神聖了。自己爲償這罪而捨去己身。然而我有一個小小的安慰。努力正當地生活的弱小的力，獻於運動的可憐的真誠，這是我的小小安慰。我打算將這緊抱在胸懷而死。這末一來，我的死會稍微安一點吧，顏面上會浮出微弱的笑吧。

自己爲主義勇敢地戰了，可誇地死了，這樣地被他人稱讚時，便覺可怕。自己雖爲恥辱而泣着，與不死則不絕的虛偽和醜惡的心戰着，然而也可安心於由過去的黑暗的活僅少地得到的小小的安慰而死的。自己死後，自己也不想與同志想着我是好的。只是心地懦弱的我，爲要正當地生活而幹了的小小努力，獻給運動的軟弱的真誠，這些東西，若被一個人瞭解，我也就喜歡了。不過只有由我認識這樣東西的人，方是真正知道我的

心者。

我對於自己的死，有一個美的歡喜。這是能夠將自己的戀愛永久弄成清純的喜悅。死了則肉體的情慾消滅。自己知道，只要一天活着，則醜惡的肉慾一天不會絕滅。這是污辱戀愛。死了這就可以沒有，我想只有這時候，自己的戀愛方始成爲清純無垢。

「原諒一切，若不然則拋棄一切。」

我想這樣的說說。將懦弱的人的一切的罪惡，寬赦了吧。憐憫憐憫人吧。互相原諒吧。互相皆犯着罪的。互相寬赦，互相淨罪吧。若不然呀，若這做不到的話，那人就不能不捨棄一切。必得捨去一切，互相努力於成爲清純的人才行。爲此就流血也好，捨去生命也好，不單只他人的，自己的生命也得拋棄。若這樣努力，則血花的一滴也不會成爲枉然的。血花會將世界淨化，靈魂會使世界蘇醒吧。原諒一切，不然就拋棄一切，我想人必得生活在其中之一。

知道自己的醜惡和虛偽的人是幸福了。

爲自己的愛而泣的人是幸福了。

拋棄一切的人更幸福了。

生活於清純的理想的人是幸福了。

爲清純的理想而死的人更幸福了。

進監獄以後想看的東西，是清澄的月與輝耀於大空的星羣。好在青空與太陽還能看見。近來則到夜晚，透過杉樹之間，有弦一般的月可以看見。杉樹和新月，使人感到如在深山似的陰慘。冬天更甚。想看一次澄明的滿月的光輝。想看無言的光耀着的無數的小星……

從運動場方面——

運動場前有菜地。青青然的畦整齊地並排着，很爲爽快。菜地之旁附有一小道。我其他的東西不看，只凝然注視那地與小路。於是郊外的景色種種樣樣地浮上我的心來。地山岡，叢木林，小河，田野，草舍，農夫，鷄，雀，烏鴉。我的想像將這樣的可懷念的景色呈在眼前給我。而且想起與兄妹們一同散步的日子的事來。我的眼中，不知在什麼時候，淚湧出來了。寂寞。

我歡喜菜花。黃色的溫暖的花。我想春之一切不是全在其中嗎？然而這個花太過挑動人的心情。我最喜歡的花，是野菊。白的，一點做作也沒有的逗人愛處，可愛得不得了。看見這花，覺得是會到愛人一般。

我進這兒來以後，更痛切地感到自然的美與清純。我每天不知以怎樣懷念的心境眺望了天空，雲，太陽，樹木，草。自己時時會討厭起他人或厭惡起這世界來。然而一接觸到

自然的美，就覺得「活着是幸福。」那時候，生之喜悅強烈地湧上我的心頭。「活着，就不與人相親，只要與這自然相親相愛着，使充分有生之喜悅。」我這樣想。生之愛着急遽地強了起來。我來此以後，方知以對於自然的愛為背景的生活之美，已使人懷念得不了。

自己時時會厭惡起他人來，這自己也以為是任意的偏頗的心。想到此時，覺得寂寞，又是說不出的不舒快。然而我是非常的好人，所對於自來正想着是「討厭的人」的人，也只要說句把話看看，從前的思想就會消去。真沒有道理。然而在人這不是真的嗎？相愛，相親方是人的本心，憎恨與厭惡是由於一時惡魔佔據了人的心之故，我隨時都這樣想着，所以其他友人所唾棄的警察，偵探等樣的人，我對他們也常感到某種親愛。將他當為人類同志而談話時，特別感覺得這樣。

他人或向我說也未可知：你因為對於人的經驗過少之故，人之可憎可厭的地方還

不能得知道。你將人看得過於好了，看得美了。人實是更污穢可憎的東西。會這樣的向我說也未可知。我看人的經驗少這事，自己承認。這是事實。我的生命既短，而又加之我的生活之狹小，我知道的人，是極少數。然而人是懦弱的這點我能看出了。「人的心」是美的，然而就因為是美的，所以是弱的，這是我能知道的了。而人之惡的地方，可憎的地方，我想皆是因為心的懦弱之故。所以雖說壞也不可捨去；雖說可憎也不可唾棄，心是不能不捨起來的，不能不拯救的。是的，不能不拯救。而且拯救是可能的。只要努力就必定可能。為救自己，人不能不活着。我由短促的經驗得到了這一點。

人到了極端時，是口也不能開筆也不能動的。自己的苦痛，在還能說還能寫時，那是還有餘裕的時候。自己也是，還能悠然記述所感所思的現在，是由於心中還有充分的餘裕之故。不久這樣的事就會不可能也未可知。然而到了這樣盡頭時，就是二，三字或一行也好，能夠記下的文句言語中，實有不可言傳的風味。真情瀰漫的文章，在那時候方做得

出。那文章是沒有技巧的。我到了近來十分明白了技巧之醜惡。

想到雖自己死掉，太陽還是如今日一般美麗地輝耀，天空清澄，無情的自然景色仍存在着時，我又是寂寞又是奇怪。看見街巷之雜遝，也與看見自然的景色時作同樣之感。被人丟在溝一邊的寂寞，爲信賴着的東西背叛了的寂寞，再不能堪的寂寞，這樣的寂寞是我感到的。

.....

將蟻幽閉在玻璃瓶中，攻以煙，攻以水。然而覺得比這個痛快的，是這樣的惡戲。

看到蟻集聚於餌物時，我便將洋火頭的黑火藥剝下，堆積於蟻羣的當中。然後用取火鏡集中太陽的光線，將其焦點投在火藥上。爲使其爆發。火藥忽而啾的一聲爆發。爲其燄所吹，無數的蟻遂被炸飛。也有白白地燒焦了的，成了漆黑的也有，運氣不好的傢伙，

的「冥想」而得的產物。

自己到了現在也沒有想皈依所謂宗教的心意。我對於極樂，天國來世都不相信。然而自己也不想相信。如唯物論者似的，一切皆與肉體的死會一同壞滅了。雖是這樣說，也並不是相信靈魂這東西的存在。只是肉體雖然消失，而「自己」這東西，在自己所愛而愛自己的人們心中，長久活着的，而且覺得隨時都在一起似的。完全只是「覺得」而已。說確會是這樣的證明則不可能，覺得會是這樣吧了。我想這已很夠了，而安心着。所謂靈魂的東西，或者是指這樣的「覺察」也未可知。……

承認神啊，佛啊，人以外的某物的宗教，我不喜歡。故所謂宗教者，既不喜好，也不信仰。所謂人的宗教心者，不是說若不正常地生活則自己他人對不起的心，想正常地生活的心的這種心嗎？一點也沒有拜神拜佛的必要，釋迦也好，基督也好，不過是想正常地生

活而努力生活過了的人而已。所以我以為自己自身努力為神為佛使行了。

關於「復仇」

當友人和田久太郎君之福田大將狙擊事件之後，在報紙上，「安那其主義者的復仇」的事，相當成為問題似的。當時國民新聞的「小兒欄」有這樣的話：

「復仇這事，在從前是常有而可褒獎的，然而在如今的世界是惡事。」

對象是小孩，所以只能寫這樣的一點吧，然而我關於這活的問題，想要小學校的教師在修身的時間講一下。實際上由此可以教給學生種種的事情。大仲馬的有名的孟特克里斯特伯爵，這是人人皆知的西洋的復仇小說。日本的復仇是至極性急的，爽快的，孟特克里斯特的復仇則始終是執拗的，殘忍的將對手不一下就殺掉，而是漸漸殺下去，加以萬般侮辱之後方斷其呼吸之源。復仇到了這樣總覺得可怕。然而這在現在是怎樣都可以的事，我所想說的是復仇的主人公孟特克里斯特伯爵得殺掉了仇敵三人消了宿

怨時，他的心是怎樣的呢？他喜歡了嗎？不，他一定是很寂寞的了。「三個人是死了，然而自己的青春年少的幸福的日子是已不再回來了，幸福永久失掉了。」這樣一想，一定是寂寞了無疑。喜歡是一時的。立刻一種不能說的寂寞抓住了自己。我想「單單的復仇」（爲何說單單的復仇呢？後面當詳說）是寂寞的，沒有意思的。我不願幹這樣無意味的復仇。

又，我對於所謂恨也有疑問。人能恨他人與否，我很懷疑。不僅是能憎恨他人自己便是完全正常的。又人互相是弱者同類。他人對於自己，幹了殘酷的事，自己便對之懷恨。然而如果將自己置於他人的位置時，誰能斷言這樣殘酷的事，自己對於他人必定不會幹呀？他人對於自己幹了這麼多的事，是可恨的。然而，自己沒有壞的地方，不對的地方嗎？我不能憎恨他人。不想着自己是那麼完全的人。又不想着自己是那末地向來只是做正當事的。所以我不能幹爲消恨的復仇。

然而我有難以動搖的信念。我依着牠生活到現在的堅定的信念。這信念是什麼？這實是微小的東西，極平凡的東西。我相信，只有那東西是人類一切都不能不有的，只有那

東西是人類全體永久追求着的。

我想，過去自己追求正當的生，爲着想使我生在正當的生中，盡了微弱的努力來了。爲着使我生於正當的生裏，不得不將周圍的不正的狀態改了。（當然，污辱了自己的，不僅是這樣的外界狀態而已，自己的慾望也是污濁自己的東西，所以努力於消滅自己的這種慾望也是很重要的。懦弱的人易受外界狀態的影響，所以這狀態也不能不改造。……）我是在這信念之下生活來了的。因此之故，自他都一起覺悟着多少的犧牲了。爲使我活起來，不能不將小我殺掉。爲使大愛蘇醒，不能不將小愛消滅。血也不能不流，屍也不能不堆；我這樣決心了。這些都是悲慘事，然而不是不得已的，我自己明白。自己在這信念和決心之下生活到今天來了。雖不可及也努力着來了。將自己正當化，拯救自己，這便是拯救他人的了。他人之拯救就是自己之拯救。不論哪一方面，這都是大的愛，這是我自來相信的。在這信念之下，自己無躊躇地生活着來了。

41
——
自己在自己的事件中說了「爲復仇」的，要之，我相信也不過是這信念的活動而

已。我沒有復仇，沒有憎惡，沒有怨恨，只有愛和真理而已。只有拯救而已。只有永久不滅的愛和真理，爲弱者的拯救而已。人全體不能不爲此而生。自己努力着爲此獻了小小的力了。

自己的這個想法，又會使復仇這觀念也有起生命來吧。對於蹂躪正者的復仇，對於破壞大愛與真理者的復仇，或可以這樣說吧。自己不以爲得踏了完全正當的道，不背於大愛與真理的道。然而我確信那道確是人類的最完全，最美麗而清純的道。而自己是爲要想走這道而努力着來的了。然而世上有不少的想將這道隨便破壞的人。這種無思想的人，可憐的人們，人類是不能默視的。不能不救他們的。這種拯救及對於不正的懲戒，這些或可說是復仇也未可知。然而這復仇是大的復仇。個人的欲望或嫉妬等所生出的復仇行爲，這是小的單純的復仇。單純的復仇是寂寞的，大的復仇是喜悅的，這個是有不絕的光明與不盡的歡喜的。

我家裏有一匹叫做黑的貓，是隻只有腹下和四腳和鼻子邊是白的，其他部分則全是黑的貓。在鼻子下邊，黑色的毛宛如凱撒鬚似的生着。因此之故，成了非常有嬌媚的面孔。極端沉着的，畸形的貴婦人似地端莊的臉面，有說不出的可愛處。人說貓是哲學家，真是有嬌媚的哲學家。毫無如人的哲學家似地冷酷嚴厲之感。

43

這貓是三年前我在鵠沼江口君家裏的時候拾起來的。某個早晨，在家中的浴室裏有喵喵的貓叫聲。我知道有小貓通夜在鳴叫着的了，貓是在家中的浴室裏叫着的。我一起來就到浴室去看。從什麼地方怎樣進來的呢，一匹漆黑的小貓蹲在澡盆背後。怕冷似

的叫着。我將牠輕輕地抱了起來。小貓欣喜似的坐在我的掌上。圓圓的眼睛可愛得不得了。就在將我的腮親着小貓的柔軟的毛的常兒，不意飛了來的便是江口君的愛犬太郎君。太郎君有上到客室來的特權。宛如慣於獅子狗似的生活的少爺犬。這太郎君跑了來，直奔向抱在我手裏的小貓。甚且作着可怕的吠聲。溫和的太郎君也似乎冒了火，怨憤着了。

因爲想着被咬着就不得了，於是我將小貓放進懷裏去。小貓被放進溫暖的懷中後，很喜歡的響着喉嚨。找一面叱着太郎，一面轉回到客室去。江口君笑着問道：「是怎樣的貓兒？」是很可愛的貓兒喲。」使女自己也想要去抱似的說。我從懷裏將小貓拿出，給牠放在地席上。小貓又害羞又害怕似的看看四周，小小的叫着「喵」而且靠近我的膝來。

使女馬上用紅布給作了一個頸圈，將牠戴上頭時，漆黑的有光澤的毛和燃燒着似的紅頸圈，成爲美麗的對照，更增加了小貓的可愛。說是沒有鈴很覺孤寂，於是我特意跑到腰越的村裏去買了鈴來，將那小小的鈴給吊在頸圈上，只過了一天，小貓就已經很慣

了，叮叮叮地響着鈴很有精神地在家裏四處跑着玩。太郎君也不虐待新來的小小朋友，互相和睦地戲耍了起來。

不久，中濱由大阪回來了。中濱未回之前，小貓的命名是保留着的。由他取了「黑」這個名字。這是由於小貓之漆黑和安那其主義之「黑」而成的名字。黑新成爲家中之一員了。而且每天每天快活地遊逛着。在走廊邊獨自一個滾着玩的時候也有，馳驅於番茄與雞冠花地上的時候也有，鑽過園柵到隣舍去的時候也有，又雖登上園柵，自己不能下來，而發出悲哀的喵喵的鳴聲時也有過。爬在來玩的大杉君的膝上，孑然坐下就不動，被大杉君撫摸着頭的時候也有，我每散步海岸，拾些漏了網的小魚來給黑吃，但生魚對肚子很不好，常使之嘔吐苦痛。

江口君去後，我和小田南，及時時來訪的友人們一同在着，黑妨礙了大家，很被人厭惡着了。在我眼看着時，大家客氣着不作殘酷的事，但我不在時，黑相當被虐待了似的。頭受打，鼻被擦似乎是常事。說是太過於討厭了而被幽閉在一個房間裏的事也有過。可是

黑還是快活的。

然而這樣被視爲障礙物，黑也可憐，大家也因黑在不方便吧，我這樣想了後，遂決將貓領到澁谷的家裏去。翌年的正月四日，我將小貓放在洋鐵桶裏坐進了火車。在途中嗚叫起來才沒有辦法呢，心裏暗暗地怕着，幸而是柔順的，方算沒有出什麼事。下了火車，在路上打開洋鐵桶看時，黑做着不可思議的面孔仰視着我，而且「喵」的叫了一聲。

「好好，已經馬上就是家了，再稍耐一會兒就好了。從此以後不被當爲障礙物而要受寵愛的了呀。」我如對孩子說似的說給牠聽。那時不知怎的黑可愛得不得了。若不是在道路上，我簡直要抱緊小貓，用腮親牠那柔軟的毛了。

家中的人們都歡迎小貓的來臨。妹妹珍奇似地擁抱了小貓。黑做着怪羞澀的樣子，動不動就躲進雜物的背後去了。

「不慣所以害羞呀，過了兩三天就會好好的遊玩起來的。」我向妹妹說。那晚上，小貓爲最小的妹妹抱着睡了。不用等兩三天，就在第二天黑便很有精神起來了。如在鵠沼

的時候一樣，天真地在家中跑跳起來。而且成爲妹妹們的好玩伴。「要柔順的呀，不可惡作劇呀。」我撫弄着黑的頭說給牠聽。黑爲大家寵愛着很是幸福，我安了心轉回到鵲沼去。

以後妹妹每次寄來的信都寫着黑的事。看信上說，似乎黑很頑皮起來了，或抓破紙窗門，或亂上飯桌等，妹妹們說弄得簡直沒有辦法。我將黑十二分的嬌養着來的了。吃飯時也准許黑上飯桌的，也曾由我的飯碗給牠吃過飯。「骯髒呀」簡直使妹妹們驚叫了。是這樣嬌養慣了的東西，所以想必種種頑皮惱煞了大家罷，然而黑雖惡作劇也還是爲大家所愛的。聽說是每晚爲最小的妹妹抱着睡時，第二個妹妹也還是想抱牠睡，於是在最小的妹妹睡着了後，悄悄地將貓拖出，拿到自己的床中來。太過於當爲玩弄品，黑也想必很不好受吧，這樣想着我也可笑起來了。

就這樣的，黑漸漸長大起來。但並不很胖。與普通一般的貓比起來還算是瘦的。大起來後，惡作劇也不大作了，因之而其可愛處也漸漸消失，出外去玩，就過了幾點鐘也不回

家，有時則啣着鼠的屍體從外面回來，就是這死鼠困惱了人。看見啣着那樣的東西毫不在乎的回家來時，真的就是我也厭惡起黑來了。「就只抬到家裏來還算好。也許是爲給人看而抬來的，不是爲着口腹也未可知。」大家都說。又將家裏養着的小雞惡作劇地用爪弄死了至三四隻之多。因此乃將小雞的屍弄得謹慎起來。「貓是沒有罪的。不是貓壞。不小心使貓能作惡戲似的放置着的人才是不好。」父親這樣說，並不責怪貓。黑玩了回來時，又若無其事地就以泥腳跳上客室來。捉住牠，給不高興而喵喵地亂叫的傢伙強迫着爲之拭腳。雖這末做，黑也不改，還是常以泥腳毫不關心的走上來。

不久，黑病起來了。肚裏生了蟲似的，從屁眼裏爬出了白的蠕蟲的斷片似的蟲。給吃了驅蟲藥但不見得有效。依舊有蟲出來。有時蟲會落在承抱着牠的膝上，因而衆人也不大肯抱黑了。於是牠獨自一個橫躺在向陽處之時爲多。

成了「大人」的黑不知在什麼時候弄了一個情人，不是情人，是情貓。將情貓領到家的雜物房去，使其暫住那兒，情貓是長尾的虎一般的花斑貓，無疑是無主的野貓。她還

帶有小孩。多數的小貓內的一匹，和母親一起住在雜物室裏。其他的小貓怎麼了呢，我不知道。母子們走到家裏的廚房來，把給黑而盛出在盤子裏的飯，母子們和睦地好好的吃着。過了一會，母貓到什麼地方去了。只有小貓剩着，沒有法只得把牠也給放在家下。可憐，這小貓兩眼都同時腫爛着。給點了眼藥也不見好。這小貓以後爲父親的友人討去了。一定在那兒被人家寵愛着吧。

黑已經全衰老起來了。倦怠地躺倒着之時爲多了。肚裏的蟲依舊出來，加以皮膚病在屁眼一帶生起了來，成爲非常骯髒的貓了。然也還說是牠可憐，仍爲大家所愛。父親特別厚愛牠。我多不在家，大概是替我照管安慰着黑也未可知的。我每次回家，就告我黑的事，說可憐，可憐。我若回家如果不見黑則覺得少了什麼，黑外出不在家的時候，我特意等待到黑回來方走。分別時，隨時都撫弄着頭說：「黑，要和順的呀」而注視貓的臉，那時口雖不說，但在心中則想着，「什麼時候不能與你相見也未可知。健壯的在着能。」對黑也打算着告了別的了。

從去年的夏天起，黑也有了小小的朋友。這就是背後家裏的叫做玉的小貓。玉是和黑全然反對的雪白的貓，只有頭上稍有一點黃色，全體的毛白淨而可愛。在我的家裏極端受着寵愛，於是玉不在自己的家，隨時都只有在我的家了，早飯吃完時分，玉就一定鑽過圍柵到我的家來，而且竟至於在家裏吃起飯來，和我的妹妹們及黑遊玩。到夕暮時，背後的家裏的老太婆說聲『家裏的玉不在嗎？』來把貓帶回去。玉很不願意地被抱着回到自己的家去，只要不來領，則在我家裏玩到夜晚。而且在妹妹們的床上睡去的時候也有過。黑則不會理過玉。牠那樣子簡直是在說：『什麼小東西！』一點也不和牠戲耍，却討厭着牠。有時玉向黑作戲時，黑做出發怒的樣子，突然一下溜了出去的是常事。但是，過了相當時候，兩個也好好的玩起來了。在向陽的走廊邊若是黑躺着的話，玉便將頭靠着黑的腹部，二匹親睦地睡着的時候也有。『何等的天真呀。和這樣天真可愛的東西今後還能會幾回呢？』已經不能有多久可會了。』我這末一想，便湧出淚來。我抱起黑來，如往常做的一樣，想用腮親親牠，然而黑已經是大人了，柔軟的毛也已經堅硬起來了。什麼用腮給牠親

親，黑也覺着害羞吧。我想不如只用口說說好吧。黑，玉，及在旁邊的妹妹，也都絲毫不知我這樣的心境，而做着天真的面孔。

是去年八月末我回家的時候。黑依舊如故。照樣皮膚病也不好，肝子的病也很壞。「全成爲老頭兒了呢。」我顧視着妹妹們說，玉仍舊來玩了。「已經成爲家裏的貓了。」妹妹笑着抱起小貓。黑中了暑衰弱着。「可憐呵，黑！」我向黑說。黑睜着倦怠的眼睛看我。三年前會是那末天真的眼，柔軟的毛，小小的身體，在我眼裏浮現出來在鵝沼的家天井中快活地跳跑着的小小的黑貓的形影。「黑，健壯的在着，健壯的在着，永遠不可忘掉我呀！好罷？」我在心裏說給黑聽。而且向妹妹說：「好好愛護牠吧。」而分別了。這成爲和黑的最後的別離了。

那以後，從信裏知道黑的病依舊不好。說是和玉也萬分和睦的遊玩起來了，但因爲搬了家，所以和那小小的朋友也不得不分別。黑也寂寞吧。玉也寂寞吧。我也同情於小小動物的心，不知覺得怎樣的寂寞。

來到世田之谷後，說是黑也還是惡作劇得沒有辦法。說是時而作性質很壞的惡戲（但不是偷盜）或一味在外面跑。聽說搬家後不久有一禮拜左右失了踪跡。大家卻氣悶着，然終究還是回來了。說是貓在家不慣，大概是想回到澁谷的家去，而迷了路的吧。就是那前後了。在監獄裏我的監房外面，常有貓叫聲。我以為是怎樣的貓從窗口窺視時，又看不見牠的身子。說不定黑來訪問我了也未可知。從前草雙紙裏很有這樣的故事。我將這事也真實地想過一番。

最近父親的信裏寫着：「近來每晚要醒兩三次，使黑放尿。若不然就在床內放的。夜裏屢次起來，又冷又想睡，很覺苦；但一見這天真的動物，就可憐起來，不能不招呼牠。黑也是匹不幸的貓。」父親害着腎臟炎。每晚那末冷，真不容易吧，然而却好好的把貓照料了。想到這里我哭了起來。常真的，黑也是不幸的可憐的貓。我不能忘記黑。黑也不會忘掉我。

吧。今生恐怕不能和黑再見了。黑死後，希望拿來葬在我的坟墓旁邊。而這不幸的寂寞的主僕想長久地安泰地同眼在一起。

呵！可愛的貓！我將你拾起來的，也是什麼的因緣吧。你對我給了比人所給我的還可懷念的印象了。我每看見你時，都作着永久的分別來的呢。你一定知道這個吧。想念你想稍微寫點你的事情，然而結果却寫了這麼長的文章。在他人看來或是很無味的也未可知，但我在寫時流了不知幾次的淚呀。黑呀！那末再會！在家時，柔順地教大家愛你吧。我現在一閉起眼睛，被抱在妹妹膝上的你的可愛的樣子就種種樣樣地浮現了起來。

小話一束

1

去年春天，我由朝鮮回來，在釜山被捕時，我和B會見了釜山水上警察署的高等課

長。自稱是雜誌的記者，但其實連名片，自來水筆，筆記簿都沒有帶的，我課長先生竟也會真的相信了。「是什麼雜誌？」先生嚴厲的問道。真太急促了，我也一時答不出來。雜誌的名字馬上想不起來。然而也當真答道：「名字嗎？叫做「茲苦西」是小小的同人雜誌。」「茲苦西」是在蓮田時代的我的雅號。這突然想了起來，就這樣答了。於是課長尊大地點點頭說道：「哈哈，「茲苦西」嗎？曾聽過一點。就是那個雜誌嗎？」我在肚裏笑得個要死。現在那高等課長不知怎樣的悔恨着呀！想到此很覺可笑。

2

其次，是稍前一點，還在京城時候的事。是想賣箱子而假名被發覺，我向崗警去謝罪時的事。來叫我的警察先生，據說是在千葉縣地方當過警察的。稱爲著述家的我，泰然向他道：「人首先若沒有生活的安定是不行的呀。如現在的我的過着朝不保夕的生活，終歸會分心於那方邊去，什麼創作簡直都不能寫呀。本以爲由苦痛的生活可以產生出好

的作品的，但也不是這樣呀。」這樣說了徵求警察先生的意見。

「當然是如此的。你若也要久在此地的話，找個什麼職業如何呢？我可爲盡力。得了生活的安定以後什麼都可寫喇，」警察先生急急的答道。

「真是，在警察署方面文筆的能者很多很多似的呀。我的友人也在內地做警察。能寫很好的東西呢。」雖似是罪惡也給他注上一點油。

「在警察官裏面這樣的人是很多的。那，你的朋友是在什麼地方服務的呢？」

「朋友嗎？那傢伙，是，對的，的確是在埼玉縣。」

險些兒要說出千葉縣了，倘若是與這警察同一地方時那真不好辦，於是乃以埼玉縣混過去。

這警察是一個親切的男子，說爲你介紹職業呵，到我家裏來玩呵等，連名片都遞給我了。名字記得確是有川的字樣的。

本鄉有町的南天堂的食堂，是摩登的文學家，詩人，書家，音樂家等，總是有點與衆不同的奇怪的人所常來之所。

是去年夏天的事，與這種摩登的一羣毫不相類的殺風景的貧弱的樣子的男子二人，一同進這食堂來了。其中一人起初穿着舊洋服。賤價的黃皮靴，（那洋服也是冬季穿的很厚的東西。）是很貧弱的身姿，然而後來則是在褪色的浴衣上，隨便結着綿布帶。是年紀三十五六左右，面色淺黑，圓臉圓眼睛，還有留着鬍子的男子。另一人仍是貧弱的洋服。（這人也穿着浴衣來過一二次。）是瘦而營養不良的身姿，這人二十七八歲，細長的臉上，帶着強度的近視眼鏡的眼，怪陰鬱的放着光。二人無言地慢吞吞的走進來，一定在

角落處的窗邊下坐，於是鼓起眼睛望望四周，近邊若有人時，則二人互相不說一句話。

「奇妙的人，」女招待這樣想了，但既上到樓來，則是顧客，沒有法子只得走近旁去問「要什麼？」年輕的男子連女子的臉也不看，怯生生地沒有回答。於是另一男子以粗的，壓壞了似的聲音說，「兩杯咖啡。」「嗯」女招待這樣的答着就退開了，然而心中在想：「笑話一句也不說，真是奇妙的客人。」這時候，誰開起了留聲機，西洋音樂的熱鬧的旋律漂盪於室內。然而兩個男子並沒有很喜歡聽着的樣子。喝着咖啡，始終向入口的旋門投射着急等人來一般的眼光。

不久，入口處起了無力的咳聲。女招待轉過頭去看時，見一個身材短而瘦的蒼白臉色的男子走進室內來了。那男子的眼，有病似的放着光。奇怪的是那男子的年齡，隨便看去則似乎是三十前後，然而仔細看時，則似有四十五六。穿着上等浴衣的這男子，一走進室內，便將室內通看一遍，照樣無言地走近角落處的兩個怪男子去。

「等了好久了？」

後來的男子在椅子上坐下後，這樣問二人道。

「不。」

年輕的人這樣答。三人於是悄悄地交換了什麼話，時時用鉛筆寫在紙上互相看，又以銳利的眼光，迴視四面。有時也有趣似的笑，然而立即憂慮地皺起額來，互相談着什麼事情。

「那末失陪了。」

圓眼與陰鬱的眼站起來了。回也不回看一下，更快地出了入口。眼總是由後來的蒼白臉孔付的。三人的會談時間，三十分以上的時候沒有過。而且隨時都只是說悄悄話。

「真是不可思議的人們呢。」

女招待們這樣說着互相談論。

到交了九月，三人皆突然不來了。女招待們覺得有些奇怪，然而也就那樣忘掉了，而照舊與每天來的畫家音樂家們玩笑着。裏面有一個漂亮的青年鋼琴家，便是她們的遊

戲戀愛的目標。

是十月初的一個晴天。兩個警察廳的暗探突然到南天堂來了，將食堂的女招待們叫來作種種的訊問。她們從暗探們的話裏才知道那三個奇怪的男子是安那其主義者，是福田大將狙擊事件及炸彈事件的兇犯。

「哎呀，可怕！」女招待們互相望着。

「難怪，我原以為都是古怪的人。」

「炸彈犯人」漂亮的新聞記者風的男子，將吃了一半的點心丟下，以發狂的聲音叫道：「這才有趣。在這樓上，作祕密的會合，商議陰謀。真是好的新聞材料。」

「犯人也好，怪男子也好，管他做什麼！」長髮的畫家風的男子說。「倒不如，到不如聽美佐姑娘的獨唱好！」

「對。」蒼白顏面的溫柔眼的詩人樣子的男子叫道。「這種市井的俗事由牠去罷。我們得專心注意更高尚的趣味才是。」

調查終了的暗探，寒冷地並着肩，由入口消去。在房裏留聲機又發出喧囂之聲而旋轉着了。

這不是關係我們的話，是關於和田君他們那方面的話。八月三十日，照例地村木君與和田君到福田的住宅附近去，等待着大將的出來。照樣裝着失敗的網球選手樣子的和田君，站在十字街頭巡風。

「還早呀。」

村木君走來這樣向和田君一說，和田君也便點點頭，二人走進附近的點心店去。

「不給我什麼甜的點心嗎？」村木君以馴熟的調子向粗點心店的老婆說。

「什麼好呢？恰巧，呵……」點心店的老婆，奇怪地看着這兩個不像會買粗點心的樣子還漂亮的人，這樣說。又添上嬌媚的笑。

「總之，讓我們在這裏休息一下吧。」村木君機敏地和老婆談着，這樣要求了。於是還不等對方說肯不肯時，就不客氣地在旁邊的座位坐下了。

「呀——，疲倦了。你也休息吧。」

村木君從袖裏取出一支飛船^①點上火，向和田君說。和田君默然坐下。嘩啦嘩啦來說話的老婆，村木君以悠然的調子將她支開。

這時候，一個三十歲前後的穿和服的男子，進了店來買香烟。而且注視着二人而走出。那男子快快地向站崗警察處走去。

「奇怪呀，」二人私語似的互相說。因為那個男子先前在福田的住宅前面的警崗處，和警察談話的事，二人都知道了的。

「說不定……」二人想起同樣的事，不安地互相看着。

① Airship 一種香烟名，是像美羅牌的一種——譯者。

「給我兩包金蝙蝠。」

突然店頭有了聲音，二人吃驚地轉回頭去。那兒有一個三十五六歲光景的穿和服姿的暗探。他們從老婆的手裏接過兩包金蝙蝠。男子在回轉身時，還把銳利的眼光射在兩人身上。兩人震慄了一下。爲什麼呢？因爲那男子也是先前在警崗處的男子。

「回去吧，」村木君這樣說了便站起來。聽得這聲音時，和田君也被彈動了似的站了起來。兩人走出店來，卽向左彎進旁道去。兩人用快步子走着。走了約二三町時，兩人便左右分開了。

「我們還沒去粗點心店時，附近的傢伙就好像跑到警崗去了似的。確實那些傢伙一定是暗探喇。然而，我們的事情萬萬不知道吧。大概我想只不過是作着強盜的私下調查而已。然而，很不好過了。和村木君分開後，由世世木至澁谷一帶的不知道的路，亂七八

糟地東走西走方走了回來的呀。」

回到我的家來後，和田君這樣說着，照例眼裏放着光而笑了。

5

.....

「熱呀。」

窗子也是關着，裏面的紙窗門也是關着，所以風無法可通。我一面這樣說着，一面揩了一把汗。就是那個時候了。門口有靴聲，好像有人站在門口。我們吃驚一下互相看着。

「誰呢？」

倉地不安似的這樣說着站了起來。走到門口嘩拉的一聲將門打開。悄悄地說着二三句什麼似的了，不久浮着惡作劇似的微笑，回到二人的地方來。

「是什麼？」

從他的臉面知道必定是有趣的事了的我，已經全然沒有不安的心情了。

「是警察。警察來貼警番號那東西的。那是什麼？這樣問時，說只是警察的戶籍番號呢。勞累你了。」

倉地這樣說着愉快地笑了。

我也笑了。我的眼中浮現了青年的好人似的警察的面貌來。我停止了笑，凝然注視那顏面。然後我又似想起來了地微笑了。

我們被捕了以後，這時的警察怎樣說了呢？一定這樣說吧：「難怪，總覺得已經是夏天了，還將紙窗門關着，是奇怪的呀。」

6

警察廳自去年三月前後，以我潛入了東京之故，聽說各方張了網了。然而對不起的是他們沒有我最近的像片。在三四年前的五一節時，我被神田署拉了去，那時照過了像。

那像片在警察廳算是最新的了。聽說他們把那照片當作寶貝似的抱着四處搜尋了的。

可是偏巧，我雖愚蠢，也不會什麼時候也將三四年前的面貌載在肩上的罷。第一，鼻下生出漂亮（不能算是很漂亮）的鬍子了。眼腫也安然甚至放起危險的光來了。兩頰也比那時較有肉起來了。這樣，相貌就完全改變了。所以即使我就在旁邊，警察廳的人們，也不會知道的。

六

「樹欲靜而風不寧，子欲養而親不在。」從前的中國人也搖着辮子嘆息過了。「想盡孝道的時候沒有親。」諷刺的「川柳」●作者也希罕地，以真實的口調歌詠了。「有子方知親恩。」從前的通俗修身教科書也教訓着的。我死了母親，只有父親還活着。不孝者的我，爲何不再多行孝道呢？現在不能不後悔了，死了的母親是沒有法子的了。但願對父親得盡孝敬之誠，然而這也已經不行了。

● 一種的諷刺詩。——譯者。

我沒有行一般所謂的孝道，然而相信不是不孝者。不唯我而已，我的友人都是孝敬父母的人呢。只是我爲思想與所謂的孝道不兩立而已。我們思親愛親的心，是純而且深的。因此之故，與所謂的孝行相衝突了。因這個衝突之故，我們心中不知哭了幾多次，真是沒有辦法的可悲的事。

古來就說忠孝不兩立。孝不論在什麼時候的世界也是美的。這美的孝，美的愛親之心，從前與忠義這東西相衝突過了，然而在現在的世界，則與真實生活之道相衝突着。由這衝突引起的煩悶，是生於現世界的人都常常經驗着的。這實在是可怕的事，愛和真理的衝突，這就是現代人的煩悶。愛和真理不論缺了那一方時，那人就不能說是過着完全的生活。現在的人沒有這二者的很多。起初雖慎重地保持着牠們，然也立即殘酷地將牠們殺了。真是可戰慄的世道。愛和真理沒有衝突的社會，這就是地球上的樂園，我們的理想鄉。我們，就爲此而生着的。

聽說村木源次郎君在生前，就將自己的墓標好好地做下了。村木君是完全孤獨的，

父母也沒有，兄弟也沒有。父親聽說是很久以前就行踪不明了。因此，聽說向平日有交情的——也說是親戚，但詳細的事不知道——橫濱的N君，將死後的事一切都託付了。真是像村木君的注意周到的辦法。

並不是模倣村木君，不過我想這是最好的時候，所以想將自己死後的事託付一下。雖說是託付，也只是些極無聊的事呢。

還是有墓較好。我還沒有能說死了後將屍首丟給犬那麼樣的脫俗呀。仍然想普通一般的睡在墓下。然而對於墓我有點要求。墓標石的要比木的好。然而也不必花錢的便可。磨得亮光光的普通的墓石絕對不要。我的希望是在長方形的自然石上，刻着俗名，以作墓石。石不是大的也行，有二尺高的已很夠了。希望將這墓石放置在五寸左右堆高起來的土上。土堆上鋪以細草，使其不至崩壞，又，希望種些野菊在上面。墓石的正面，當然留着一點空隙，其餘則希望遍植野菊，直到墓石要被隱蔽了似的。其次墓前置竹筒二，希望有各時節的花插在其中。我的墓畫成圖則是這樣的。（圖略）

墓石正面希望如普通一樣的刻「古田大次郎之墓」背面則想刻「大正某年某月某日死」。其次，黑死了時，希望將牠葬在我墓旁。這可不另外要墓標吧。然而若是立了也不覺奇異，那就立一條也好。可是動物的死骸許葬在墓地與否還是疑問；若不許可時，毛也好，稍微剪一點埋在我的墓旁吧。

這麼一來，我的永眠一定永遠是安適而美滿的無疑。

救人是人間最高的事業。救人是使真理之光輝耀的事。使真理之光輝耀之事，就是除去加於真理上的迫害。這是忠實於真理者所當爲的事。如果我們的行動得以革命這字眼來說，「那這不能不是對於迫害真理者的革命。」可是復仇這樣的字不願用。我們是由大愛出發的。我們的行動是「救。」要將一切的人由惡裏救出來，使全人類浴於真理之光中，而使我及他人皆享樂於真實之生活中。所以我們沒有復仇，沒有恨，只有憐憫和原諒而已。我們連甘粕上尉、福田大將都不恨。只有憐憫而已。

憐憫就是將人從惡中救出來。將那人放任在惡中，不是憐憫那人的行爲。使真理蘇生，便是救那人。爲使真理蘇生，那人成爲犧牲的場合，則那人確是得救了的人。所以，若是爲使真理蘇生，犧牲是必要的場合，則我們不能不去作那犧牲。

中濱君本名聽說是富岡誓。中濱哲聽說是他的假名，已經是上了警察廳上的簿子的，天下害怕的名字……寫他五六年前在北京做電信兵那時的事的小說重營倉^①中，將主人公的自己稱爲中濱洋介。

① 憲兵上尉甘粕正彥在東京大地震時違法絞死了日本著名安那其主義者大杉榮、伊藤野枝夫婦及其七歲的外甥樫宗。甘粕因此被判處徒刑十年，但不到一年即遇赦出獄。——譯者。

② 福田雅太郎在大地震時期中任東京戒嚴司令。——譯者。

③ 重營倉就是黑牢——譯者。

他比我大三歲和我一樣，也是正月元旦生的。生的日子都相同呀，二人常這樣說了相笑。依他說，元旦日生的人從來都是些偉人。真的，太閤是正月生，此外所謂的英雄豪傑正月生的一定不少吧。只要多一個正月生的偉人，中濱君與我都是很喜歡的，有知道的請告訴我們吧。

中濱君生於九州福岡的某漁村。家裏世代代都好像是相當好的漁業家……他幼時的生活我不大知道。只時時從他口中洩出的回憶裏，知道他在小孩時代，就有今日的傲慢不遜的地方似的。聽說由小學時代就是聰明的，成績也好。中學時代成績也很不差，不過好像是非常的粗暴者。中學畢業後的他，因為從那時候已是文筆的能者，所以希望為文學者而入了早稻田的文科。

早稻田時代的他，過了怎樣的生活呢，不十分知道。他沒有讀到畢業，為什麼中途不

幹了呢？這也不大清楚，但依他說來，似乎是由於家庭的事情。不去早稻田後的他，似是立即回到故鄉去。其後當了九洲一家小小報館的記者，又或投稿於雜誌，能文的他，聽說相當的有了好聲望。

他那時已有了妻子似的。聽說他幹了頗大膽的斷然的戀愛。依他說，他的愛人是他附近的女子，一天：中濱君跑到她家去，面會她的父親，要求將姑娘給他。愛人的父親，也怕了這短刀直入的要求，終於二人結了婚，這萬不會是戲談吧。這樣的成立了新家庭後，他去了九洲，和妻子一道去中國北部，在天津的什麼地方幹新聞記者，其間愛兒也有了，可憐的是妻子小孩都相繼死掉了，這於他是非常的打擊。

他走進軍隊生活，是這以後的事。他是在中國北部進電信隊的嗎？或是由內地派到中國北部去的呢？不得而知。總之他進了北京的電信隊，當了電信兵，所以他很知道手旗信號，無線電信的事也很清楚。他在軍隊二年，成了上等兵。

中濱君去中國以前，曾在東京中野的電信隊當過兵。那時和友人弄着什麼文學的

同人雜誌，因此爲隊長所叱責，而被調到中國北部去服務。然而來北京後，還是什麼也不管地又創辦文學雜誌，與投稿於報紙等，因此在營期間又被延長了一年。於是愈成爲叛逆的，屢次被投進重營倉去，也一點不畏避，還是任性自爲，弄得長官也沒有辦法，終於解除了他的兵役，把他送回內地去。這些事在他的小說重營倉中記得很詳。

來東京後，他寄宿於中野附近，真的立志於文筆生活。重營倉是這時寫成的，當時憲兵隊將他看爲危險人物，隨時都派人跟着他。不久，因了當時社會主義的全盛，他很受刺激，便也向那方面注意起來，首先加入了加藤一夫君的自由人聯盟。

他在自由人聯盟裏好像十分活動。然而因過於狂熱於工作，常易忘了慎重的準備，所以也有說他不好的。自由人聯盟在駿河台俱樂部時，他就脫離了聯盟。

七

我曾希望過革命家的壯大的死。然而現在則希望小小的殉教者的寂寞的死。

小小的殉教者！只有想着這個時，我沉靜的心也會跳起來。我想爲一個小小的殉教者而死，想爲一個懦弱的可憐的殉教者而死。想因這種淡淡的喜悅微笑着而死。朋友們，但願允許我這個死法。我賣了朋友的罪，贖了教訓的罪，這是重大的。然而但願允許我這個死法！

我知道自己是可憐的愚者，知道是懦弱的卑怯者。然而我無論如何不能把自己看

作惡人。好人當然不是。然而覺得不是惡人。或者這想法是錯的嗎？如果這想法錯了，知道是錯了，那自己是一天也不能活着的。

我覺得是幸福的是：

一 對於父母兄弟得有無限的愛，這是平凡的而且誰也能有的事，然而我覺得這是一幸福的事。

二 對於一個異性，得保持了可憐的愛。在精神上對於她雖不能獻了清純，然而在肉體上是非常苦痛地得保了貞潔的。然心已經污濁了的我，要是活着，就不能愛她。以這種心來愛，真是可怕的事。死了則我的戀愛會成清純的。我但願在肉體上對於她也得保了貞潔，覺得這事是幸福的。

三 雖是微弱的努力，也為正當地生活盡力了。真是微弱的努力。然而我是為自己的正當的生活努力了的。就以這個努力，我已是充分滿足了。

四 得殉於正道。

五 得愛了全人類。這樣的說，好像問題很大，總之，我對於人不感到憎惡與絕望，而能夠原諒一切的人，愛一切的人，這實是幸福了。

六 得有了能從心裏敬佩的先輩及能相愛相信的友人。這樣的人，爲數雖不多，然而我能有了，真是幸福。如果我生活在另外的社會，則這樣的人們更連念都不能念到吧。我得知他們尚且是幸福的了。可是得稍微報他們一點恩義，將不知何等幸福呀。這樣想來，我全然是過份的幸福者。簡直當不起。若僅以我個人的力量，這幸福不能得到的。都是自己的父母，兄妹，朋友之賜。不是沾了人類全體的光。我感謝着一切。

從家裏送來了菜飯和衣服。朋友送書來給我。我對於大家的厚意真是喜歡。而且若不這樣時，我定會不堪於寂寞的。我素來是怕寂寞的人。加之，被他人看着可憐時，我就覺得苦痛。是怕寂寞的人，所以被他人不睬了時，就會耐不得。現在，這樣無勇氣的自己，會不

大覺得寂寥的，全是家中的人們和朋友們之賜。

然而我對於此時時都在煩惱着。是很無聊的煩惱，然而隨時都在我的心頭。這是什麼呢？就是自己對於在這監獄中的其他的可憐的人以及和自己同樣被捕了的朋友，不是犯着什麼罪嗎？這事。監獄裏有很可憐的人。聽了那人的衷心話，更會覺得他可憐吧。實際可憐的人很不少。想起這些人的事來，自己覺得吃送進來的菜飯，穿送進來的衣服，讀送來的書籍等，是犯罪。對於那些人，太對不起了。雖想着對不起，對不起，然而也沒有拒絕贈物而過寂寞生活的勇氣。我的心中也一定有資本家同樣的污濁的東西吧。他人苦着也不管，只要自己好就算了。的利己心，我一定是有的。自己雖明知是這樣，也不能將那心征服。實在自己是不徹底。知道有許多的可憐的人，而只自己行樂。這樣的，還自稱是叛逆者。撒謊，可怕的撒謊。換換位置，自己與可憐的人同樣生活試試看。將我怎樣的批評呀。想想也要出冷汗。

不唯此而已。我的朋友現在過着怎樣苦的生活呀。有個前年十一月就進了監獄的

友人想必很苦吧。在東京的，招呼的人在近旁，所以還好。在大阪，恐怕未必有什麼招呼的人，所以很困苦吧。從前到有山田小西君們照料，但是如今連這二人也被捉去了。這樣的友人，不只是一兩個，在大阪有十二人，東京有三人，聽說京都也有幾個。然而自己這樣享樂着，是何等的無友情呀！雖這樣想着，也不想辭退贈物與友人們共吃苦。不，我當不起這樣做是何等罪大的事。

我以後每接贈物時，便向友人謝罪吧。請其赦免自己的罪吧。現在只能這樣做而已。

無夢的睡眠，這是死。近來這樣覺得。

我說我喜歡郊外散步，於是就有人說，那末你的反抗心被軟化了，不是嗎？若是以郊外散步就會緩和的反抗心，那放置着也自然會消失的。我不着重興奮或感激，我想不是很有價值的東西。這樣的東西，若一遇少許的苦痛困難，就會消得不知去向。繼續的事業，

只以興奮，感激是不能成就的。那是需要決心，需要覺悟的。需要牛一般根深蒂固的鈍重的力。競馬用的馬似的，以一時的興奮劑就呈出活氣來，又能做什麼呢？

我要勸諸君一句話：成爲牛一樣的吧。

牛全是愚鈍似的動物。被打被踢都不在乎。不隨便發怒，不隨便興奮。可是一旦怒起來時，那真可怕。死方肯罷休。加之，牛力雖鈍而頗強。粘性很強。是有根底的強。若怒了，狂暴到死方止的勇氣，強大的力，而且不容易興奮的大度量，這些不是我們當向牛學的地方嗎？

進到監獄來以後，十分感到了土的愛戀。在冬季倒不怎麼感覺得，氣候漸漸近春來時，痛切地感到了這個。看見爲太陽照了乾得好好的土，真想睡在那兒弄弄看。走路的時候，似乎也要飛起來。若脫去木屐，赤腳走着，我想一定很舒服吧。坐汽車到外面時，硬硬地乾了的道路，又多方逗引我的心。想穿起恰合脚的橡皮底靴，在那道路上飛跑看看。我將這

個叫做「大地的誘惑」。

漸漸春來了時，更會感覺誘惑吧。

父親來信說，家裏因爲一直用着的娘姨走了，較大的妹妹在學校歸來的閑暇，就到廚房做飯等等。讀了那信時，我不覺落下淚來。我給妹妹寫了這樣的信：

「據父親來信，知道你於學校歸來之暇，便幫着做家務。我不覺哭了。試驗也很逼近來了，不很容易吧。若我在家，家裏的事全替你做，叫你安安心心地去學校的呢。這末來，H姑兒也可安心用功呢。請原諒罷。可是呀H姑兒，你還是幸福的。H姑兒不是父親姊姊哥哥都有的嗎？而且都皆鐘愛着H姑兒。我也如世間的兄妹一般地，不，世間的兄妹以上地，愛着爲妹的H姑兒。向來都愛着來了。H姑兒，世上什麼頂幸福呢？並不是有錢，也不是有勢，大家相親相愛着的生活才是最幸福的。這點H姑兒也知道的吧。並且，我一向愛着你，你也是知道的。」

那末我爲什麼做了這樣的事呢？這有種種的理由。現在請不要問。我就不說，且姑兒明白的時候也會到來的。只要知道我一向愛着大家就好。而且且姑兒現在雖似不幸，但實際是第一幸福的人兒；請你這樣想吧。健康地快快大起來，要好好兒用功才行。

據說黑的病好了。愛護牠吧。美姑兒也要好好的招呼牠才行。希望你在試驗好好的做吧。功得着好成績，用功後有空時，明信片也好，寫給我罷。家裏的事也請給我好好的做吧。

我照樣是健康的，一點也不用當心。不要偷懶的寫信罷。成爲很好的季候了。今天就
此擱筆。

父親的每次的信都教我，要和順呀。要和順呀。以爲我不知是怎地暴躁着的嗎？說是哥哥爲我的事件向公司提出辭職了。

思想每瀕於殉難的血而被淨化。

聽說家裏並沒有把我的事情明明白白的向妹妹們說過。年紀較長的妹妹已相當大了，略能觀察得到事情的真相吧，年幼的妹妹則想着我總在不久之內會回去而安心着似的。我也爲小妹妹的心哭了，然而還以苟且的話安慰着她，父兄的心的苦痛，也充分想像得出來。我想見見妹妹們。然而父親說，「使小小的人兒看這樣監獄的地方，是太可憐了，」便總不給我帶來。「不到不得已的時候，反是不見的好，」這是父親的話。於是我也忍耐着。妹妹們像有一個時候會知道我的事吧，那時不知道是如何的可憐。最後會面時，要怎樣的痛苦喲，我想一想都要流淚。

春雨靜靜地下着。然而這雨對於如今的我是太寂寞了。下雨的日子，我比平時更想家。同樣，家裏的人也想着我吧。想到這里，我就非哭不可。

自己現在努力想從自己的心除去誇耀這東西。誇耀就是自傲。自傲是很不好看的。

東西。總想避開。不唯只是不好看，想避開而已，我想誇耀，自傲實非人所能爲的事。誇耀完成了什麼。自誇成了功，這樣的事，世上是不以爲奇怪的，然而我却覺得奇怪。何以呢？人完成一件事業，不是自己一人之力，乃是社會給以幫助之賜。將這以爲是一人做成的，是錯了。誇耀對於完成某事業的天分智能的人，是不知道人皆有各自不同的天分者。想着只是自己有天分有智能，是錯誤，是非常不好看的。若將另外的有同樣天分的人放在他的位置時，那人也必定成功的。誇耀偶然的好境遇是大錯。這樣想來，誇耀是不可能的了。：

近來到傍晚時，便奇妙地爲寂寞的心情所襲。原來自己是喜歡在傍晚浸潤在寂寞中的，這寂寞安慰了我的心不少。現在也是這樣的。到傍晚時，一定會寂寞起來，在太陽靜靜地將沉於西空的和平的日子的傍晚，特別厲害。不見太陽的下雨天或陰天時，到不怎麼覺得。看見夕陽紅紅地染了樹及建築物時，不知不覺地淚就湧了出來。

絞首台啊，

你有青白的冷笑，

與冰一般的手和胸的電性的東西。

當你欣喜地作灰色的呼息時，

人就無情地被牽引着，

將震慄之身委之於你。

人實是可憐的小鳥。

你的冷笑，

有蛇一般的魅力。

絞首台啊，

曾記得，

只一想也因恐怖而戰慄了，

然而到如今說不出的眷戀，

如霧似的湧上我的心頭。

你的笑，

是使我的血沸騰的熱誠。

你的冰也似的胸，

是溫暖我的睡眠的搖籃，

我微笑着被抱在你的胸懷吧。

呀，被抱在你的胸懷時，

應許我一定使我會我的愛人吧。

若是，

我因羞而不能開口時，

替我向她說：向我安眠之床，

送過溫柔的氣息來。

要治愈我受傷了的心臟，

除用愛人的呼息溫暖他外沒有方法。

還有你得

向我應許給我安眠之床。

春時則以

雲雀的歌

花的香與

蝶的夢爲我造床。

夏時則爲我

用虹織成的涼布，

再飾以星，與露的光的

清爽的床。

秋時則

在爽快的大氣之中使月光逍遙，

將紅葉和寂靜的蟲聲，

散佈於我之床邊。

冬時則以

光輝的冰柱與

白的雪綿將我裹起，

就這樣不要動我使我睡眠。

這一來，

我如被抱在母親懷裏的幼兒，

能安然睡眠吧。

呀，這睡眠既無夢，又

永不會醒呵。

向來鴿子是只在神殿之前得與其親近的，然進監來後成爲了我不斷的朋友。我每次去運動場時，便想着鴿子今天在做什麼呢而去尋牠。有時親睦地並排在屋頂上，有時忽高忽低快樂地飛翔於碧空中。我喜好觀察鴿子的翻飛，可是她們的飛法相當苦痛似的。披開尾巴，拍拍地拍着兩翼的樣子，雖無麻雀似的急促之處，然也無紫燕似的輕快，也無鳶似的威風。然而她們有時作尖銳的飛翔。看去全似小鷹或百舌鳥一般。這是由空中飛下來時所取的姿態，我覺得於柔順的鴿子這是很不相宜的粗魯。

不是無聊的人生，能夠體驗到這個的人是幸福。

三四年來，我覺得生活這東西非常可貴。一天一天都成爲非常有價值的。不錯，是什麼時候死也不得而知的我呢，將一天想爲是很可貴，捨不得牠也是理之當然。在他人不算一回事似的事情——如遠足，遊樂等，自己將牠們想着是怎樣快樂的東西呀。猶如飢餓的人不論怎樣的食物也感到充分的美味似的。過着這樣生活的我，對於他人口裏會

說出「生活之倦怠」和「無聊」等等覺得很是奇怪，這樣的他人之心，自己到底不能理解。

然而，自己時時因自己的生活過於寂寞而悲傷起來，也有過懷念更安靜的生活的事。然而自己在這簡直不能堪的寂寞中，尋出某種喜悅而生活着來了。

監獄的教誨師，在監獄的職員中，我覺得是最可憐的人似的。他們不是爲救他人的苦惱使其安心而就職的。他們是賣教而得麵包的。他們靜靜地想一想不會覺得可恥嗎？不會覺得苦痛嗎？將他們的「尊貴的教」爲麵包之故而玷污了的事，不覺得可怕嗎？疑惑從他們所說的「尊貴的教」人究竟能得到安心之地麼？這且不講，他們對於囚人也似乎無說教的熱烈的心。他們的說教，不過只是因職掌上的關係，隨便形式上做做而已，又，他們爲麵包之故，而左右他們的教和他們的本心的事，也不能說沒有。爲麵包出賣

良心，這是可怕的事。拿宣說真理的教誨師來說，更不能不覺得可怕。然而這個爲麵包不得不出賣良心的社會，爲什麼人們淡然將牠看過不管呀？

「我近來愈想愈覺不安。我一向都想着自己爲這個運動獻了身，真誠地努力過了而滿足着的，然而到近來自己對於果然真誠地努力過了麼的這麼的思想生出了疑問，感覺不安起來了。我怎樣想也不能相信自己是真誠的。想到這里，我便彷彿陡然爲自己站立於其上的土地要陷落似的不安與恐怖所襲。總想得一個安心，然而這個却似乎不能夠希望得到。」

我想我大概一直會苦惱到死。死後的事，我不得而知，所以不能說。然而一定要苦痛到死吧。我是以人的一生成終是以苦惱而終爲根本思想的。所以我成了現在這樣也不感到絕望。不，我知道我的根本思想並不錯誤，却感到喜悅。我相信唯有苦惱，方會得到進步，得到光明，得到愛。人一生是苦的這事，恐怕會永久繼續下去的。只要苦惱的生活繼續

着，則人會爲光明所照，爲愛所導。然而光明與愛的窮極之地是不能達到的。爲什麼呢？沒有那樣的東西呀。我不相信完全的理想，理想的社會會實現。……我想理想確是常常在實現的前頭。只要是這樣的時候，人的一生就是苦惱的生涯。安心是終於得不到的。完全也是希望不到的。我的根本思想就在這里。我想這不是可以叫做「虛無思想」的嗎？我想我的這思想決不含有絕望的頹廢的意思。

我雖不信確固的理想，然而我想人的活動皆是有目的的。那麼達到了目的以後，人就能夠滿足嗎？那也不然。人滿足的時候，恐怕永久不會來。然而人還是不能不追求。我想若是滿足的時候來了，那時人就不得不滅亡。我不承認絕對的真理，不變的真理，我不能不常追求真理。我懷疑一切，好像疑惑一切而探索一切於我才是「真理」。

這是寄給布施辰治律師的意見。我不能談理，而又常愛弄牠，所以常常失敗，這就是一個好例子。讀了牠也不能夠抓着我的真意。我在說些什麼呢，好像是外國人的夢囈。說了那麼多，要之是在想說出這樣的事：「自己不承認理想，然而並不絕望。行動總是有什

麼目的。然而人的目的是不論到什麼時候也不能達到。其次自己不信真理是不變的，新的真理常住不斷地生起來。自己常常保持着某種真理，然而不盡信牠，我常常解剖牠。這樣乃是人所當然的事，而又是可喜的事。」

這兩三天因有風，鴿子躲到什麼地方去了，看不見牠們出現。走到運動場去，也總覺得缺少什麼。本想着特意研究一下，但主要的對手不在，沒有辦法。在運動場沒有看見的鴿子，從昨天起在我的窗際咕咕地叫着。覺得寂寞，但又是很幽閑的鳴聲，現在也拍着柔和的翅音，移向鴿舍來。

昨天在運動場的一隅，看見了埋在乾土中的青草。除開土仔細看時，則是像蒲公英似的生了葉的不知名的小草。從葉子長大了這一點想來，好像牠以前就在此生着了似的。這沒有意思的唯一的一株草，對於如今的我是多麼可眷戀的呀。

人所有感情之中，我覺得寂寥這感情是最有意義而且意味最深的。

人心愈清純則寂寞亦愈增加。

近來——這二三個月以來，我很高興自己的心非常平穩下來了。對於警察，看守，及其他職員們，用傲慢的口調說話，或動不動就要打罵等等，幾乎成了我們的習慣，想一想，這實是可厭的習慣。自己也終於一直到近來還這樣做着的。好似不這樣做就會有傷害我們的體面似的。（其實連可玷污的體面也沒有呀）於是對於監獄的官吏們，也說高慢的話自大着。這全是空架子，勉強敷衍着被人看透的無勇氣而已。由識者看來，實際一定是可笑之至。我現在想起來也覺可恥，然而當時是很坦然的。然而那態度要說是天真則是天真，要說是可愛也是可愛的。我偶然覺察到自己的那種態度，以為雖然無罪也是極沒有意思的事。以為是可厭的，可厭的輕薄傲慢的事。於是我立即想要改變自己的態

度。（自己所以至於這樣想的，實因非常佩服於那個人的言動）起初要以穩靜的態度說話是相當的苦痛。既往的惰性將你拉着不許你做，所以弱者的我，需要相當的努力。然而過了不久，那不用努力也自然成了穩靜的爽直的心，終至於能夠捨去了高傲的傲慢的地方。不論什麼，凡是好誇張的傢伙，總不是好的。

今朝有春霞。從窗戶看得見的樹木和房屋等等，被薄霞之幕籠罩着的樣子，真像是在早春，我覺得很舒服。因了昨天的雨，櫻花的苞蕾也脹大了不少吧。漸漸蒲公英等類的花就要開放出來也未可知。雲雀也許在麥田的上空鳴着飛過了。冬季飾着牢獄庭園的梅花，終於到了完結的時候。樹梢上雖然還有幾許殘留着，然而樣子也顯得很可憐，到不如乾脆一齊落盡的好。園裏的菜也長了很多似的了。

人不論怎樣的境遇都能忍耐的。說這於人是一種幸運，然而究竟是幸運與否且不

管牠，的確人是怎樣的境遇也能忍耐的。我在外面時，想像若變成現在的生活不知是怎樣苦而戰慄了，然而真的到了實際來看看，則幾乎沒有苦的事。當然，還沒有臨到最後，所以心有餘裕也未可知，又能說着悠閑的事也未可知，然而豈止沒有苦痛，有時甚至覺得是可喜的。我會喜歡起死來。這是向來雖欲知道也不得而知的不可思議的感覺。一點也不是說大話，古人說的「視死如歸」的話，我明瞭地可以相信了似的。然而到了最後之幕，會要怎樣狼狽，怎樣苦悶呢？以現在的我來說是不會有的，然而總是危險的。可是那時又有那時的決心吧。

在會面所裏，談話完畢說着分別的話時，無情地被關上了門的響聲，是太寂寞了。

父親依然叫我做愛子；我每看到此語輒流着眼淚。在前次的信中也說道：「我沒有比看見愛子的被裁判更難堪的。所以公判時不想出庭了。」

父親又常常寫道：「沒有接到比這更可悲的信的。倘若是世間年老的父母，一定能夠在自己的兒子的孝養中安樂地生活了。」我讀到這些語句，心裏很苦痛。爲什麼自己不捨去一切，以盡孝養呢？自己的友人中，也有做律師的，也有當新聞記者的。父親聽到或看到這樣的事時，將不知道覺得怎樣悲痛呀。我一想到這些，便覺得真的對不起，而忍不住苦痛。雖明知是平凡的悲哀，然我却爲了這平凡的悲哀，有着切身之感。

讀路卜洵的黑色馬。路卜洵有怎樣的思想，怎樣的經歷，我不十分知道，這本書以外，路卜洵的書我還讀過灰色馬，但現在不大記得了。依黑色馬說來，他好似是克倫斯基一派的社會革命黨的別動隊的恐怖黨團的鬥士，但他的思想相當虛無的地方也有。然而他使人稱他爲「上校」之點，他的黨徒軍隊氣味過多之點，他的背後有將軍地主等等之點，——由他所說的他的黨徒是白衛軍的別動隊之點想來，他過去並不像一個完全

的恐怖主義者而活動的。——與克倫斯基及可兒尼洛夫等想行三頭政治的地方由這幾點看來，他的所言與他的所行很相背馳似的，我不明白他究竟是怎樣的人。

「我看見一匹黑馬，騎在馬上的手裏拿着天平。」沙皇的政府，共產黨的政府，以及我們自己也都同樣地殺人，搶人，侵犯人，欺凌人，誰能說這是惡事？是可怕的事？都是一樣的。什麼人將我們與沙皇的政府或共產黨的政府放在天平上稱過，能說哪個是正的呢？「我們是以同樣的聖油塗了」的。路卜洵常這樣苦悶着的了，可是他否定了「正」嗎？他又這樣說：

「雖幸福而實質上是卑賤的生活與我們的罪過比起來哪個更好？」他對這問題沒有答覆。他追問着「哪個更好？」他是常在探求真理而焦燥着的。他雖說「我們沒有知道真理的必要，」他雖說「手裏拿着天平的騎士在哪里？」——手裏拿着天平的騎士在哪里這話，便是對於「正」的疑問（然而他明明白白地承認着「正理。」他這樣說着的）「觸犯神怒的並非我們。這不是不戰者及雖將死仍依賴着「惡魔」的慈悲

者之流嗎？」什麼共產社會，不會有的。不是只是充滿着偽瞞與驚人的文句與偷盜嗎？」所謂正道者，我想是在工廠，兵營，鄉村等淳朴的而又與任何樣的政黨也無關係的人們之處。」這「神怒」，「偽瞞」，「正道」，不是不承認「正理」而能夠說的字句，他一面承認着「正理」，而一面常爲此煩惱着。由這點想來，我要說路卜洵有虛無的思想。這「虛無的思想」與我這個幾乎可以說是同樣的。

他最後所說的話——俄羅斯要復興，從國民的深奧的內部由我們的血而復興。我們就是「毫毛」也不要緊，暴風雨將我們「捲起」也不要緊。我們雖是盲目而互相憎惡着，然而對於某一法則是順從的。誠然，我們的罪用不着來估量，我們的小小的犧牲也用不着來計算。……「揭開第三印的時候，我聽見第三個活物說，你來我就觀看，見有一匹黑馬，騎在馬上的手裏拿着天平」——這樣的話我也很能明白的。實際上，我們也未必去估量我們的罪，而且也未必去計算我們的小小的犧牲……

從妹妹的信看來，S姑娘生了小孩了。我覺得寂寞。漫無頭緒的種種思想湧上心頭，動不動眼裏就浸滿了淚。我想到沒有一個人的地方去盡情地哭。哭了心多少定會爽快些。然而，在這里哭是不可能。想哭而不能哭。過於寂寞（隨時都是寂寞的，然知道此事時更甚，真是十分寂寞）讀書寫東西都不能夠了。我呆然凝視着一個地方，長久之間，身子都沒有動一動。

S姑娘（已經是母親了。然而還叫她做姑娘是可笑的，但是這樣叫法覺得更可愛些）她一定不知道我的事？我怎樣地想了她，怎樣地愛了她，她一定是不知道的。不知道也好。我一生始終想着她。而且要將她的幻影抱在胸中而死。這樣我便滿足。我相信我比任何人還要愛她。愛她為她而守了貞節，這算是我的一點喜悅。

我不能有火也似的熱烈的戀愛。與這樣的戀愛比起來，我倒想清純而寂寞的戀愛。這種和我的性質與境遇都適合。不僅此而已，我想真實的戀愛都是這樣寂寞的呢。然而我又不能有真實的清純的戀愛。心污濁了，怎能會有清純的戀愛呀。看為醜惡的情慾所

污了的自己的怯弱的心，真不知於我是如何可悲的事。救我脫出這悲哀的東西，除死以外沒有別的。

我爲什麼不將自己的戀愛永久收藏在自己一個人的胸中呢？爲什麼向人說出了呢？爲什麼不向別人而向警廳的人們作自己的戀愛的最初的告白呢？將對父親對朋友都沒有說出的自己的相思，將對愛我的父親，兄長，親友尙且祕而不宣的自己的相思，爲什麼輕易地在警察官之前說出了呢？我悔恨。更有甚者……使警吏的口叫了愛人的名字，更是萬分苦痛。覺得是污穢了愛人的清純似的心裏煩惱不堪，這罪過是無論怎樣也不能補償的。我是做了何等可怕的事呀！

死果能補償一切的罪惡嗎？

自己犯了兩種拿死還不能補償的罪：自己污辱了真理，賣了盟友的罪，和以污濁的心想了愛人的罪。

自己對於自己的死之恐怖與寂寞還能忍耐，但是想到殘留在後的肉親的寂寥與悲嘆，則如身子被刀割一般。

成了瞎子時，所謂感覺這東西就銳敏起來。眼不能見，但以這感覺而能明白事物。我們現在猝然到了盲目的境地，被關在箱子似的屋裏，雖然聽得見說話聲，而人的臉面却不能夠看見。這和瞎子一樣的了。因此之故，我們的感覺這東西也銳敏起來了也。未可知。近來只要聽見聲音，便能了解那人的容貌，以至身體的構造之大概。這想像十中之九都是精確地猜中了的。又以其聲色，腔調，話風，便可以大概了解那人的性質職業等等。然而這個恐不大可靠。爲什麼呢？因爲那人的性質，職業果如自己想像的與否，不能加以調查。

其次，從經過走廊的足音，便可大概察知是怎樣的人在走着，而且這人的性情如何。聽說從前的禪僧從客人的足音便可知道來者是怎樣的人，我想這確是可能的。

傑利彥氏誇耀着自己是樂天囚人似的，然而囚人似乎大都變成樂天的了。這是由於決心而來的嗎？由於自暴自棄而來的嗎？由於想勉強排遣寂寞而來的嗎？我不大知道，但是看見囚人的並無無聊之感的悠然自得的樣子，真有點意外。在打掃便器的囚人中幹着最壞的差事的人們，特別帶着是樂天的樣子。他們是天真爛漫的。在下雪的日子推着積載便器的手推車而戲說：「如何，真是可憐呀！下雪的日子，那也是人的兒子呢，還在收集酒桶。」旁人將污物弄了飛在他身上時，他不唯不怒倒笑着說：「呵——痛快呀。」晚來事做完了回到室內時，在外面的走廊下，也一步不亂地使木屐高聲響着通過。每天到夕暮時，我想聽他們足步整齊走去的木屐聲而待望着。這聲音是說不出地簡直要使

你微笑那麼可喜的東西。實際他們是天真爛漫的。我每看見他們時，就要咀咒將這樣天

真爛漫的他們引導來犯罪的現社會。

「對於乞求者不與，對於勒索者給以少許，對於強奪者給與一切。」

這話是誰說的我不知道。某雜誌說這是德國的格言，這真是奇妙的格言呢。然而這樣都好。這幾句話確是真理，無遺憾地表現着資本主義社會的榨取者與被榨取者的關係。最初說出這名「格言」的人一定是頭腦很好的傢伙。我狠心地想像這個人一定是自己沒有幹過強奪的無疑。從來製造這種標語的人，都是在他人背後嚇使人「幹幹」的人們。自己不工作，反之忙於製造給他人添增勇氣的毒瓦斯（說與奮劑較好。）的確這樣做較為聰明無疑。

沒有殺過人的，不能了解殺人犯的心情。我確殺了一個人了。然而我是在無殺人的意志時殺了人的，所以不能明確知道那種心境。說是遺憾實是可遺憾的。然而一想到因

了我的緣故死了一個人，總覺得很不可思議的。同時厭惡的心情不是沒有，然而關於那被害者及其慘劇，則一次也沒有夢見過。聽說大多數的罪人常常會夢見犯罪當時的事。

夢裏倒是沒有見，然而也不會是若無其事的。想起那慘劇，有時會成爲討厭得不堪的心境。直到被捕爲止，我害怕看自己用了染有血跡的短刀。將那短刀當作證物給我時，想必不舒服吧。我這樣想着便抱着不少的恐怖。後來看時，那短刀豈只沒有染了血，連血的一滴都沒有。（仔細看時，有也未可知，但只隨便一看，所以似乎什麼地方也沒有粘着血）然而直到那時爲止，我一味的想着一定是粘滿了血，這不是無理由的，從被害者的脊樑拔出來時，短刀的刀口邊二寸左右帶着濃血，奔流的血將握着的刀柄染得鮮紅，於是刀柄膩黏膩黏的，捏着不好過，當然我的手掌成爲鮮紅的了。想把這樣染了血的短刀放回在鞘裏，可是刀鞘不知道怎樣的破了，刀不能夠放進去，因此終於把刀投入河中。刀鞘爲什麼會破？現在還是不明白的事情。並不是做得不結實。刀鞘在亂鬥之間是握在

左手的，所以很少有破的事，然而確實破了。後來給看時，割破了的地方還用線縛着的。只要收在鞘裏，則短刀不棄在中途，打算拿着回去的。短刀在河裏，刀鞘在土堤的草中，聽說是在第二天發見的，在河裏被水浸了，所以血完全洗去了的吧，說是因爲白亮的刀在水

中怕一閃一閃地發着光而發見的。看見「河中發見短刀」的新聞時，我們所耽心的是恐那上面殘留着指紋，幸而這個似乎沒有殘留着。這也是因爲在水中的原故也未可知。

丟了短刀以後，我便去追趕先走了的小川和內田，沿河跑了半町左右。那時看見在對面松林的小西，叫喊着什麼，而走進林中去了。這因爲小西從內田的手裏接過了皮包，爲要看其中的東西而鑽進林去的。此時的小西的叫聲，我覺得好像是在動怒地說：「什麼！失敗了？那怎麼辦呢！」

小川和我於是渡過左邊的橋向西逃去。因爲太跑多了，我連氣也喘不過來，苦得不堪，好像隨時都會倒下去的樣子。後來聽說，另有一個銀行職員，看見了我們逃跑，似乎立刻恢復起精神，大聲叫着在我們後面追上來的了。然而大概是因爲受打太多了吧，聽說

還沒有走上一町時，就倒在道上了。我聽見這話，所吃驚的，是當我要將短刀收進鞘裏去時，萬一被人從後面衝倒這一點。實際以什麼的機緣，自己的短刀會刺了自己的胸或腹也不敢說。真是危險得很！想到這里，現在都還打冷噤。

來到小阪郊外的途中，我只記得遇到一個學生和一個婦人。到了那里時，我已經不能耐了。氣喘不過來，口乾得呵呵地響，腳沉重起來，腹覺得成了空洞似的，而胸則充滿了血似的，心臟跳動得像就要跳出來，似乎眩暈也要起了。覺得被捕了到要舒服得多，我完全失掉勇氣了，這時追的人若逼近來時，我已經是無情地被縛去了吧。然而很害怕着追的人趕來。雖想着被捕了倒好，但還是想快快地逃。看後面時我又曾十分地不安，所以看也沒不回頭看過。靴帶這時候可恨地散開了，便隨便結一結，我喘着氣快步走過田間。與死屍已經相當隔得遠了，心方稍稍安定些。我知道了自己的手因血染得紅紅的。於是取出手帕來揩血，可是那帶着不快的藍色的血，好像有怨恨一般，非常固執地緊緊粘着不消。我吐了唾液去拭。還是不能夠弄得很乾淨。我想在什麼地方不會有血黏着嗎？於是檢

看洋服的袖，襟褲等等，袖口也檢看了。除了袖口上有小小的血的斑點二三而外，別的沒有染了血的樣子。以爲還好而安心了的我，和就在那前後走在一起的小川，一同走過鄉下的街道，逃向大阪去了。我在道旁的一條小河邊蹲着，洗我的染了血的手。後來看見報紙上登着「在××河——河名忘了——洗。」一定是誰看見了我，而且在那文章裏面，還寫着那男子的右頰上黏着兩個銅元左右大的血。聽說實際上在我的頰上是有血濺着。給小川注意到了，纔用手帕拭去的，小川的洋服的襟上也有頗大的血跡。我教他用土塗在那兒就行。「已經不要緊了！」二人又振作起來，揩了手後，我把污穢的手帕捏成一團向田邊拋去。手帕在中途散開了來，撲的一聲蓋在稻穗上面。「嘴唇乾成白色了，用水潤潤也好。」被小川這麼一說，我用手杓起瀝在道的凹處的水來潤了唇。我的心已經完全恢復沉着了。那晚回到板宿的家去。仔細檢視自己的洋服時，看袖及胸邊一帶有許多血滴飛散着，已經凝固成黑的了。隨便一看是不知道的，然而如果光線好便可以明白的看見。領上也有一二滴血飛散着。並沒有十分使人詫異呢。我就是穿着這種裝束徘徊了

道頓堀，乘了電車的事後當然立即佈了非常線，密探們一定非常仔細地檢查着行人。得無事通過了來，當說是天保佑吧。「用揮發油擦了或者會脫掉的。」這樣一說，我注意地將血的飛沫找了出來，用浸了揮發油的綿擦落了牠們。在座者有中濱，仲，小川，內田，黯淡的顏色浮上各人的面顏。談話動不動就中斷了。而且都皆俯視着各自在沉思什麼。我想着那個老銀行員和他的家族。「不知道他死了沒有？」然而我不能夠想像他會死掉了。「只不過那末一點傷。加之對手一些兒也沒有苦痛。若是死了，那麼人是那麼沒有用的東西嗎？」但是，若果死了，我想我的心會感到激動的。第二天知道被害者死了。自己想到終於確實幹了想着什麼時候總有一次要殺人的那種殺人，只覺得這事是奇怪而已。「意外地，日常的想頭不意竟在昨日的確實現了。」我凝然沉思。我猶如以為那事是旁人幹了的一般。但到心平靜下來時，想到「爲了我自己」死了一個人，總覺得不快。

就是現在，想起那件事時，不快的心情起還是起的，不過奇怪得很，想起來的時候很少。很少還不對，可以說幾乎沒有。對被害者很對不起。

我在先說過，我想着若給看染了血的短刀，想必會恐怖的話。其實這不只是染了血的短刀而已，若拿被害者的屍首，現地的照相給我時，想也要恐怖吧，與短刀一起攝下來的屍首的相片給我，心中很不舒服。那照片是脫去衣服裸體照的，後腰上部的中央稍右處（右邊有腎臟的地方），用短刀刺了的痕跡照樣呈現出來的只有一個地方的傷痕，明明白白的可以看見。說是用短刀戳了等等是假的，實際只刺了一下吧。這個只要看這傷痕便明白。以那樣一點就會死了，我十分覺到人是脆弱的。刺時簡直什麼也不覺得地沒有費一點力，好像刺了豆腐一般。人也是沒有用的東西。訊問我的推事也給我看着照片說：「這男子也是運氣不好呀。只不過這樣的一點傷罷了。」真是被害者是運氣不好的人。就是他，那天傍晚從銀行辦事處出來時，自己的死就在十分鐘後，當然是夢想也不到的。恐怕他只是想着回到家去看老婆兒子們的臉，而吃快樂的晚餐吧。——沒有法子，不能不請把這看作命運而斷念罷。

單是被害者的屍首，總算忍耐着能夠看了。可是慘劇的實地照片，推事也沒有拿給

我看，我真的沒有看的勇氣。想像一下都覺得討厭不堪，單是這個也不想看，也沒有看的勇氣。好像是膽怯者，然而不是真實的話呢。見血而吃驚，看人的屍首而害怕，這樣的，那麼我的「恐怖主義」也是很脆弱的東西了。我十分覺得若不是對於可怕的慘劇也泰然不動心，徹底與「死」妥協起來，那是不行的。

大杉君似乎有過「像自己這樣的什麼時候會被殺也不知道的人，得行樂時不行樂是吃虧」的思想。不是當面聽到的話，所以不能保證。縱令有這樣的思想，這大半是笑談也說不定。不是真誠的思想也說不定。然而由晚年的大杉君的相當奢侈的（當然這是相對的話，以社會運動家勞動運動者來說，可說是奢侈吧。）生活想來，則這並不是毫無根據，而是有相當理由的了。關於這點我略為說一說。

「不知道什麼時候死。」隨時這樣想着時，人總易成爲絕望的。然在我們的場合，說「剎那的」要比說絕望的更爲得當。絕望的，自暴自棄的這類的話，於我們爲什麼不當

呢？因為我們是決不會失掉希望的。因為不是有厭世心的人。我們隨時都有希望，對於生有充分的眷戀，而且想使自己的生更有價值——想使其有價值，是想正當地做的意思——我們決不是絕望者，不是破壞者……

然而我們隨時都會遇到死。是在「不知什麼時候死」的生活裏面。當然，人是不知什麼時候死的，可是我們總是「在不遠的將來迎必然的死」之身。是「和死結婚了的身體」。死的想頭什麼時候都留在我們的腦裏。所以也寂寞，也可怕。我們容易成爲利那的享樂者（前面只說利那的，但這個說法意思較爲明瞭）的根源就在此。

但是，我想享樂主義是應該唾棄的。我們當然想超越現在的道德。然而究竟完全超越了嗎？這是問題。其他的諸位不得而知，我自己則到底連一半也沒有超越過。不能超越，由於自己的心的怯弱也是有的，另一原因是我不是全然否定現在道德的人……因此之故，我會將享樂主義視爲罪惡也未可知。理由且不管，我將享樂主義視爲醜的東西，甚至視爲罪惡而唾棄着，然而在我的心中，想要走近這享樂主義的力還是相當地強，

我常覺得可恥，努力想將牠克服。這戰鬥是萬分苦痛的。可是戰勝了這苦痛時，我就想是多走進了一步正道。自己是以這爲樂而與這苦痛戰鬥過來的了。

以上的意見，自己也知道是十足地獨善的。知道是基礎不穩定的議論，也不禁苦笑。然而雖是如此，我也不能變更「要做享樂的人是不好的。這必得避免」的思想。爲什麼呢？因爲構成這思想的理由之中，如現在所述的意見是極微力的東西呢。那末其他有力的理由是什麼呢？

假如人將那溢漲的某種感情不亂消耗，就那樣將其悄悄地藏在胸中，那麼這「某種感情」忽然變其形成爲一崇高的光耀的東西。我所着眼的就在此。假如他們將他們所有的不可名狀的寂寞，就那樣收藏在胸中時，在那兒所生的東西是什麼呢？是嚴肅的人生觀，是浸於淚的愛之心。是犧牲之心。是爲真理的勇敢的戰鬥心。這些東西實在如寶石一般的輝耀，香木一般的芳香，鋼鐵一般的堅強，使我們欣然向死前進的東西，實在是這些崇高的心之力。這些東西不是從書本上可以得到的。又是怎樣費了腦筋也不會湧

出來的東西。只由實際生活方能得到。將與死握手的寂寥萬無聊賴的心，深藏於胸時方能得到的，就是這點！我說的其他有力的理由。若將寂寥發散於外時，怎能得見這些收穫呢！所以我要說：「不應該做享樂的人。」

我的這個意見，用筆來充分表現，特別像我這樣的人，不能不說是非常困難的。若是困難還算好，恐怕是不可能的事吧。假如有人反對我的意見，則他必須「與死結婚」活動看看。他必定會承認我的話說得不錯。

「沒有什麼話說。只想永遠這樣看着臉。」來面目的K君這樣說過。不知爲什麼這句話總留在耳裏。是可喜的話。

菜園裏的菜開花了。是爲敷衍而開了似的花。普通的菜有三尺左右的高吧。可是這里連一尺還不到。而且這長到剛剛一尺的僅是敷衍而開了可憐的花的菜，在廣闊的菜

園中這兒那兒點綴着而已。大多數却憂傷地將葉伸在地上蹲踞着，莖也不伸，更加花也不開。那樣子看是萎縮到了極點似的，也似是故意固執着不生長一般。然而雖是僅少的，能夠看見花不知是怎樣的喜歡呀。自己若不看見菜花就不會覺得是春天來了。留着的問題是蝴蝶。監獄的庭園中蝶果會飛來嗎？去年秋天紅蜻蜓也沒有得見，鳴蟲的聲音也沒有聽到。今年的春鶯也沒有聽見，雲雀也沒有聽到。然而這些且斷念吧。但願得看見一隻蝶。知道我的心而飛來的蝶，果真就沒有嗎？

等着下判決的日子，覺得太久了，也覺得可怕。能夠說久等了這樣安心的話，實因為我還沒有切迫到極點之故。只是漠然覺得「了不得的事」在等待着似的，所以漫然想着那天快快的到來就好。若被追問：「當真等不得了嗎？」時，我怕要說「緩一會」立即失掉勇氣，不能不側了頭說：「呵——」老實正直地說吧，前些日子從死牢裏的友人口中聽得「公判是五月二十一日呀」時，我不自覺地吃了一驚。想一想是無意味的事。只不過知道公判的日子而已。可是呀，我好像被宣告了現在要被殺一般戰慄了起來。真是

沒有膽量的話。這是自己的必來的「死」——這是早已準備着的了，以爲還有相當長的時期而勉強安心着的「死」。「真的到來了！」到來的日子明白地知道了。就是爲着這個。直到現在，我是隔幕看「死」的，「想着是在那裏面吧，」半以好奇心等待着那幕揭開。「那傢伙帶着怎樣的面孔出現來的呢？」我想着這樣的無憂的事，而悠然等待着。然而現在幕急遽地開了。總有一個時候要開是想着的了，而且也準備着那時到來也不吃驚的了，然而真的到來了時，我的確狼狽了。我現在能夠明確地看可怕的「死」了！他欣然笑着一步一步走近我來。魔鬼出動了他那冷冰冰的手觸到我的身體上來！已經只是時間的問題了。我戰慄起來的，就因爲這樣想了之故……我知道「死」之逼近還有相當的時期。所以現在我不能知道「被死所抓住的苦悶。」這苦悶——比什麼也可怕的這苦悶，我遲早是不能不嘗的吧。我現在與其說是怕牠，倒不如說是待望着牠，很不易嘗到的，貴重的「可怕的苦悶，」與其相會時，我想我纔能夠了解「死」是怎樣的東西。那時候，感到什麼？悟到什麼？所謂「想看可怕的東西」的好奇心也助着勢，我等待着慘澹

的苦悶達於最高潮的日子。那時的感慨，纔是我的牢獄生活中之最可貴最有意義的東西。只有這個才是以我的生命換得的至高之寶。是我的唯一的生的收穫。和這個比起來，既往所寫的許多感想，幾會等於夢囈吧。

作一個可羞的告白，自己是相當地愛虛榮的。是虛榮家。由服裝等等以至才能（請不要從旁來說「你會有才能嗎？」吧）自己隨時都好誇虛榮。所以如此的根本原因，還是由於我是固執的人也未可知。真的，我是奇妙地固執的人。這也是性質極壞的頑固。是猶如賊貓一般的氣質。我是不能忍受被人拿憐恤之心來看待的人。以貧弱的服裝等而爲人「呵，呵，可憐的人呀」這樣想念着，感到苦痛不堪……：

自入了我們同伙後，虛榮心——想求名，想誇耀才能等等的虛榮心，可以說是完全沒有了，但是小的可憐的虛榮心還是緊貼在胸之深處。固執照樣根深蒂固地伸張着。這一個幹了種種的玩意，終於將我送到監獄裏來。這樣想來，我想我是無論如何非成這樣不

能收拾的人了。然而我想，也不能全這樣說。造成今日的我的，當然也由於自己的性質，又境遇的力量也是不可忽略的。哪個是主，哪個是從，我不知道。不，主從也沒有吧。定是性質和境遇兩相合作，而造成今日的我無疑。

若我想隨便放過人的醜惡，那末我會如落在泥潭裏的樹葉，使沼澤腐爛一般，耽溺於現在的社會，在那兒腐朽而愈助長其腐敗吧。又假如雖想着要矯正人的醜惡，而沒有實行的熱心時，就是若不忠實於自己時，我會厭俗塵而與雲霞共消去吧。若憎恨人，那莫如將人置於醜惡之中，使其自滅。摘發人的罪而攻擊之等的事，不是真憎惡人的人所爲的。將人的醜惡照原樣默認着，或採取與我無關的態度，不然則故意努力於使其醜惡愈加增長等，纔是真正憎惡人咒詛人者。現在世上多數的人，的確在使人的醜惡增長着。換言之，將人導於墮落。簡直企圖使人自滅的這麼厲害的抱負，恐不會有，所以他們是無意識地在那樣做着吧。

厭惡醜的現在的世間，而欲由此逃避的人們，想隱匿的人們的心，我能夠充分諒解，說不定自己成爲了這樣的一個也未可知。事實我倒希望着那方面了的。我過那方面的生活，不比既往的生活方式於我更適當嗎？我也這樣想過。然而逃避者的生活，以我說來，是卑怯的。是墮於獨善的可笑的东西。並且由於逃避，果然能將自己洗清與否，也是疑問。不僅這樣，真正忠實於自己者，真愛人者，深愛人者，所當取的态度，是否當如此也是問題。與這種逃避者，隱匿者比起來，我倒要讚美爲自己，爲人間愛，爲真理，爲自己自身的正當的生活方式，而與社會惡鬥爭的人們。與逐世的平靜的心比起來，我倒要讚美藏在人世中的熱血和熱淚。而且淨化這世間的东西，我深信除這血和淚以外沒有別的。

起憎惡心明知不是好事，然而不賢的我動輒就湧出憎惡心。對於他人的憎惡，能夠將其打消時，很爲喜悅。我的憎惡隨時都是簡單的。感到憎惡的原因，隨時都是無聊的东西。只要將這無聊的东西除去，我的憎惡心立即消滅。徹透骨髓一般深的憎惡，我從來沒

有感到過。是幸福嗎？不幸福嗎？不知道。我對於現社會的感情，我想決不是憎惡的。憎惡與憤激不能不是兩樣的東西（還需考量的）。

內心確信着自己所幹了的並不是無聊的事之際，故意極端卑下自己，而看他人時，則在此會覺得某一種的快感。現在的我不是也相近於這個嗎？若然，則自己是何等淺薄的人呀。

監獄的女看守。比囚人還可憐的她們的生活。

紅靴房中的囚人——紅衣的囚人，青衣的囚人，帶劍的囚人，帶劍的人喇，不要見怪，你們也是囚人呀。

把寫好的重讀一遍，隨時都悲觀着文章寫得不好。真是惡劣文章……還有，讀了這

感想錄而明瞭我大概是這樣的人時，請你想着我是比這還要壞一半光景的人吧。這樣，纔可以完全了解我這個人。（四六。）

九

已經斷定無可救藥的病人，常常愛說這樣的話：「先生，我知道要死的，自己也準備着了。所以請你也說真話吧。我已經準備好了，沒有什麼的。」其實他是期待着安慰的話呀。等待着醫生說：「沒有那樣的事，一定會好的。」若是被說道：「是的，誠如你所說，餘命已是無幾了。」時，病人定會變成蒼白色的。不論誰，被人說「你不久要死」時，自己雖知道是這樣，也還是討厭的。其實與其說是討厭，倒不如說是可怕。自己的死不想被他人說破，只想自己知道，被他人一說就會可怕。這若舉例來說則是這樣的：有一件非常可怕的事，這是在自己的胸懷裏。自己害怕這個得不得了，但沒有辦法只好不管。將牠拋開，務必

不要想牠，把牠厚厚地包藏起來使之看不見。然而有時半似好奇地那末包藏着弄玩玩，或把包打開一點，隨便看一下。自己打開包，沒有多大關係，不大覺得可怕。這是因為豫先準備着「呵，現在要看可怕的東西呀」而看的。然而在沒有那樣的準備時，他人突然向胸懷伸過手來，把包打開來，一面說：「你的胸懷裏有這樣可怕的東西呀，仔細看看！」那時自己也會恐怖了跳起來。知道「當真自己胸中有這樣可怕的東西棲息着，」會害怕得身顫。用自己的手打開看是可以的，被他人來打開則不行。要是這樣，便會有使得全身顫慄起來那麼的害怕。舉例來說，就是這樣的狀態。奇妙得很。既知道有可怕的東西棲息着了，而且能泰然處之了，那麼，就被他人指摘，照理也會當作一向沒有什麼似的。然而實際却不是這樣。不願爲他人指摘。他人就是知道這個，也希望他不要做聲。希望他不要嚇自己，真是沒有胆量的話，然而這是我的真心話。（四，八。）

自己的信念動搖起來，這時便實在爲莫可名狀的寂寞所襲。然而我不以爲自己的

信念是永遠不變的東西。相信有改變時則必定改變的。爲什麼呢？因爲自己是不相信有所謂不變的真理的。所以我在信念動搖起來時，真覺得寂寞，但決不絕望，反而更努力於探求新的真理。（四，八。）

嘲笑他人，欣幸他人的愚鈍等，是侮弄他人的人格。這是極可恥的，但再從一而看，則是將自己的愚擱在一邊，而動不動就批評他人的，真是可笑的滑稽。我的確幹着這種可恥的滑稽的事，必須改掉的。

與其得到安心，倒不如老是煩惱着的好，自己這樣想。這不是真實的嗎？然而真實與否則又是另外的問題，總之，人果能找到安心之所嗎？這樣的地方果真有嗎？換言之，人果能得到安心嗎？人不是永久不能得到安靜的東西嗎？

「你是無論怎樣看來都只像是俄國人的男子呀。」

在早稻田大學時代某友人這樣的批評過我。這是暗淡的憂鬱的，不很聰明的男子的意思。我有俄國人的氣味，不只這個友人說，其他多數的友人也曾說過。每當這時，我盡量露出愚鈍，想着「是這樣的嗎」而高興了。我是這樣的喜歡俄國。

俄羅斯！我不知道將這名字懷念地在口上叫了多少遍！我又是怎樣的憧憬於俄羅斯的生活呀！俄羅斯的土地，這於我是彷彿戀人一般可懷念的東西。我一生的願望就是想站立在那西伯利亞的原野，瞻仰極光。●我常想像着那光景而高興着。白皚皚的西伯利亞的曠野，畫着半圓於地平線上而輝耀的極光。跪在那雪上時，我究竟想些什麼呢？我喜歡寂寞的。比起為歡喜而笑，更喜歡為寂寞而哭。寂寞於我完全也不是苦痛。豈但不是苦痛，倒是慰安呢。為寂寞而哭一點也不難堪，倒是舒適。在過去的放浪生活中，我因懷念故鄉沒有一天不哭的。他人聽了覺得可笑吧。走着野道，想起故鄉來就哭。看見夕陽就哭。

看的，聽的，沒有一樣不使我想起故鄉。別人要用酒之類來忘去的寂寥，我則以淚來安慰。說是淚乃人生的慰安，實際若沒有淚，人怎能夠耐着寂寞呢。爲寂寞而流的淚，這我覺得是何等的尊貴！不知這種淚的人的一生，實在是可憐的人生，我真不能不這樣想。以前我常常借着什麼的事情，離開朋友們，回到自己的家去。雖則想着必須在白天回去，而隨時都是在空裏過夜的。大阪事件以後，我的探查嚴重起來時，也還是避着人目，回到自己的家去。父親，兄妹什麼也不知道，我犯了大罪，而且接着又要幹可怕的事等等，他們連露水那麼大的一點也不知道，我來了父親很喜歡。說聲「沒什麼變故嗎？」而欣喜着我沒有出什麼事情。某時曾經說過這樣的話：「每天早晨看報，你不會幹出什麼錯事來吧，常常憂慮着這點。知道什麼也沒有時，方才安心。」聽到這樣的話，我覺得有五寸長的釘子刺進了心胸。我不要給父親看見悔悟的眼淚，而低下頭。在心裏合掌向父親謝罪。然而什麼時候父親會知道我的事吧，那時不知是怎樣的驚駭呢，怎樣地悲傷呢。我想到這裏，實在不能耐了。父親現在什麼也不知道。我獨自一人決定不做使父親憂慮的事而安心着。然

而這安心能繼續到幾時呢？不是沒有多少了嗎？唉——那時的父兄妹的悲傷，我想到這真，是何等的苦楚啊。父親這時患着腎臟病，說是神經痛也很厲害。呵！欺瞞這老年的父親的我的罪太深了！這時我若是被父憎恨着，那末這樣的苦痛就一定不會有。然而，然而父親是怎樣的愛着這不孝的我啊！我的那些不孝的罪，父親什麼也不說地寬恕我。什麼都相信我。分別時隨時都囑我要保重身體。我正直地告白吧：那個時候我若沒有大阪事件的兇案，那麼我會借着什麼口實離開朋友無疑。這事情每和父親相會時我想了不只一次了。呵，我是何等的無用！真的，我只要沒有那事件，一定是捨棄了朋友回到父親跟前去了。而且一定使父親安心了的。並且不管一切的嘲罵，在父親和兄妹這小小的世界中，親子兄妹相抱，相慰，而度過一生無疑。實際，我只要與自己的肉親相愛着，那另外的人就怎樣的虐待，怎樣的愚弄，怎樣的咒罵，不理我，也都不要緊的：我簡直這末的想過了。我甚至於想受外人的虐待倒反好，我的小小的世界會因此更堅固更美滿起來的，親子兄妹的愛我覺得是這麼的可貴，可眷戀。當然這是寂寞的愛吧。然而，我喜歡那樣的。充滿了寂寞

的愛的小小世界，這就是在地上的自己的天國了。與現在的生活比起來，我寧願生在這個天國。使我捨去這個天國的，是一點微小的力。是某二三偶然的事故的結果。我知道了自己對於肉親的愛時，那美麗的天國是何等的可懷念！牠以何等強大的誘惑力吸引了我！我重複一遍告白吧。假若我沒有大阪的案件，那自己爲了肉親愛的緣故，會將誓與共死的朋友也捨棄吧。只要想一想到牠不是實在是可恥，可怕的罪嗎？何等無恥的自已呵！我真是慚愧不堪。

我是這樣女人氣的男子。是對於肉親的愛之絆帶怎樣也不能割斷的優柔的人。這樣的我在離家鄉數百里的無人的雪之曠野，爲夢一般地輝耀的極光的淡光照着而跪下時，要怎樣地渴想故鄉呢。我要這樣做一次想想故鄉。要思念故鄉而哭一哭。想浸潤在隨心所自的寂寞看看。就在這時候，若我冰凍了，那我的死是怎樣的美麗，怎樣的愜意！當真能夠這樣死，那我是怎樣的幸福。將父與同胞，以及不能忘却的可依戀的她的幻影抱在胸懷，埋在曠野的雪中時，則我思肉親想愛人的愛之心，在永久永久不消去的那極光

的光照耀在極北的雪上之間，永久地永久地也不消去。肉體雖消失，愛是不會消逝的。呵！這個空想的死，如何地吸引了我。

是的！我只有兩個死的地方。可喜的，可喜的兩個死的地方——一個是現在說的極北的雪之曠野，另一個是我就要去的絞首的刑台。這是我的兩個死所。在那兒死了的話，我的死就成爲永久活着的東西。現在的我，在雪的曠野死已無望。那個美麗的死，現在全成爲空想了。然而於我還留着一個死所，那兒我現在是要去的了。能在願望的地方死的我，是何等的幸福！我是空想兒。況且現在這個空想的確的確被實現了。或埋在西伯利亞的雪中，或爲絞首台的露而消逝，這種死的美都沒有優劣，這種死的快樂沒有差異。不論是哪一方面，我的寂寞的愛也不會消逝。永久不萎的愛之花，會在我的屍上開放芳香的花朵。

我現在向俄羅斯告別了。俄羅斯呵！不能不和你永別了。憧憬的土地俄羅斯！你永遠和我離去了。靜寂的西伯利亞的曠原，夢幻似的極光的光輝，汪洋無際的伏爾加河的

急流，死之都城彼得堡的白夜，睡眠着似的克倫姆林的高塔，

呵！可詠爲詩歌的牠們的美麗，可愛，我也已經成爲不能看了嗎？就那樣吧，我不悔恨的。因爲我現在有能夠向着被我幻想爲最美的死前進的幸福了。夢是永久可懷念的。俄羅斯！我把你的事情永久當做夢吧。而且就在現在和你永久的訣別吧。

曠野的雪，極光，到什麼時候也清澄着吧……（四，九）

人果能完全守着誓言嗎？自己可不能，然而自己發誓了——幹了和發誓同樣的事了。相信能做出不能做的事的自己的罪真可怕。但是自己想人是不可能完全守誓的東西。所以雖則他，人破了誓約也不失望，也不起憎恨。

然而在我們的運動中，守誓約實在很重要。可是自己將牠破壞了。自己犯了二重的罪了。然而我現在還疑惑着——「人果能守誓嗎？人能夠誓約嗎？」

自己現在和美麗的自然接觸，就覺到難堪的生之愛着，然而在不是這樣的時候，則並不大想活。又將自己的死極浪漫地想時，及在悲觀自己的生而醜惡時等等，則死的喜悅尚且湧出來。實際，知道自己是這麼個醜惡的人時，就不能不深深地想，若是這樣醜惡的生那末有沒有都是一樣。（四，一〇。）

我的心裏真的有惡魔棲息着的嗎？心的醜惡之點自己都害怕。我了解一切罪人的心。因為我也有和他們同樣的心。世間一般人憎恨的背信者，私通者，畏怯者，我不能夠憎恨他們。他們和自己有多少的不同呢？相差同地方一點也沒有。我是在責備他人之前不能不先責備自己的人。

有島武郎氏捐出私財扶助社會運動。武者小路實篤氏為忠實地實行自己的信念而建設新村。自己處在他們的地位，果然能夠這樣做嗎？可疑得很。何況像有島氏那樣地爲了愛而欣然自盡，自己又怎麼能夠呢？（四，一〇。）

自己如自己告白過的，一定是空想兒，然而決沒有耽溺在空想裏。自己的實力和自己的心，與自己的周圍的現實，自己以為是相當看定了的。而且行動了的。於是空想什麼時候對於自己也是精神之糧。什麼時候也給我和平的安慰與溫柔的激勵的精神之糧。耽於空想，和浸於寂寥，對於我是沒有就不行的東西。宛如對於樹木，太陽的光與地中的水是必要的一樣。（四，一〇。）

自己不信人力所不及的某種大的力，或天命，天運等等。自己在前說了的運命，意思是數度的「偶然」的集合。（四，一〇。）

愛牠的善惡不想論。自己對於自己相信是錯誤的愛，也不想吝惜讚美之情。在崇高的愛的心之前，善惡邪正有多大一點的價值呢？牠們不是樹梢一般輕而無味的東西嗎？

便是真理在愛之前也容易失掉光輝的。(四,一〇。)

自己的心通於他人時是很喜歡的,然而他人誤解了自己時則苦痛。苦痛,同時也覺到說不出的害怕。近來痛切地想到這個。(四,一〇。)

在監房裏第一覺得不快的音響是開門時,鎖——那個硬固結實的鎖嘩拉一聲打開的聲音。這聲音實在令人不快。

其次使人不快的,是看守罵囚人的聲音,囚人的狂叫聲——發了狂的囚人常有的,其叫喊之聲使人身上的毛也要豎立起來似的。普通的叫聲則並不那樣,但在什麼時候聽見過『帶我到什麼地方去!』這臨死的苦痛的叫聲也似的聲音。我好像死襲到自己身上來了一樣的戰慄了,我想那是死刑囚被拖到刑場去時的叫聲。臉的顏色恐怕成爲蒼白了吧。幸而那不是死刑囚。好像只是囚人裏面發了狂的人。然而雖知道是這樣,我的心

胸的跳動也沒有平靜下來。監獄裏沒有像這個時候那麼覺得可怕過——劍的聲音，擊着一對一對的囚人的鎖的相觸聲，汽笛的鳴響。

閃耀於杉木間的星星真可懷戀。使人想起戀愛也不會談的戀愛者的潤濕的眼瞳。那個人現在做着什麼呢？

我一看清澄的青空，就常常覺得在那青空之上有個另外的世界似的。基督教所說的天國，不知是怎樣的東西，然而另外的世界——筆，口都不能述的，只有人的懦弱的美，比如說是大波斯菊一般的心，這個離開人的肉體，而永久存在的世界：我想這世界不是在天上的嗎？我想念愛人的心，一定能到那世界去吧，到晚來因寂寞而哭，這淚就會成爲星星而輝耀吧。等着什麼時候那個人會看見這顆可憐的星的，這顆星是小小的星吧。雖是不會映進她的眼瞳去的那樣的小小的星，然而她什麼時候一定會覺察出來吧，說不定會給我轉過優美的眼瞳呢。那時候，我當然喜歡，但更覺害羞吧。是的，必定會害羞起來，

想及此，被她看見這事怪可怕的。既想着她快來看也好，又想着希望永遠也不要她看見。定是這樣想的。過去還不是，我總是想會她，又不想會她似的心嗎？總之是沒有胆量呢。現在也如此。一定到什麼時候也不會改變吧。我小小的星，每晚每晚胆怯地，等待着她的眼瞳轉向過來吧。假使她向了這方時，我會害羞起來藏在別的星背後去也未可知。

真的，像她的瞳仁一般可愛的星，戀慕地瞻仰着這顆星，我倚着獄室的窗而作這種空想。

近來，不大會哭了。只是，接到從家裏來的信時，和想到小妹妹時，還有聽到友人的親切話語時，就不能不哭。

母親死的前後的事，我一想起就非流淚不可。我從警官和檢察官那里聽到了母親的死時，在他們的面前也不管地不覺就哭起來了。雖想不哭，然而終於哭了。想來會被看作沒有用的男子吧。我也是不想給他們看眼淚的，然而終於不能夠做到，自己也不能不

想自己的懦弱之可嘆。

我決心不要去多想兄妹們。隨便因一點什麼會想起他們來的時候，我就狠狠着，極力把心移到旁的事情上去。恰如避免觸着傷口一樣地，避免想起兄妹們來。而且雖感到苦痛也勉強將心鎮壓下來。

不僅這樣。我還不能想我和兄妹們是永久分別了的。總覺得什麼時候又能夠相見的。在前面也這樣說過似的，然而這決不是無理的非非想，一點也不是。無論如何總覺得還能相見的。這個不知成爲怎樣的安慰呵。這心情是不可以理解的。

對於對自己的善惡的批判，自己一點也不去聽吧。然而自己反省的事一直到死都要繼續下去的。自己不能不盡量彈劾自己的惡。（四，一一）

人說能夠照自己所想的而行動，這是錯誤。（四，二〇。）

等了又等的重瓣櫻開了。淡紅色的花，綿也似的簇成一團開着。真是說不出的溫厚。單瓣櫻使人想起輕薄的單純的人。梭樹把牠的柔軟的嫩葉在大空中飄動。菜花更是美麗了。看着時，花也像夢一樣的模糊起來。我想所謂夢的心境的就是這樣的吧。（四，二〇。）

記得有一次飯前，從澡堂回來以後，沒有多久。村木君和我坐在窗畔乘涼，看見前面

的路上有三個穿着洋服的男子，隔着兩三步的光景，有事似的走過去了。我覺得是奇怪的傢伙。可是却不會對村木君說什麼，村木君也什麼都不說。於是我就也不去深加注意了……

來到警察廳後打聽，纔知道九月九日那晚，打門前經過的三個奇怪的男子就是小林、強力、犯人科長、土屋、巡官和中村、智能、犯科長（又記得好像是出口、巡官）。那晚上，我的家全給圍住了。聽說我去洗澡時也緊緊地跟來了的。想一想真可笑。我或向村木君發脾氣，或去洗澡，或乘涼，或吃飯，或議論文藝的時候，我們就已經落在敵人手裏了。不知是佛，真是說得好。

我們太大意了。大意真可怕。我們因為這個緣故，實際才不當地被捕了的。可是為什麼獨在那天早晨，不早醒呢？平時我在那時候是很清醒着的了呢。說是運氣不好則是運氣不好，然而不論怎樣也是大意的懲罰喲。

不虛偽地寫自己說自己，這麼好像很容易，而其實沒有比這更難的東西。（四二二）。

十一

近來，自己也覺得不可思議地那樣安靜着。對外面也不大依戀。在天氣好的日子，有時也想到郊外的事情。然而這也只是隨便浮上心來一下就立即消逝了的。心的苦痛也很減輕了。但決沒有息了反省。現在的我反省自己的罪，覺得說不出的可喜。

公開審判只有一天就到來。在那時一定會發見什麼後悔的種子吧。自己想多走入正道一步去。刑罰等等現在並不成問題。（四，二五。）

想念她時，自己的心就會格外清純起來，死的恐怖也減少了。（四，二五。）

讀「父與子」

雖附了這樣的題目，可是艱深的議論當然沒有。只不過一點感想而已。這也還是由極淺薄的知識與表面的觀察得來的東西。

主人公巴扎洛夫之爲相當勇敢的行動者是可佩服的。他的唯物論的人生觀很是徹底。因此他能夠無所畏地行動。死尙且不能使他害怕。他有一次把戀愛理想化了而苦痛着，可是立即以嘲笑酬之。能夠徹底叫人覺得很痛快。

然而由巴扎洛夫看來，像我這樣的人只不過是阿加狄同樣的隨便而悠游的做作者吧。我自己也知道「不能達到洗練了的服從和洗練了的憤慨以上。」然而他的虛無主義和我的虛無主義很不同。他若是原野的獸，則我好像是天空的雲。

不爲一切的真理所囚者，這就是自己所謂的虛無主義者。（四，二七。）

父與子的最後一節——

「……然而其中有一座沒有人挨碰，也沒有野獸踐踏的墳墓。只有小鳥停在那上面，向破曉啼着。墳墓四周有鐵柵圍繞着，在兩端各種了一棵年青的樅樹。耶夫勤尼·巴扎洛夫就埋在這墓裏。從附近的小村子裏有一對衰老的夫婦常常來看這墳墓。在他們互相攙扶着，以沉重的脚步慢慢走來。他們走到柵旁，跪在地上，傷心地哭了許久，注意地凝視着不能言語的墓石。在那下面就永眠着他們的兒子。他們交換一兩句簡單的話，拭去石上的塵埃，弄一弄樅樹枝子，又再祈禱，總捨不得離開這個地方。因爲在這里他們似乎更能夠和兒子相近些，而且和他們對兒子的記憶也相近些……難道他們的祈禱，他們的眼淚是沒有結果的嗎？難道那種愛，神聖的，獻身的愛，不會是全能的嗎？不！藏在墓下的人的心，不論是怎樣熱烈，怎樣有罪，怎樣叛逆，而墳上的草花還是以其天真的眼睛清

純地看望我們的！他們不僅向我們敘說永久的安甯，他們不僅在說着那「悠悠然」的大自然的偉大的安甯，牠們又說着永久的和解與無限的生命。」（四，二七。）

今天來把死的事情思索一番。

死是什麼？這個我自己可不知道。不唯自己，另外的誰恐怕也不會知道吧。爲什麼要懼怕這不可知的死呢？

我以爲死是肉體壞滅的意思。肉體的確會壞滅的。有形的東西必壞，不唯人的肉體而已。然而爲什麼是這樣的呢？爲什麼這自然的法則連人也不能避免呢？

若是別的人都不死，只有自己一個人會死，那麼會十分覺得不幸吧。

人漸漸逼近死，隨着就成爲無意識狀態。如自然死（老衰，）病死的時候都是這樣。因此不會有餘暇來感覺到死的恐怖。據說小的鳥獸遇着要吃掉自己的敵手時，就因恐怖而失去了意識，遂至於不知道死的苦痛。自覺到死的恐怖的恐怕就有人吧。甚至人

真的到了會感到死的恐怖之際，結果也會失掉了意識的。因此，可以不知道死的恐怖就了事。在有意識的場合，因了死的苦痛之故，倒反而會成爲甚至想着死的喜悅。戰場上受重傷者請求「殺掉我」這種時候，便是如此。

死就得和一切斷絕，所以這是可怕的。無限的寂寥，這就是恐怖。

然而這就斷念吧。但是，臨死的苦痛真值得戰慄。

我還沒有所謂死的明確的觀念浮上心頭來。我還有餘裕的。真實的事情的了解還在以後。

把死嚴肅地思索時，人便是神了。

能夠靜靜地凝視着死，這時我比什麼人都幸福。想得有一次自己有着神似的心。想保持那樣的心而死。（四，二八。）

.....

今天，出去運動，看見落花和綠葉，我不禁淌了眼淚。雪也似的散鋪在地上的花瓣，小蝴蝶飛舞般地從小枝上落下來的花瓣，欣欣然充滿着活力也似的綠葉，我看見這些東西，不能言說的寂寞便湧上心頭，淚珠沿着面頰落下來了。我拾起美麗的花瓣，凝然注視。可愛的花瓣。我想在這花瓣上不是宿着瀕死的生命嗎？花瓣喲，爲什麼你要開呢？爲什麼你要落呢？既然要落爲什麼又要開呢？爲什麼世上沒有無限的生呢？真的爲什麼要有死這東西呢？我想早知要變成這樣的寂寞，倒不如不見花還好了。

我今天突然感傷起來，是有理由的。據昨天父親的來信看來，知道我的姊姊領着小孩回來了。露着沒有精神的，古怪似的臉色；父親這樣寫着。是很簡單的文句，但是我從這點就已經能夠充分想像姊姊的憂愁的樣子。我因此從昨天起奇妙地寂寞得不得了。我不忍會見姊姊。打算不再會她了。（四，二八。）

花的散落會這樣地使人傷悲，我真沒有想到。我覺得不看花倒好了。菜花還是開得

很繁盛——但是總有一回要落的。想到這，就不忍看了。難道將來還不能不重複感到這種悲傷嗎，在菜花散落的時候？

連那麼快感的嫩葉在今天的我看來也還是寂寞的東西。

連鴿子和麻雀也都不走近了。（四，二九。）

.....

我不是自殺讚美論者，也非厭世論者，又不是自殺罪惡論者。勉強說來，也只不過是自殺肯定論者之類罷了。所以時而會傾向讚美論是有的，但是贊成罪惡論的事則決不會有。這從我的人生觀來說是當然的。又從我的浪漫主義來說，陷於讚美論時爲多，這也是當然的。

然而我未能照着自己的所信行動。結果我便是不忠實的怯弱的人。因此，我犯了非常大的罪。我沒有能夠固守祕密的力量，因此我就應該以死來永久地固守牠。我沒有做

到這個，却厚顏無恥地活着，看着多數的友人爲我遭了禍，這我覺得是非常可怕的可恥的罪惡。

若說因爲是沒有自殺的方法，這種說法是卑怯的方法多着呢。只是沒有舒服的方法。但是，即使有舒服的方法，我也一定是不會起自殺的勇氣的……

說是從前某些祕密結社的人把毒藥放在指環裏面，在萬一的時候，使用牠來自殺——他們是這樣準備着的。像這樣的準備和決心在我們也是必要的。到了現在我深深地感覺到。（五，三日）

先前，我給勞運^①的近藤君寫信說：『近來，心情平靜得連自己也覺得奇怪。』然而過了兩三天我看見櫻花的散落，竟忽然感傷起來。這豈但不平靜，心已激烈地動搖起

① 即勞動運動社，這團體現在已不存在——譯者。

來了……其實我並沒有像這時那末地感到所謂人世的無常。爲什麼沒有永久的生命呢？爲什麼沒有常住不變之相呢？當然，代替現在的東西的新的生命，在看着的花散落了後，有果實生出，這果實更造成新的樹。像這樣的事，我是想得到的。所以花爲着後代新的偉大的生命之故，是不能不散落的。這我也可以想到。可是，爲什麼既已開放了的東西就不得不散落呢？爲什麼不得不以新的生命爲必要的呢？那種花到什麼時候，到什麼日子都永遠存留着，不是並沒有妨害嗎？那櫻花永久不枯地活着，不是也沒有妨害嗎？永遠的生命，常住不變之相這樣的東西，有也像是好的。我真不能不這樣想。倘使爲了進步，死就是必要的話，那麼這進步便不是我們所期望的。我甚至這樣想。我還想過連什麼進步也沒有，這不是也好嗎？先前那麼期望着的綠葉，現在已成爲非常可悲的東西了，這還是由於想到這樣的無常的緣故。

照這情形看來，到了秋天我的心也是不會平靜的。夏天當然不行。覺得只有冬季纔能夠安靜我的心似的。實際上，在今年冬天，我非常平靜。或者這時候還沒有到直視自己

的命運的那種切迫的心境也未可知——換句話說，因為是裁判判決的日子還是很遠的時候，我自然能夠悠然地過日子。說不定是因為這個緣故。總之非常安靜。那荒涼的冬季，在我是最好的季候吧。但是，我已經不能夠和牠再見第二次了。（五，四日。）

基督在萬人嘲笑中，死在十字架上的時候說過這樣的話：「原諒他們，因為他們還未曾覺悟。」這話在現今的我的耳邊明瞭地響亮着。那時的基督的心真是可以羨慕。有這樣清純的心的基督尚且被當時的人嘲笑迫害。由此看來，現在我遭了這樣的命運，又算得什麼！我是基督的脚趾也配不上的人。不想這個，而一味地亂憤慨亂悔恨，是很可恥的。我雖然不能達到基督的心境，也得努力達到其十分之一，萬分之一才行。對於嘲弄我者，迫害我者都不能不原諒的。對於不覺悟的無知的他們，不得不原諒。對於生在狹隘的世界裏的他們，不得不憐恤。（五，五日。）

我每當看見自己的手指甲的顏色，便想到自己就會這樣輕率地被人殺掉，覺得非常遺憾。同時因為自己的青春的完結，又覺得寂寞的了不得。指甲的顏色，完全現着像櫻花花瓣似的那種美。用手指重重地按一下，血便跑到旁邊去，指甲自身的白就成了透明似的。指甲的顏色，如看見死人的面顏似的那麼白。把手指一放開，紅的血便急忙地奔湧過來，於是指甲回到本來的顏色。我看了這美麗的顏色，覺到當真自己的美麗的血代表着年青的生命，很捨不得這薄紅色的血起來。這年青的血還殘留着。力也還殘留着。然而我還是不能不死的嗎？不能不死於那獄吏與裁判官之手的嗎？——……我的青春的日子永不會再回來了。我死去以後這指甲的顏色會怎樣改變呢？年青的生命，清純的血液，我還得活呢！……在東京，在大阪，呵，她現在在做什麼？我真捨不得自己的年青的生命。

就這樣逝去的生命嗎？青春之血，

鮮豔地在指甲上閃耀。（五，七日）

梧桐的新葉看來非常柔嫩。心情很覺愉快。可是這也不過是一剎那間的吧。櫛樹的葉也已早成熟了。蒲公英的花依然美麗地開放着。窗下的，如今只僅是一朵了，不過是很美麗的。但是總覺得有些枯寂的樣子。一到黃昏時候，這朵花就像在申訴勞頓似的，花瓣兒閉起來。而在第二天又懶慵慵地開放着黃花。真的是懶慵慵地悲愁地。

麻雀兒啾啾地叫着，聽來像在催促我道：『來了呀，來了呀，拿些什麼可吃的給我呀！』真真可憐！爲什麼這監獄中沒有把殘餘食物給雀兒也不要緊的規則呢？

我所喜歡的星兒已經完全看不見了。好像她已經永久地離我而去了。星兒啾，星兒

喲，永別了！我已不能和你再見了。

草兒已全然變綠了。郊外的原野，很令人思念。雲雀的鳴聲，麥地，碧霞天，紫雲英，蒲公英……，很想再一度和妹妹們一起玩玩。

妹妹喲！望你永遠幸福！而且成爲聰明清純的人。請不要自慚是我的妹妹呀！請不要忘記我是永久和你們在一起的。

我現在也還明白地記得和最小的妹妹最後相會時聽見的「哥哥，不再回來了？」那樣的話，那樣的聲音。

這是去年八月末，回家住了一晚的時候（我這時候回家是最後一次了！）的事。告了別我要走出大門口時，由裏面趕着跑出來的妹妹，不知怎樣想着說了「哥哥，不再回來了？」我驚了一下。是的，說不定不能再回來也未可知，不，我的身體是什麼時候會有怎樣的事情也不能知的，所以雖想回來而不能夠也未可知。所以我什麼時候也是打算着

和大家作最後的告別，妹妹看透了我這個心嗎？我們的企圖，這個小妹妹覺察到了？於是才這樣說了的不是嗎？但是這樣的事不會有的。我這樣想着就若無其事地說，『什麼，過兩三天又要來的』而分別了。

現在的我覺得妹妹的那句話神祕得了不得。說是偶然則是偶然吧。可是與其過於拿偶然這世俗的字眼來把牠掩埋掉，我倒覺牠是太過清純尊貴了。能將我的這思想付之一笑的人喲，我羨慕你的幸福。（五月十四日。）

對於我「死」是未知的東西。因而有非常的興味湧出。對於那些有了死後的安心的人我甚至於覺得他可憐。探求未知的世界的興味，這樣的事今天突然想起了。（五月十五日。）

從布施律師的話裏，知道大阪方面的我們的事件，在完全祕密的狀況中進行審判，

結果，檢察官對於富岡，河合，小川，內田，茂野六人都聲請處以死刑。我對這個全出意外的消息，只說了一聲「嘿？」一時連話也說不出來了。

知道死的不只我一人，還有幾個友人也和我同死時，不覺感到寂寞的喜悅。

在千住的「三色之家」的六疊蓆的房間，一個擠一個地重疊着臥了的友人。

一同去看堀切的躑躅花的友人。

在放水路爭着釣大蝦的友人。

坐在街頭稻荷^㉑的外廊一起吃着煎餅的友人。

在木賃宿^㉒的樓上哭着吐出真心話的友人。

● 稻生之意，爲五穀之神，在此則指其廟。——譯者。

● 低廉的下等旅館。——譯者。

在淀川橋的橋下，預備露宿的友人。

在都鳥橋下，浸在水裏乘涼的友人。

在鐵橋下面咬過了碎冰的友人。

天王寺的五重塔上友人的細小形影。

在清水村家裏黑暗的土間●擦靴的友人。

香廬園，須磨，明石，板宿，小阪。

還有船橋，京城，橫濱，蛇窪。

回憶是無止境的。要寫的事過多，不知寫什麼好。可懷念的記憶充滿了腦海。亂七八糟的，現在就想寫，思路也不統一。

這樣的友人也和我一起死嗎？這倒是可喜的。

● 土間，屋內土地，入室脫鞋的地方——譯者。

我想說的，就只有這些。但願讓我明瞭地叫叫他們的名字吧。

中濱君，河合君，小西君，小川君，內田君，茂野君，田中君，仲君，上野君，伊藤君，小西君，山田君，以及倉地君，和田君，新谷君，其次村木君……

這以後的我的文字，恐怕是支離破碎，不成爲文章的多，現在豫先聲明一下。

在大阪的諸位的提起處刑，給了我很大的激動，聽到那事情以後半日天的光景做什麼的心情也沒有了。成了呆人似的。好像有什麼把我的心緊緊繫着的東西，突然飛去了似的。

那晚上的睡眠，實在很苦，是煩躁地乾澀的睡眠，不安寧的睡眠。這樣的睡眠，小孩的時候在遠足或運動會的前晚我常常經驗到的。從此以往，這樣討厭的睡眠會有幾晚上吧。

我被移到連麻雀也不來，鴿子的聲音也不能聽見的房裏來了。真是寂寞得不得了。加之，從這兒看出去，連草也看不見。青青的草，牠那柔軟的感覺，何等地安慰了我。現在連這草也看不見了。

和那麻雀鴿子，蒲公英，綠葉等等分別了，真是難堪得很。和銀杏也分別了。從去年的秋天起熟習了的銀杏，難道真的和牠再見一次面也不可能嗎？

從家裏來信，知道最小的妹妹被狗咬了。然而據說似乎不是瘋狗。說是爲慎重起見，每天到白金的傳研去。我沒有接過像這樣可憂慮的信。我想像起妹妹罹了恐水病的呆的悲傷的形影，不禁悚然，會有這樣的事情嗎？這才是杞憂。然而如果真是瘋狗那怎麼辦？即使幸而靠了注射就可痊愈，也聽說過幾萬人中有一個人受了這注射，也會沒有效驗的，妹妹假如是這一個人時，又怎麼辦？這樣憂慮起來就沒有止境了。不會，不會，沒有這樣的事，萬一這樣的事真會臨到這不幸的妹妹的身上時，那麼給我怎樣的苦痛也好，只要使我的妹妹得以平安！這個妹妹假若有什麼好歹時，我究竟怎樣辦呢？

就此，我深有所感。誠然，裁判官害怕我們也並非沒理。就是他們，對於自己的身體，家族的愛，和我們一些兒也不會兩樣的。我們是瘋狗，在什麼日子什麼地方不會不對於他們加以危害的。他們的恐怖也並非沒理。然而，就是我們，也不會這樣不分青紅皂白地亂咬的啊。（五月十九日。）

大阪方面的判決還沒有聽到。總害怕聽到牠。

大阪的友人聽說都是很堅決的。實在可喜。對於中濱君，河合君，小西君等我倒放心，可是對其他幾個年輕的人則很爲憂慮。聽說他們也都是非常漂亮的。說是一言也不會分辯。我先前那樣爲他們憂慮，現在倒覺得可恥了。我真是喜歡得不得了。覺得我對友人犯了的罪有幾分消去似的。當真是何等心安了。呵。我真喜歡。我真正向大家感謝着。

話雖如此，實際我也不願大家就那末地被殺掉。會後悔吧。會有點遺憾吧。胸中會沸騰起來吧。閉起眼睛，大家的悔恨似的面龐便歷歷現出。只要想起友人的心，我就不能安

靜了。啊！陷友於破滅的，就是這並非外人的我呵！我就被怨恨也是應該的。這個他們原諒了我了。呵——他們的心是何等的清純！他們的心是何等的優美！反之，我的心却是多麼齷齪的。

明日是公開審判。不做到對於大阪的友人無愧的事，就對不起大家。然而我聽了大阪的裁判情形，當真如何地安了心呀。明日也要以非常安靜的心情親臨裁判。這都是托庇朋友的福蔭。

我做被告而站在法庭上，明天的這一次實在還是初次，這是臍帶剪後最初的事。不知怎樣覺得心也像改變了似的。若是出了醜，因為是初次，請原諒吧。因為我是一個走在人前就會胆怯的男子。因為我是一個連談話也不能夠暢快地談的男子。總覺得要出醜似的，愛慮得不得了。如果有了這樣的事，就沒有臉面對大阪的友人。十分下個決心去當此事吧。

大妹妹今天來了信。寫着：『很在用功讀書，等待着和哥哥再見面。』可憐。

打算請求父親這樣說：我被殺後，向這些妹妹們，就說是在監獄裏因病死了的吧；然而向父親說這樣的事，也很苦。我在寄往家中去的信函裏，關於死的話還不曾說過一句。不過也沒有向姊妹們說過什麼日子會回來。對於這樣的事，什麼時候也一字不提的。所以，向父親說這個是萬分苦痛的。父親看這樣的信也會難堪吧。然而沒有法子。總會有辦法吧……

每讀妹妹的信，我就想起 S 子女士來，想知道她的消息，不是知道了要怎麼的。只是想知道而已。幸福地過活着吧？說是生了小孩，但不知怎麼了呢。她也已經是母親了。我隨時都祈願她的幸福。我將這祈願抱在胸懷而死吧。我的死的瞬間，她還是處女時的情影，一定成爲幻影出現在我的面前無疑。（五月二十日。）

真的到了今天。

寫一寫去裁判所前（午前六時左右）的一點感想。

以虛無主義者自任的我，要到法廷上去，這是何等錯誤的話。我現在痛切地悔恨未能自殺。我沒有那樣做的勇氣。後悔得不得了。受裁判，是何等的侮辱！

中濱君們，對我們帶着律師「堂堂」臨諸法廷的態度，會覺得意外也未可知。輕蔑說這是沒胆量的態度也未可知。中濱君和我以前都是律師排斥論者。這次中濱君的確實行了，但是我却退了一步不能實行。然而，我若是連律師的辯護都要排斥的話，那麼在監獄中活着也是難赦的了。苟延殘喘地活着，被拉出到法廷去也是難赦的了。不論那一面都不徹底。當然我們覺得務必向徹底的道路前進就好。所以雖同樣活着站在法廷上不用律師的要勝過用律師的，這是不錯。然而從對這次的事件的我的立場說來，則不得已地不能不退一步。這由於我的笨拙，致使倉地君和新谷君受了大累，我只想盡量爲兩君辯明一下。

父親每次來信都說出臨公開審判時應該穩重。我並沒有特別想到暴躁的意思，被

父親這樣的一說，我無論如何不得不穩重了。律師們的意見也是如此，他們說希望務必不要弄到禁止旁聽的地步，而和田君也決定在大庭廣衆之前揭穿福田大將的黑幕，因此我就不得不格外地穩重了。

父親又說：堂堂正正的受裁判，於父爲孝，於亡母也算敬禮，我預備把這話放在心上而出席於法廷。

今日是陰天，好像要下雨。還未見傳喚。

總覺得將被押赴死刑場似的不安的心境。（午前七時）

一天就把全部案（東京事件的全部）審訊完了。傍晚才回來。

實在說，在今天的公開審判中，並不會如我所預期地的有許多痛切的感想浮上心頭，因此，回來即執筆的心思也沒有了。那麼寫什麼好呢？有點迷惑起來。第一先寫些覺得高興的事吧。和田，倉地，新谷諸君都很有精神，這本是當然的事，可是我非常高興了。其中第一倒楣的新谷君，全然不怨恨我們，也不悲觀自己的刑而悠然在着，真使我喜歡極了。

其次，我向覺得第一對不起的倉地君說：「原諒我啊」時，他說：「什麼話，我才是」而欣然原諒了我，我高興得快要流淚了。和田君的熱辯也使我高興，但是不如說我爲之感動了。特別在他說及和大杉●夫妻一起被殺害了的那六歲的天真活潑的宗兒時，我也淌下淚來。我想和田君也是哭着說的吧。最後，高興的是自己的答辯意想外地未曾混亂，順暢暢地了結了，這個只有自己這樣想也未可知，不過總是完全滿意地做了，很愉快。其次許多友人在傍聽席中坐着，我見了心裏非常歡喜，而且爲之胆壯……

最滑稽的是那個書記的面貌和中濱君的一樣。這事情最初是和田君說起的。仔細一看，越看越像中濱哲。他說話的時候更像。和田君說：「簡直當作會着哲了。」被我們指着笑的那位書記先生變了臉色睨視着我們。

● 大杉榮爲日本安那其主義者的領袖，大正十二年九月一日東京大地震後，被憲兵大尉甘粕正彥把他們夫婦和外甥橋宗一起捕去，暗地勒死，投屍井內。——譯者。

寂寞的是村木君不在場。和田君比我們尤其覺得寂寞吧。他說「被告席要給村木君留一個座位才好呢。」當真，源兄若在場的話，便很熱鬧了。但是總覺得他在什麼地方看我們似的。覺得那蒼白的瘦的高鼻子的臉上，浮着寂寥的微笑，似乎在說着「哈哈，你們大家都很有精神。」

還有一句寂寞的難忘的話。這是在和田君陳述時，在我們的背後布施君（很像是布施君的聲音）喃喃地說出的「可惜，這樣就會被判了死刑？」在這短短的語句之中，實在藏得有簡直說不盡地幽深的同情與感慨，同時還含着絕望的寂寞的思想似的，我是這樣覺得。那句話現在尚且明瞭地在耳裏殘留着。

第二次開審是在下月十六日。這回我打算多說一點話。（五月二十一日。）

我的隔壁是雜居室，在那裏面的人們，從早到晚總是唱着下流的俗歌，講着沒有意思的話……

昨天看見了久遠的社會。

蠢動的箱子（電車）可怕起來了。已經不能夠跳上去或跳下來了吧，這樣地害怕。一閃而過的汽車簡直像電影片。東宮御所前的躑躅，令人想到夢裏的花。

車走到赤坂見附的坡道時，閑院宮邸宅底下的小谷給樹木掩埋的光景，令人想到深山幽谷的景色。

拉貨車者，掘土者，穿西裝者，華麗的婦人……啊，社會是在動着的，而且社會是存在的。是和我所曾經看過的，同樣的社會。如今我雖在此獨離而社會還是依然存在的，動着的。我死了之後也許還是這樣吧？

真的感到說不出的寂寞。

一切我都疑惑，一切我都不信。但是我不疑對於肉親，愛人和朋友的愛。要是疑惑起

牠來時，我不能活下去了。

我決不想直到現在所走的道路是絕對的。知道此外還有許多可走的路。知道有容易的，和平的，幸福的，而且正當的（是的，不僅我的直到今日的路才是正當的）路的。但是在那道路的入口，有了大的障礙。胆怯而懦弱的自己，不能跳過了那個障礙。現在的路雖是險阻，然而容易走進的。於是自己便選了這條路。

將那容易的和平的幸福的道路捨去的事，自己常常在誇耀着。誇着拋了珠玉的事。但是現在我不可惜那珠玉的心嗎？對於拋了的珠玉，沒有着依依不捨的地方嗎？因此，不是感到非常的寂寥與輕淡的後悔嗎？倘若自己最初就沒有那珠玉，自己的心或者更會穩靜也未可知。然從另一方面說，又以爲自己就因爲有了那珠玉，方才走進這條道路來的。

中濱君曾說過：「我們不知何日死的人，要到了那時不後悔一切想做的事現在就

做了才好。」可是我不能夠肯定這話，我是把價值放在將寂寥依舊祕藏起來這點上。想於胸中保有不隨諸俗流的誇耀。再者，若是要做想做的事，那倒不如斷念了我們的這寂寞的生活，走進另外的生活好。可是我對自己的這個思想沒有自信。因此，又不能強烈地否定他的話。

現在我想起中濱的那句話。覺得還是他所說的不錯。世間想做的事，不論什麼凡是喜歡的都做了來，自己的心或更能安穩些。總之，後面沒有留戀的東西，所以胸懷會比現在更加安定吧。寂寥會比現在更輕淡也未可知。我這個苦惱如今是不會消去的了。

然而到了現在，那有什麼用呢？遲了。遲了。時候已經遲了。我不能不斬斷這個苦惱。珠玉是什麼？那不是既已破碎了嗎？不是永久從我身邊離去了嗎？現在我只能於幻影中見到牠而已。是的，我不可後悔，縱然會覺得可惜，覺得寂寥。我也不得不使以前有着的小小誇耀再光輝起來。除了用那光輝安慰外沒有別的。

那光輝一定可以把我拯救的。

蒲公英只剩了一株。花僅僅三朵，可是沒有一點生氣。好像是瀕死的人的樣子。看了使人感到寂寞。春快要消逝了吧？

原來是這樣。春現在要消逝了。是初夏了。今天的太陽，今天的風，我清清楚楚地見到初夏到來了。

然而我的心，漸漸地沉到寂寞裏去了。

注意不要踐踏了在庭園中爬行的螞蟻。

矛盾嗎？還是不呢？

自己爲了使「愛」生存便不能不「死。」

早晨和傍晚，窗外無人時，麻雀便來叫。

早晨的聲音與傍晚的聲音各有不同的趣味。我喜歡傍晚的聲音。是快要回到巢裏去睡的，岑寂的，但是安適的聲音。

麻雀呵，請安息吧。你也會做夢嗎？你也仍然是將頭插進小小的翅膀中間而睡去的嗎？
鴿子爲什麼不來呢？我有事情托你。不給我送封信與家裏的妹妹麼？

讀了灰色馬。

俄羅斯的恐怖主義者的生活，會是奇妙地焦急不安的，真正不可思議。並且他們也希望在友人中間更多有一點溫情。各自的心情不能更多有餘裕的嗎？

沒有兩樣，在這兒也有關於殺人的事，而生出種種的苦惱和疑惑。我也有同感。佛尼埃的思想比較是和我的思想相近似的。

俄國的警察真不可思議。也許檢舉的事沒有也未可知。釘梢是有的，然而看定是有嫌疑的人却也並不將他帶走。對的，若這樣辦時，對手是隨時都拿着手鎗的，所以有會被弄出什麼來也不能知道的懸念。因為這個的緣故也未可知。

在「八月廿八日」的獄中感想，我很能領略。白天，躺在床上，讀文學雜誌，真是安逸呵。（五月二十二日）

早晨，聽到喚醒判了罪的囚犯的「起床」的聲音時，覺得監獄生活再也沒有比這個時候更覺得可厭的了。

動不動就有熱似的眼臉鬆弛着，昏昏欲睡，身體懶洋洋的，筋肉骨骼都全失了生氣好像脫散了似的——在這樣的早晨，想到在這樣的時候要被叫起來，真覺得無情。我們被告的起床，還是在這以後三十分鐘。然而得了懲役罪的就不能不在這個時候起來。這廢五年，十年或一生到死繼續下去。呵——是何等討厭的事。我深深覺得倒不如一口氣

被殺了要好得多。

實際，這樣睡眠不足的朝晨，別無何等的欲望，多有一小時慢慢地給酣睡就什麼也不要的。若是自己家裏的朝晨，這種放肆（何等無罪的放肆）就可能，這樣一想好不傷心，同時不由得怨恨起坐監的事來了。而且想就這樣昏昏睡去，走進永久不醒的睡眠去。活着的事便成了苦難。睡眠似的死，能夠這樣時，自己深想將不知怎樣的滿足呢。

過了一會，什麼時候眼已明亮起來。頭腦也清爽起來。身體中的血起勁地開始活動。於是先前的悲觀，厭倦好像已經被揩拭掉了似的，而成爲平時一樣的平靜的心情。麻雀的聲音，朝日的輝耀，這些東西使我抱着不可思議的懷念。我不等起床的汽笛就跳了起來。

單調，寂寞的，然而平靜的一天的生活就這樣地反覆着。（五月二十三日。）

初夏的郊外！

我已經不能夠在那里走走嗎？我死了，那美麗的可留戀的郊外不會有什麼改變的。我就不到那里去，那郊外也還一樣地存在着。真是不可思議。不可思議，同時也寂寞。

郊外，這是東京的郊外。和兄妹們一起走過的東京的郊外，這兒，於我是比怎樣的名勝還要可留戀的美麗的地方。

然而，我已經不能夠在那里走走嗎？

因為我的緣故使朋友們連累被殺。這事情在今日的我是第一的苦痛。（五月二十四日。）

庭院中的蒲公英被刈去了。只剩一株了，那蒲公英。真正做了可憐的事了。現在完全萎縮着吧。三朵四朵開着的花，閉起黃色的花瓣吧。不久牠就會腐爛而變作泥土的。

在陽光下面閃耀地放光的鐮刀，沙沙地一面刈倒近邊的草，而一面漸漸迫近牠來時，牠的心會是怎樣的呢？和現在的我的心是同樣的吧。

蒲公英的花，使人想起妹妹的蒲公英的花，連這也已經失掉了。

她還是幸福地活着嗎？倘使是這樣的話，那麼我將不知道怎樣的喜歡。然而萬一有

不幸的話？

這樣的事只要想像一下都可怕。什麼不幸，會有這樣的嗎？可是可是，萬一有不幸的話？她有不幸的話？若果然時，誰去援救她呢？

援救她的除我而外再沒有別人了。救她乃是我的義務。若是允許那個字，就爲之而死也好。

呵——我爲救她，爲欲得到援救的喜悅，不會希望着她陷於不幸嗎？是這樣了的。的確地。然而現在呢？現在不能援救她。我得死。她活着。她若有不幸，我不能援救。將她安置在不幸之中，這是我忍做的事。

但是我真的想着她的幸福而覺得真心欣喜嗎？

我真的覺得欣喜。然而而是寂寞的喜悅呀。

在我祈求她的幸福的肺腑裏，不帶有一點想她死的心嗎？可怕，然而這是真的呀。

我究竟愛她嗎？還是不愛呢？

我的心還很自適。所以，還不能抓住死的實體。

想起第二次公開審判在下月十六，便疏忽起來。因為想着還有相當的間隔的緣故。若更快一點，現在這時候恐不能夠是這樣地鎮靜的了。爲什麼呢？因爲這次的公判一完，審訊便終止。以後是檢察官求刑，辯論，其次是判決，於是就是恭喜恭喜呀。這其間以一瀉千里之勢進行吧。當真真傢伙要駕臨了！想像着的怪物的實體可以明白了。不能夠還悠然地在着的。

實際說，審訊的終結是很可怕的。那傢伙迫近來了時，我會有怎樣的心境呢？

於我，死似乎是不可思議的而且偉大的東西。做了這個「死」的俘虜，令人覺得有何等名譽似的。打算向着世間的人（他們都「活着」）這樣說了來誇耀誇耀——「如何，我與你們不同，我和這樣偉大的東西在一起呢。」……

前天，聽見一個不認識的友人說要聽我的歌，我不覺流了冷汗。這樣地過分重看我，也使人爲難，又隨便就斷定我是這樣趣味一點也沒有的男子也不行。我想起故後藤謙太郎君在牢監裏時的一件事。我在寄他的信中寫了一節啄木的詩。對於這個，後藤君說了「我沒有想到你會留心詩歌」這樣的話。不僅後藤君而已。這樣看我的人，我想還有許多的。將我的這點捉了來而稱我爲虛無主義者的人好像也有過的。這是很大的錯誤。如果我有那枯木冷灰似的心，我也不會跑到恐怖主義那裏吧。從來恐怖主義者多感傷家。而且恐怖主義者易成爲感傷家。這因爲所行的事就是所幹的事，成爲這樣的也是當然。

中濱君之爲詩人是萬人所承認的，難動搖的事實，然而我却萬不能被看作歌者。我沒有這樣的鐵面皮說是他人恐也不會給我承認。但是，做了可惜的事了。哲君是詩人而我是歌者的話，倒成爲好的對照呢。

在我們同伴中間，哲君之外，田中白拷君也能寫作好詩。在千住那時，常以哲君爲師，耽於作詩的了。河合君聽說這次在獄中作了戲曲，但我終於沒有看見。這樣排起來時，我們的同伴中間倒很有些「藝術家」似的。（五月二十五日。）

昨天遇見一件不快的事。

我爲了出去運動，在戶口處等待着時，比我先出去運動的一羣「赤」（「赤」是定了罪的囚犯的稱呼，因爲他們穿着赤色的衣服的緣故）回來了。

他們每人須將脚上穿的木屐放進箱裏去。他們這樣做了。而且一個跟一個地排成行列走上階段去了。於是監視着這個的看守，突然「喂！」的喊出一聲，叫住了其中的一人，把他的肩頭抓住，拖着似地帶到木屐箱那里，說聲「這樣的收拾算什麼！」便將他猛然一摔。好像是木屐的放法粗糙了一點。那個被摔的漢子，東倒西歪地蹣跚走着，快要倒在那兒擁擠着的同伴中間。雖是這樣他也不回答一句話。他的同伴也不說

什麼。同伴們差不多要說出「這樣事什麼時候都有」那末地安靜着。我知道他們憎恨這個凶惡的看守，同時也把這可憐的同伴視爲懦夫而侮蔑着。過了一會，那個男子轉身向這面了。他把看守看了一眼就和同伴們一道走上階段而去了。他那時候的眼光，表示着強烈的反抗和畏怯的屈從。我想他這種心思才是一切的囚人都有的東西，不是嗎？我很有意味地看着，把他和他的同伴而且和看守拿來比較……

問題回到開始去。爲什麼看守不能夠以溫言對待囚人呢？是不是倘若那末做了就不能夠取締犯人嗎？難道囚犯就是不用鞭子便不能夠管理的那末頑愚，懶惰，狡猾的人嗎？

但是爲什麼他們會終於成爲頑愚，成爲狡猾呢？他們真是不可救藥的嗎？可憐的囚人，而且可憐的看守，他們不知自救。

我於此也迷惑起來了。憎惡究竟是什麼東西？

在監獄受了看守的冷淡的待遇，冷淡的言語時，我簡直要流淚地思念起自己的親

屬和朋友們。我想見他們，想得着他們的安慰。可是，我和他們中間隔着鐵的門，冰似的冷岩似的堅固的鐵門。這是永遠不能夠打開的。我覺得寂寞。（五月二十五日。）

再說關於灰色馬的事。

我爲什麼殺人？爲了愛。

我原諒着一切嗎？是。

我感着生的倦怠麼？不。

死的恐怖（？）曾經很厲害地感到過。現在則有時感到，有時也感不到。忘掉死的時候爲多。只是死的一瞬間的苦痛是有點可怕的。

比這還正常的生活方式另外沒有嗎？有也未可知。但我不知道。我常追求牠。比這以

上的事情，是不能有的。

我以爲生活是「可咒詛的空虛的東西」麼？不。

我是「誰也不愛，不想愛，不能愛」的麼？不。

我是「具着一種欲求」來幹了我的事情麼？

換言之，我是以「想這樣做便這樣做」的心境幹了我的事情麼？關於這點我不能明白答覆。但是我覺得好像並非如此單純的心情而已。

路卜洵所說的兩條路——「登上基督的路或下降到斯美爾狄可夫的路」斯美爾狄可夫●是個什麼樣的人我不知道，所以後一條路我也不能夠明白。但這或者與我在前面說過的「完全容許，或者完全拋棄」有同樣的意義吧。

「真理是什麼？」「真理在什麼地方？」我為探求真理而殺了人，而且自己也被殺。我相信貫徹此點的心便是愛。

● 斯美爾狄可夫是杜思退益夫斯基的小說「加拉囑左夫弟兄」中那個古怪的人物，一個私生子，而且殺掉了他的父親。——譯者。

『對於申辯和他人的意見非常當心時，不是含着懦怯的要素麼？』的確。（五月十六日。）

我想到了恐怖主義的境地，則煩惱苦痛都會消失的了。想着會成爲安泰的了。然而，並不是這樣。

因爲有這樣的苦惱，就可以從恐怖主義中逃出來麼。只是爲了死的恐怖和生的留戀就從恐怖主義中逃出是不許可的。多數的人，因爲後面這一個理由，就不想進到恐怖主義裏來。這樣他還能說是始終探求着真理麼？要是他能這樣說，那就是虛偽。

因爲怕死而躊躇於探求真理的人，還不能說是忠實於真理。若然，則他的生活就是虛偽。

與其詐僞，則毋甯死！（五月二十七日。）

現在，我也不想要逃獄。要是做了這樣的事情，父親一定會發怒又會悲嘆的，想起來就覺得可怕。好，現在縱有可能的方法我也不採用的吧。

但是，有時也起了那空想而欣喜着。倘若有一個朋友扮作看守進到監獄裏來，就覺得很容易能夠似的。從前俄國的虛無黨的確幹過這種事情。機敏也真有機敏，然而俄國的監獄和日本的比起來，像十分雜亂似的。逃獄等等的事能夠發生，我想這大概是一個原因。

然而就是日本也不是可以佩服的。看看大阪的祕密書信交換事件等等，使人覺得也是十分隨便的東西。

倘使想做的話，什麼也可能的。

陰天。大阪的友人在做什麼呢？

一年半的寂寞的生活，居然好好地捱過了。假使是我那又怎樣？能好好地捱過嗎？我

在東京，麻煩多數的友人，又被父親和兄妹安慰着，尙且說訴寂寞不止，幹了可以滿足的事業還是不能安心，那麼，想到大阪友人的孤獨寂寞的生活，我不覺得羞恥嗎？

內田君是我們一羣中之最年青者，而且參加運動的日子也最淺。但是他是認真而且熱心的。我們深深地信任他。作爲年青友人的愛着他。我尤其是信着他和他親近。

他僅有一位姊姊在故鄉。自從加入我們的夥兒之後，曾說過一定回鄉一次會會姊姊，然而終於在未得到機會之前被捕了。他也許會悲傷的，而失去唯一的兄弟的姊姊的心更不知怎樣悲傷了。我不勝同情。姊姊也許在怨恨我們。我想我們是甘心承受這怨恨的。

小川君生長於僧侶的家庭。他的哥哥我覺得確是神戶附近某寺的住持。若照普通說來，他也是披着袈裟坐在微暗的寺院裏的身份。可是應作僧侶的他太有人間味了。因此跑到東京來，終於落入我們一夥。震災當時他和上野君一起看管着千住的屋子。幸而不至被自警團所撲殺，然已無法住在東京，所以求他故鄉的哥哥，流到關西來，順便來我

們的所在。而且在述說大地震的情形和不知怎樣做而逡巡不決之間便被牽進小阪的劫奪夥伴中了。

我覺得他和我是同年的，他是個純潔的人，大家都愛撫他叫他做「全官全官」。全官的稱呼是從他的別號「全英」來的。聽說「全英」是以一切優秀之意而名的。他是個天真的人。小阪事件之後，我回到東京，和他同住在千住，兩人常同到郊外散步。我和他散步最感到輕快有趣。什麼時候在堀切裏面踱着時，感到疲乏了，兩人便坐在路傍稻荷廟的外廊休息。他拿出煎餅袋子叫我吃，所以我也一起嚼起來。這其間他像想到什麼似的說道：「像這樣兩人吃着煎餅的事情，馬上會成爲不能忘記的回憶也說不定呢。」我想他的話意味是非常深長的。語調也不像平常，很鎮靜緩慢。我如今是悲傷地回想到那話語了。

前年十一月我初赴朝鮮時，他送我到東京驛去。當車開之際，他叫我諸事留心之後便握着我的手。我沒有比這時候更覺得他可親的了。我看見他，以這爲最後一次。

次郎君——小西君比我少一歲，但身材比我高些。臉孔的樣子總帶點西洋氣，鼻梁高高的，而且是隻鷹鼻。他時常總是用鼻子啃啃地響着。心情惡劣或者寂寞的時候，更厲害。在這樣的時候，鼻子更啃啃地響着，同時側着首眼睛向下，口快地說道：「那，那，那就對呀。」眼睛紅了。多半在哭泣。每次看見這樣的他，我實在對他同情。他也常向我和中濱申訴寂寞的。

他是十足的感傷家，而且又是懷疑主義者。一部分的友人以為他是卑怯者，是頹廢派。然而他的心情，我是很明白的。只有他，最能鮮明地表現我們所有的一切。我們的寂寥，苦惱，疑念，他大胆地赤裸裸地把這些表現出來。我以為他的心是脆弱的，然而清純的。所以我不能不為他灑同情之淚。

我想他自從加入我們這一夥以來，恐怕沒有一日安甯的吧。他也一定是爲了想獲得安心才到我們這裏來的。但是豈僅得不到安心，他的心是比前更增加寂寞和煩惱了。那是有種種原因的。如果想做，那末我們是能夠充分地安慰他的。若能避開這種原因

的話，他的生活一定是安詳的。一定像他所豫期樣的安詳的。我們妨害了他的幸福。我雖則知道他感到不快的原因，然一點也不幫助他。竟無情地看過他的苦悶。他之所以被人看作頹廢派，原因也是在爲着想慰解這繼續不絕的苦悶寂寥而叫來的一杯酒。然而酒一點也不能安慰他。苦悶和寂寥益甚。於是他遂陷入懷疑的了。他終於不了解爲什麼自己會過着現在的生活呢。他之所以被稱爲卑怯者，就是由於這樣的事情使他的行動不活潑了。但是有的友人却誤解他的心情，動輒非難他攻擊他。他這時候一定渴望着溫暖的友情的。僅藉友情，他一定不能獲得慰安。而實際救他的，除此以外却別無他法。然而他所受的是非難攻擊代替了溫情的話語。我想他是很會忍耐的。如果我是他的話，恐怕我會脫離了吧。

從此以後的他，簡直像靈魂脫離了軀殼的人似的了。陷在自己不曉得自己所走的路的狀態了。然而他還和我們共同行動。「自己是以惰力活着的，」這就是他這時候赤裸裸的告白。但是他並不僅以惰力進行爲滿足。他浸淫在幾乎毀了全身的苦惱寂寥裏

却勇敢地更探求自己的新的道路。於是一種反撥的心情給與他以力量……

河合君是岐阜縣人，和建設者同盟之故友和田巖君，三宅正一，平野力三君等同一中學畢業的。高等學校時代有秀才之名，享受優待生的待遇。他兩親已故，只有一兄。高等學校畢業後，他到東京來，遂流入放浪的生活。初和石黑銳一郎君等的抹殺社發生關係，後為勞動運動社的食客，大概領過和田君和村木君的叱言之後，便離去那里，這次便加入深川的普羅列塔利亞社，更與斷頭機社發生關係。在那里便和中濱和我認識，那時候他已蓄着鬍子很為得意。所以得意也就因為實際很好看。他是個好人，可惜耳朵有點聽不清。所以時常反問：「呃？呃？」這點是非常愛嬌的。況且他時常總是愉快。沒有生過氣，也沒有悲觀過，時常總快活地嬉笑着。所以和他談天是很愉快的。

他專門寫劇本；是個很精明的「戲劇通」。很喜歡看戲和電影，有空閒便去看。而且學着優伶的舉動和聲色以悅衆人。嗓子也好。他常常唱土井晚翠的「五丈原」歌，那也使我們不覺中聽得入迷的。

他未曾說到自己的思想。也未嘗寫過。雖然不限於他，我們一夥都是討厭議論的，然而也時時捏造些不關緊要的道理辯論着。那個時候他也仍舊緘默的嬉笑着。因為這個樣子，所以我不能明確地了解他有怎樣的^{思想}。但是他雖很快樂，却可看出他的人生觀是很黯淡的。而且也可以推察到他有想從一切的道德逃脫的悲痛的苦惱的。什麼時候中濱曾經說過：「河合君抱着很有趣的思想。」未曾問個詳細而終了，然後讀到他的獄中所感等，大概可以明瞭他的思想。我因為未曾熟讀過，不敢說出決然的話，但覺得他的思想比我的要稍為絕望的吧。他說，意識的地否定了「生」，然無意識的地又肯定了牠。我覺得是有趣的話語。無論怎樣想他並不像我這樣的脆弱，是有着很堅強的意志的。此點極像中濱。

我最初會見他，是住在鵠沼，中濱帶他來的時候。我見後心想這是很厲害的人呀。那時候他對初見面的我和小田，態度極不客氣。然而那一點也不使人不快。反而令人感到容易親近而高興。我原來不大高興抹殺社那種典型的人。然而這是未食先厭，在未見面

之前，是不能夠令人喜歡的。但是既見面之後却仍然會喜歡了。石黑君也罷，平岩君也罷，平岡君也罷，都是這樣。可是他們多少有些共通的癖性。那是我所不喜歡的。河合君雖是在過抹殺社，然而這癖性却一點也沒有。所以能夠和我們同道。

最後的見面是在小阪事件經過三四天之後，板宿中的時候。勸我應該回東京的就是他。我離板宿的家的早晨，特地起來幫着我豫備一切。因為還相信後會有期，所以輕談幾句告別之後，我便出發了。以後不上十天他便被捕了。

茂野榮吉君乃茂野藤吉君的弟弟，原來是布店的學徒。內田君是朋輩間的學徒。帶着內田君上我們的所在的就是他，只叫着：「內田，內田，」儼然以師兄自居。可是他今年纔及冠哩。是個面目清秀身材細小的漢子，穿着西裝正正經經的樣子却全然像玩偶樣的。

臉孔雖像小孩，而心却很老髦。喜歡講道理，時常捏造些小道理，和小西君等議論着。在我們的夥伴中是第一個縱橫家。多少有點驕傲的地方却是缺點，若能改變驕傲的態

度和喜議論的癖性，便是十全的人了。可是對於行動是很勇敢的。並不儘是跟在後頭，邁步先行的人。小阪事件當時本可以不必來的，對於我們的計劃，覺得不安，便來担任把風。全然是我所不曉得的，這是他一心想到朋友而做的事。我覺得很對不起他。

最初會見他是在橫濱小田，茂野諸君的家裏。他的哥哥藤吉君把他從大阪服務的店裏叫來一起住的。那時候他和小田榮非常要好。小田離開我們之後，像是已忘記了小田，從沒有說起過。我們的第一批人馬赴大阪時，他也同到大阪去。他曾經有一次被船場警署罰過十天的拘禁。天時很熱，而且是初次的，我們耽心着一定很難過的了，但是出來時本人竟若無其事然。以後和大家輾轉於下等客棧，最後便和我、小西同住在水村。而且受小阪事件的連累，和河合君等一起被捕了。

仲君與小川君同是我們夥伴中間的愛嬌者。仲君本來是船員，做過船上的茶房。被人問到船上的情形時，常常說出一些有趣的事。船上的茶房據說是很需要熟練的。需要怎樣的熟練呢？據說在船動搖的時候端茶的事情並不容易。弄得不好的話，在半途中會

把茶完全撥掉，而不得不把空杯端給客人了。真是這樣吧。可是一旦熟練了以後就真奇怪，會跟着船的動搖而好好地保持身體的平衡，將盛着茶的托盤向左右傾斜，於是茶就一點也不會潑。『然而要做到這樣也不是容易的呀，』這樣一說就笑了。他不做茶房以後，便改業為汽車夫。為什麼要做汽車夫呢？是真是假不知道，說是那個時候因為有芳川蒲子的情死事件和什麼富家的小姐的私奔事件等等想着做了汽車夫就可以做出很有趣味的東西。後來終於學會開汽車了，有一天，他把旁人的汽車胡亂開了試試看，才知道機器不同，弄得沒有辦法，駕駛錯誤了跑進人家的店裏去。因此，脫離了雇主，他又改做職工。是紡織公司的職工。在那里他常常煽動總罷工，成為指揮者而活動着。所以他在這方面相當有名。

他後來在大阪無法謀生，（是否無法謀生可不知道，呵！就算是這樣吧）便離開浪速跑到東京來了。

他出入斷頭機社●是在這以後不久的事，大正十二年春斷頭機社被搜查，遭了一

網打盡時，他運氣不好正在那兒，也被逮捕拘留了二十天就被投入市ヶ谷^①去。友人們在監獄前面武良二君的家裏歡迎他出獄，那時候我才第一次看見他。以後他與另外的敗兵們，一起住到千住去。涉獵多方，過着了愉快的（據他說）生活。七月初他回到大阪，潛入他本來的巢穴關紡本部，照樣過着愉快的生活。聽說以後倉地君來問：『不加入到我們中間嗎？』的時候，他說『那麼我考試及格了嗎？』而喜歡得哭了起來。只有他會說有趣的話。什麼考試，好像我們選拔着友人似的，然而這樣的事情其實是沒有的。

由於近乎冒失的勇敢與頹廢的厭世主義，（我這樣想着，但是犯了錯誤也未可知。如果是這樣那麼請原諒罷）就是很極端的事他也能悠然決心地去做。譬如刺殺庄司乙吉便是一個例子，聽說好像是很大胆的。他最初本要殺害姓飯尾的某人，但因為庄司

● 革命團體——譯者。

● 即市ヶ谷刑務所——譯者。

的後身很像的緣故便殺錯了。那時還是早晨，堂烏附近是上工辦事的最熱鬧的時候。站在這互相擁擠之間，他等待着飯尾的到來。恰巧在那一天，庄司穿過與平常相異的道路到公司來。真的他好像慌張了，把庄司誤認作飯尾。於是他舉起手槍瞄準庄司的左胸部開了一槍。子彈打偏了，打中在那人的左臂。說是那時他被等客的車夫抓住了，但因為叫了『人錯了要自殺』，車夫便鬆了手，他乘着這一瞬的間隙敏捷地逃脫了。做得真是機敏。這事件以後，他由警察當局受了嚴重的探查，因此他只能躲在隱匿的家裏，他的活動完全被封鎖了，這實在是件遺憾的事。我想他也不勝脾肉之嘆吧。（五月二十七日。）

近來無緣無故地監獄的職員突然變成了冷淡的人似的，真是寂寞得不得了。

很久以前我向江口渙君說過監獄中也不全是冷淡無情的人。實際上在那個時候，我這樣想着真是高興得很。我信賴人，將人看作是善的，這是我的人生觀的根基。這個根基在我來到監獄以後也沒有動搖。所以我能以非常安靜的心情住着的了。

就是現在這根基也並不搖動。若有這樣的事，那我會陷於悲觀絕望的絕點吧。而且活下去的元氣也會失掉吧。現在不是這樣。只不過他們監獄的職員們到了現在突然變成了冷淡的人們的而已。然而他們變成這樣的冷心人也是沒有法子的吧。因為事務既是那樣。他們也是萬分可憐。我怎麼也不能夠懷着憎恨他們的心。但是到現在親近的心也沒有了。以前因為他們看着更是少有温情的人，所以親暱之心情也湧出了，然而現在這樣的東西全沒有了。因此就總是寂寞起來。

然而，我又回想，至於會將他們看作冷淡的人的，不是因為自己的心變成非常寂寞的緣故嗎？不是因為那緣故而覺得所看見的一切都是冷的而且是不同情於自己的東西嗎？我覺得這種想法倒還確切。我現在的心非常寂寞。因此，從來未曾覺到的監獄生活的冷淡無情，痛切地滲入了我的身體也未可知。

我現在深深地渴望着那個叫做愛的東西了。飢渴着要愛。想被愛於友人，父親，同胞。我這樣想就要流淚，我真是懦弱的人。好像沒有愛到底不能生活似的。實際上現在的我

很懷念友人，懷念家中的人。（五月二十八日。）

這兩三天天空實在是陰鬱。我的寂寞也只是益發厲害。然而我想將寂寞就那樣任其長久繼續下去，由於愛，寂寞就能得到安慰嗎？我想愛乃是使寂寞加深的東西。可是我追求着愛。因為我想要寂寞加深起來。我想將現在的寂寞緊緊地抱在胸膛。而且想長久哭着。我這樣做時，我的心就會真的清淨。淚能清淨，這是的確的。由愛而使寂寞加深，便是現在的我的安慰。

我想永遠看着，這個陰鬱的天氣，我喜歡這樣的天空。何等寂靜的幽深的天空。我的心就是那個天空。不想要晴明的天氣。我想永遠看見這樣的天空。要下雨的話，就落小雨罷。沙沙響的大雨却討厭。我想聽抽泣似的雨聲。而且有時夕陽淡淡地給我照照。給我使細雨像銀子似的輝耀一下。

不要想死的苦痛。就把死的苦痛看作不會有的罷。想着自己是如睡眠一般地而死。

的罷。

靜寂。杉樹像死了似地不動。大空的顏色，乳一般的白。在那樹，在那大空有所謂死的東西嗎？死究竟是什麼？

我今早在牀上茫然躺着的時候，從天花板上垂下來的電燈突然引起了我的注意。那一瞬間，電氣自殺的思想突然閃過了我的頭腦，用電氣的話恐怕不會有苦痛。只要瞬間就會死去的罷。想着找到了自殺的好器具，我不知爲什麼而震慄了。因爲是在想着「只要有器具死算不得什麼」的時候，所以尋着了那個器具的現在，想想「真是非死不成的嗎」而驚恐了。自己還是怕死。我這樣想了。

其次又這樣想了：用這個電燈的電氣果然能夠死去嗎？不，看來多半是弱的電流不能致死。我又想像觸着電流時的事。若直衝心臟那只是一息，所以我用左手觸電流。銳利的麻痺傳遍全身，心臟被刺了似的劇烈地痛，雖如此，心臟又再跳動起來。我覺得害怕起來了。縱然能死也可怕，若不能死則更可怕。自己說着死算不得什麼，可是覺到實際上我

是怕死的。

然而若是毒藥倒覺得能夠吃似的。若是手槍，若是手槍，那末——怎麼樣呢？自己這樣地沒有勇氣嗎？實行自殺的勇氣也沒有嗎？這樣地怕死嗎？

我是何等可恥的沒有骨氣的男子。有時世俗的生活也引起我的留戀。呵，何等的恥辱。無論怎樣把心玷污了也想活着。這樣的事也是有過的。我不想多寫。友人看了會說什麼呢。

我是果如友人所想的那末正當的人嗎。自己太過被人錯看了。

只是想人知道自己爲了要在現今的道路中生活如何地努力過，而且像我這樣有着比別人軟弱而醜惡的心的人，也如何地努力過而已。

她已經不在我旁邊。我想着過世俗的生活時，便常常想起她來。是的。若是和她一起，我能捱着這樣的生活吧。她不在，我怎能夠過那樣的生活呢？她已不在。我不是除了向現在的路前進而死外就沒有別法的嗎？我因此而萬分寂寞嗎？

卑污的生活，爲了捱過這卑污的生活她是必要的嗎？如果和她同居，則卑污的生活也覺得不算什麼嗎？這愛果然是純真的嗎？

我果然真實地愛着她嗎？

死果真是一切的終結嗎？

死會補償一切嗎？

我爲什麼畏懼死呢？

我連開口也覺麻煩起來了。若無必要就終日無言地過下去。欺騙自己的事不會出口吧。

我愛着朋友嗎？

清純的誇耀，自己將牠永遠抱在心裏吧……

我從來沒有做過與死對面而幹了的工作這是遺憾的。自己的心之不定，畢竟是因爲未曾有過這樣的事事的緣故。

無論是小阪事件，或是東京的炸彈事件，這都不是我將死拋在一邊而幹了的工作。並不是爲了這件事就想捨去自己的生命而幹了的。所以是萬分愜意而不真實。（五月二十九日。）

十四

五月二十九日

雖是單調的生活，日子過得也實在快。恐怕是由於厚愛僅少的殘生的心而這樣的覺得罷。所謂露水的生命真是至言。充分愛惜可愛的可憐的這個生命罷。

今年也就這樣過去一半了。過去的半年於我是非常貴重的東西。雖是寂寞的生活，然同時是恬靜的快樂的而且可貴的生活。我高興我能夠過了這樣幽深的生活。我以後恐怕不會再活一個月的。想把這一個月盡量地倍有意味地度過。而且向一直表深厚的

同情給我的友人諸君表示感謝。

我死後的空想只有一個，這就是她來給我上坟。

然而，這不是會終於成爲真正的空想嗎？

爲什麼她不爲我守着不嫁人呢？

我的空想不會玷辱了她的純真嗎？是真的戀愛者所當做的事嗎？

心裏總覺得還有一度會見中濱君等的機會。

可是一想到中濱君等肯和我一起死，便喜歡得了不得。雖然這是毫無可喜歡的事
情。

尤其喜歡中濱君會來。雖然嘴裏不說一起死罷，但心裏已在設誓了，這誓言就要悲
慘地實現。真的悲慘地。無論我也好，中濱君也好，都未曾想到這樣死的。我的這種悲哀的

喜悅有誰會了解呢？

聽說大阪方面有了判決。內容不知道。也不想知道。猶如在學校時代等待着考試成績發表時似的心情。心跳得厲害。

要是那三人皆判死刑的話，我怎麼辦？覺得對不起對不起也是沒有法子的事。呵，只要我若不參加這運動，那些人不遭殺便可了事呵！

五月三十日

聽說大阪的友人都沒有判死刑。中濱君等說是判無期徒刑。無期徒刑和死刑也是同樣的，可是我總覺得自己的罪減輕了一點似的。

然而無期徒刑也太過。就以那麼無聊的事，怎麼會判無期徒刑呢？

真是奇妙的東西。聽了是無期徒刑竟安心了。若是無期徒刑的話，總能夠出來也未

可知。但是，身體能夠支持到那時候嗎？會有什麼恩典給我們這樣的人嗎？若以逃獄的方
法出來倒令人覺得不暢快。若不能出來，就會死在裏面，同樣要死的話，那麼判死刑而被
殺更要好一點也未可知。

然而若能夠出來，無論怎樣也希望出來。且把尺蠖拿來做榜樣。

我不要緊。我死了倒好。只期望着你們。若不忘掉我的話，總想法爲我出去一次。出去
什麼不做也好。只望到我的墓前來看看。我常在等待着的。請敲敲我，我隨時都回答的。

今日最初會見教誨師和他談了話。

覺得在和年青的「新的」宗教家談話似的。

不可思議的是他着重於環境之點和他說了自己不作「同情的賤賣」的事。

「雖說是宗教家，也還是俗人。世間對於宗教家這東西特別要求人格是錯誤的。宗
教與人格是各別的。宗教家只不過是一個傳道者而已。從來宗教家被看作是一種特別

的人，自己對此很覺遺憾。這樣看我們的，乃因襲所使然。所謂信仰乃是想求拯救的心。單以這一點很夠了。宗旨的如何倒不是問題。」

這是他的意見。他最後說：

「我現在過的也是放浪生活。很有趣的呀。我也了解你們的心事。非常寂寞了是可想像的。可是要在這以上理解你們已不可能。這是我的真實的回答。」

年青的教誨師這樣說罷就去了。

那個教誨師說過他很少同情人。但是我卻常流同情之淚。我自己想想覺得這淚並不是虛偽的東西。

他又說，向他人請求同情不是可嘉許的事。然而我想，人若不常得他人的愛則不能生活下去。人就是這樣懦弱的東西。宗教的必要不是在這里嗎？何況在監獄要怎樣感到寂寞呢？那時候想由他人那里得到說親切的言語便是壞事嗎？是無理的事嗎？是不值得

同情的事嗎？宗教的根本精神不是愛嗎？

對於他的這番話我深以為遺憾。

還是我獨自去死嗎？

不是因為想過一同死的緣故，總覺得寂寞了。然而又覺得我一個人將名譽任意玩弄着似的，很為得意。

聽到我的死訊以後會為我哭吧。我是如何地喜歡那眼淚呵！

死不可怕。只是非常寂寞。

我為什麼憎厭臨死的苦痛呢？

姑且想着是沒有苦痛的吧。

我有時忍住呼吸看看。又在入浴的時候，等從頭上潑水時呼吸就塞起來。這樣的時

候有一點兒（是的！我不欲說了不得。想說「一點兒。」確是「一點兒。」使我想是一點兒罷。）苦痛。絞首的時候也是那樣的吧。

希望別使我想是苦痛的東西。希望不要說。相信着能舒服地死。不要擾亂了這個。或忍住呼吸或頭潑水的時候有一點兒苦痛。長久忍耐着時，使相當苦楚。想到絞首的時候，更有一點苦痛就害怕起來。

這真是懦夫。我是個何等的懦夫。

我已沒有使身體成爲十分結實的意思了。聽說太過健康時特別會感到苦痛的。

然而我決不應衰弱。要以強有力的步武上絞首臺。我進監獄後說是胖了。自己也覺得如此。用鏡子照時，兩頰當真添了不少的肉。脚反而瘦了。腳的肉或者移到頰上去了也未可知。看看脚就令人嗟嘆。瘦成這樣，恐已不能走幾多路了。是哪天的了，我向妹妹說過：『我的脚瘦得了不得了，這樣似乎已經不能夠和大家一起去散步了。』可是還能夠走。有力地走。我不希望再瘦下去。頰的肉和臉色不想弄得比現在的更壞。想保持着我的年

青的身體而死。

我是康健的。什麼病也沒有。不是由於肉體的絕望而走向恐怖主義去的，我年青而健康。我就是這樣地死罷。

父親大人：

分別的時候迫近來了。現在所想的一切都還能寫出來，所以寫這封信。然而字句等等或會成爲七亂八亂的。請這樣的想着來看吧。

過去我雖寫信，但訣別式的事一言也未曾說過。不想說，又以爲父親也不忍聽，才故意不說的。然而想着什麼時候總是不說不行的。想到那時候，我要如何的苦，父親要怎樣的悲傷，終於胸懷悲愴淚湧出來了。那應當說的時候現在到來了。我有許多想寫的事，但不知從何處寫起好。我雖不說，我想父親也知道我的心。我盡了我的義務了。這個我喜歡着。請不要悲傷我的死。不可悲傷，替我高興罷。因爲我是誇耀着死的，一點兒難堪的可悲

的事也沒有。我與其活着還是死了的好。由於死我可以得救。雖是寂寞的一生，寂寞的短促的一生，我的生活是深邃的了。我鞭策着懦弱的自己盡量鬥爭過了。我是懦弱的而且醜惡的人。可是過着自己也心裏覺得滿足的生活了。這小小的努力我希望能得到您的承認。我幹了的事的善惡的批評，我一點也不在乎。總不會說好的。會得着惡言吧。（原文十一行被刪去。）

總是寫些不像信的事。可是我除這樣的事外就沒有事可寫。不單只對父親而已。對於衆人都是這樣。訣別是寂寞的，可是我總是覺得能夠驕傲地訣別似的。所以不想說兒女情，也不能說。只是平凡的文句，然而我覺得在父親之先而死是不孝似的。只這點覺得對不起。普通的死法那還好，然而我的死是特別的呀。作這種死法的很是少有。加之，我過去一味的只是給你種種的憂慮，所以更覺得對不起。在母親死後五年也未滿的時候，想到這次是我時，實覺得心胸要裂開似的。然而我的死是我的再生，所以請不要悲傷。我什麼時候也活着的。什麼時候總在父親和大家的旁邊。這個請不要忘記。我不高興你悲傷我

的死。悲傷的是因爲還不知道我的。我喜歡死。誇耀死。請安心吧。死會拯救我。想到這個，我喜歡起來了。只是與大家訣別的可悲。然而在這傷悲裏我看出真實的愛來。在喜悅裏不能看出愛來。在寂寞中，悲傷中，能看出牠。所以悲哀的生活才是最美麗可貴的生涯。我的一生的確是這樣的了。就因爲是短的生命才能得到這個的。我二十六年的生涯，於我是何等可留戀的東西呀！雖很短，但我過了美的有價值的生涯。替我高興這事情吧。爲我祝福吧。我死。然而我的生命是永遠不滅……

再給您寫一次信也未可知。不然這就是最後的了。我祈求您們幸福地過活。我永遠不能夠再見您了。請好好保重。那麼再會罷。

父親大人

大五月三十日午後一時。

使諸位種種憂慮過了。請原諒我，就這樣真要訣別了。我現在的心非常安靜。這我很

高興。請您們也高興我的死罷。

或悔或悲都不好。我一點也不希望您們爲我做那樣的事。請慶祝我的死罷。而且請不要將我忘記。請時而想起我一下。只這樣我就覺得高興的。

祝諸位健康和幸福。以後家中的事也請各方多爲照料照料。父親也很覺寂寞吧。請安慰他。這一點是我向諸位拜託的。

還有一次寫信給您們也說不定。那時另外向您們告別。今天就此告罪。草草不恭，敬祈原諒。

諸位親戚

大次郎五月三十日午後

五月三十一日

姊夫：

姊姊：

久蒙照料，使你們時常耽憂，實覺抱歉之至。望大大地寬恕我！我和你們永訣的時候快到了。一向未曾給你們寫信，在此深深地請你們寬宥我的失禮。寫是想寫，可是怪不好意思的，終於沒有寄出。

我的心現在非常安靜。我從未想到是這樣地恬靜安寧的。我能夠就安寧的死。請高興我的死吧！請不要悲傷！我懷着榮譽和喜悅而死。我的感想已在這牢獄裏寫了很多遺留着了。我想你們如果看到，就會了解我的心情怎樣，我是以怎樣的思想生活着，對我有怎樣的心情。所以如今在此不說了。

我常乘火車經過大垣。心裏時常想來看望你們，來看望你們，不過總爲了時間的關係，終於聽其通過了。昨春從朝鮮的歸途，很想下來的，又覺得突如其來不好意思，終於中止了。如今想起來頗覺後悔。那時節如果下來，是多麼好。終竟不能夠看見你們，就須這樣永訣了。姊夫是於大震後會過的，但姊姊已久未見面了。今春聽說已來過東京，那時我也

覺得不見的好。因為見面時也說不出話來的。比起來不見面將更容易斷念，便沒有強求你來了。

寶寶弘兒真可惜。在照片上看來，好像是很健康的；但是有T兒在還好。T兒會不會想到有這麼一個阿舅呢？我在禱祝不能見面的T兒幸福！我在暗地裏禱祝他強壯地長大，成爲漂亮聰明的人。

請恕我這樣亂寫！我從前的生活是非常寂寞的，可是我覺得是很深邃的。我追求過真實，賭死追求着。我是滿足的。我確是過了有意義的生活。惟其有寂寞的一生，才有真實的愛。我的死在我是得救了。死完成真實與愛。我並非厭世主義者。可是對於死，已付以很大的價值。要使死偉大，就必須使生偉大。我已自己努力求得滿足。我對於區區的世論一點也不介意。只要自己能夠滿足，那就夠了……我能夠勇敢地愉快地赴死。請你們對此事愉快吧。

我到死也不會忘記姊夫和姊姊的。怎麼會忘記呢？我時時在禱祝你倆過着幸福的

日子。而且請你們時時記念着我。我想還能夠再給你們多寫一次信。也許是這樣想的緣故，寫着這信時竟不可思議地鎮靜，也沒流淚。真的近來很少流淚了，不過以前卻時常哭泣難過的。櫻花開時，恰好姊姊來東京的時候，那時節是最寂寞的。看到八重櫻的飛散，就自然地湧出淚來。真的寂寞。但近頃很安詳了。聽說姊姊自到東京來，什麼地方也不想去，只是去掃墓。從父親嘴裏聆到這話時，我是哭起來了。假使我沒有這回事，那末大家定然是愉快地作春郊之遊吧。那末父親將是怎樣安心呀。且妹說丁兒很逗人愛時，我也想抱一抱。

我呢，姊姊，假使和S姑娘在一起的話，不知是怎樣幸福呢。我很喜歡她。我爲什麼不能和她結合呢？我雖則對於現在的生活一點也沒後悔，然而一想到她便感到寂寞了。我如今也愛着她的。到死還愛着的。我爲了她守着貞操。我打算在心裏抱着她的幻影去死。我不曉得空想了多少次和她一起生活的夢。夢見了多少次。可是如今那夢是永久消逝了。我寂寞得了不得。寫到這時時，我開始淌下淚來。因爲已經不能多寫，就此停止吧。爲

什麼我不快點向你提到S姑娘的事呢？若早點說也許你會使我幸福的。然而如今想又有什麼法子呢？

再給你們寫一次信吧。寫着信，心情像是看見你在說話似的。但可惜聽不見你的回答。希望姊夫、姊姊都過着幸福的日子。T兒也強健地活潑地長成吧。我想抱抱T兒呢。

請代向各位問好。不要忘記我！那末今天就在此處告別了。

姊夫

姊姊

大

——五月三十一日午後二時記

晴和。今早的確心情很愉快。通過窗際的鐵絲網孔，看見淡青色輝映着的天空時，心裏就想起了郊外早晨的景色。很想給朝露濡濕着脚散步去。

我空想着住在鄉下的宗教家的生活。在我的空想中，一定有她跟着在。我沒有她真

個活不下去嗎？我依然是不能不死的人呀。

天空沒有一點雲。是大晴天。是頂好的禮拜日。

在野外，在市街，會是人山人海吧。而我的同胞們在做什麼？無論到什麼有趣的地方去，他們也將感到寂寞吧。那是我的罪過呀。

自己向他人訴說自己的真實的時候，相信他人必定同情自己。自己不是爲想強求同情而這樣做的。當然自己的心很軟弱。追求他人的愛是急切的。自己絕不以懦弱爲恥。自己相信與自己同樣他人也是懦弱的東西。所以自己看見他人爲自己的懦弱而泣哭，就不能不同情。還有，他人來訴說真實的時候，自己不能不同情。自己是這樣，所以相信他人也一定給我同情。

自己的這信念是錯的嗎？

在人互相同情於他人的真實的地方，不是能求到人類社會的和平嗎？無限的愛與

同情，只有依着牠，人類社會不是才能夠和平地維持下去嗎？

今天布施律師說的話，我覺得有趣。

「現在的裁判是分工地進行的。訊問者，下判決者，執行刑者，都是各別的人。下判決者不是行刑者。而且判決不是在受刑者的面前舉行，而是在暗地裏舉行的，宣判只不過是形式的或機械的做一下而已。若是以一個人來訊問，裁判，行刑，那麼誰能夠下死刑的判決呀。」

六月一日

昨夜看了很寂靜的月亮。

骨頭一般地聳立着的杉樹的頂上，在帶黑的藍色中靜悄悄地浮着的月，皓皓然靜寂地照臨下界的月，我看見牠，實覺到溫柔的安靜的心情。自進監獄以來，沒有看見過像

昨夜的月亮那麼可依戀的月。

今天也天陰，很憂鬱。看守的褲子換了白的，帽子戴了避日罩。夏天來了。昨日聽得燕子啾啾地啼着遊戲。那聲音如何的可羨慕呀。

春逝了。夏來了。跟着秋來，冬來。於是春又來。這樣的幾萬年幾十萬年繼續下去吧。我的死是何等的可憐。和宇宙之大比起來，我的生死都是何其渺小的東西。我爲這渺小的東西苦痛着，真是沒有意思的話。

今年的秋天我不會活着過了。可是秋仍然會來。樹葉變紅。紅蜻蛉飛舞。菊花開。蟲鳴。這時候我在什麼地方呢？

我想起去年之秋。那時節是很寂寞的。恰好監獄在做着改築圍牆的工程，被派去做工的犯人們高喊着，「嗨呀啊，呀啊嗨」的聲浪，震顛着靜寂的秋之空氣，從遠方送來。當凝然側耳靜聽時，我是感到了怎樣的寂寞呀。我現在還覺得那聲音在遠方響着呢。

秋天高的大空，爽快的空氣，尖銳的百舌鳥的聲音，菊花，大波斯菊，我已經永久不能與牠們親近嗎？

永久地？是的。的確永久地。然而我無論如何不了解永久這事。

寂寞是不用說的。然而這以上卻是不可思議了。永久地訣別這是何等不可思議的事呀。

睡眠和死，是有多少的不同？不是同樣的東西嗎？睡眠這字的意味，近來我明確地瞭解了……

六月二日

這一向我的心實在平靜。對於死也不想，也不欲想。好像死飛向什麼地方去了似的。這個心境我想把牠永久繼續下去。

聽見「死刑啊。死呵」等等的話也不吃驚了。成了不知道被殺是怎麼一回事了。只是有時顧慮到死的苦痛。以為總是相當苦痛的。

他人怎樣觀察我不得而知，但我自身很知道自己的愚蠢和醜惡。而且，以之為恥。他

人過分地稱譽我。被過分稱譽是可恥的，苦痛的，而且可怕的事，然而一面於我這成爲很好的鞭策。懦弱的愚鈍的我，若沒有這樣的鞭策，恐怕到底是不能成爲正當的呀。確是愚鈍的我……

六月三日

今晨的醒覺是何等悲哀的呀。與大阪的友人們也真的永別了。過去我十分覺得什麼日子又能和他們相會似的，然而現在明白知道已經不能相會了。陷於無法忍受的寂寞。我現在才知道我們的工作完結。我們已經完了。和死了一樣。在監獄裏了結一生，這是何等寂寞的事，同事事件的朋友中大多數都不能不這樣熬下去。我則被殺。已經與友人永久不能相會了。這是何等愚蠢的分別。雖是那麼地親愛着也不能夠慢慢兒話別。不說吧，也不想吧。已經不能與朋友相會了。悲傷也沒有法子。

我的心不知怎的安靜下來了。死的事情成爲非常容易的了。是絕望的結果。於我覺

得朋友們死了似的。是的。確實死了，不能相會，又不能交談，所以和死了一樣。我已經沒有活着的餘地了。沒有活着的價值了，勇氣了。寂寞得不得了。我見着朋友的身子的着落。這覺得心無留戀似的。失了勇氣了。緊張的心鬆弛了。

今晨，我遙遙地祈求朋友的健康時，方才流出了思友的淚，一點一點地沿着臉頰落在手上。寫着這個時時淌着眼淚。我的心朋友們一定會知道吧。

天空也在抽泣。從早晨起就是寂寞的天日。

我們的一生就這樣完結了。有人會說是薄命吧。的確是薄命。就是我也是一想到惡運的我們就簡直要出淚的。惡運也真是惡運。是不幸呀。然而我是幸福的。我們的一生是幸福而可誇耀的東西。我們欣然瞑目吧。為幸福和欣喜而微笑着……

夢這東西真是不可思議。醒過來的當時好好地記得是怎樣的夢，然而稍過一會就漸漸忘却了。恰像霞鶯飛散的樣子，記憶漸漸地淡薄起來。夢的可懷念就在這裡吧。

死後也能做夢的話那如何的好呀。但願能做夢。

六月六日

今早和久遠的麻雀玩了。三四隻的親與子啾啾唧唧地叫着在杉樹的小枝中間飛來飛去。

我想變做麻雀，是看見由這一小枝向那一小枝啾啾地飛跳着的可愛的影姿的時候……

六月七日（禮拜，晴）

這兩三天不知爲什麼緣故心總不定。所以寫文章也只是錯。覺得心的緊張，不如說心的螺旋有點鬆了似的。豈只這樣？好似魂魄走到外面玩耍去了。因爲螺旋鬆了逃出了的吧。爲舒氣的保養而去了的也說不定。真是麻煩的魂魄。

還是因爲刑期的決定逼近了，所以不安起來似的。一定是這樣。沒有胆子。

我是不能不死的人。然而爲什麼畏懼死呢？對於我現在是最好的死的時期。而且得着了最好的死的場所。然而還厭惡着。真是非分的奢望。

我現在說的不能不死，並沒有死刑已經決定了的意思。也不是因爲決定了的所以不能不死的意思。我的意思是——對於沒有活着的價值的人，死則得救的人，爲了使自己完成就不得不死的意思。實際現在我是這樣的人。所以這個也完全不是絕望的話，絲毫也不是。在我無甯覺得是充滿光明充溢歡喜的話。

確是這樣。光明和喜歡。我不能不死而得之。

大正十二年春，離開鶴沼的中濱和我，說要幹最下層的生活，曾去四谷旭町附近找過房子。斷頭機社被封鎖着，沒有可去的地方，所以有另外安家的必要。這回稍微改變一點方向，爲了真的跳進貧窮人的家，在貧民窟住家不好嗎？二人這樣商量了。深川或本所

也好，但那一帶很有可怪的傢伙住着，很討厭，所以才決定在四谷那邊的。於是二人在雨沙沙下降的日子，走遍鮫ヶ橋和旭町一帶找空屋子，偏巧因爲不景氣的緣故一家也沒有。聽說這樣的地方一般的景氣好時，出租的房子就多，不好時就少。因爲倒楣的先生逃了來的緣故吧。因此對這裏斷了念來到千住住下了。然千住也是在貧民窟生了毛似的地方。中濱打算躲在旭町附近，建立起從前想着的「最下層社」，然而這個也流產了，說着非常懊氣。反之，他成立了一個「底路社」。這「底路社」說是由底路里斯母（恐怖主義）的「底路」（恐怖）取來的。

千住的家最初是用以充作斷頭機社的敗兵收容所而租了的，絕沒有想把牠弄成擾亂的團體的大本營。然而到後來自然不能不改變了。表面依然掛着「東方詩人社」的幽閑的招牌，然內部就非常改變了。朋友也漸漸聚集來了。並不叫也不招，可是不可思議地朋友的人數差不多都齊了。這恰是二年前的這時候。

我們的發祥地，同時是搖籃的千住的家。那個家真的叫人十分懷念。現在如果朋友

們能再聚集在那家一次，互相說出彼此的回憶話，那會是多麼可喜歡的事呵。

（這也堂皇地成爲關於事件的參考記錄罷。）

我常常想，死期還在相當長時間以後。真卑怯。然而不這樣就不能定心。

無論怎樣想（因爲想所以不行）死這事不是好耍的東西。任是怎樣想着『死卽是得救』也沒有用。爲什麼呢？難道只我一人特別胆怯嗎？自殺的人世上有許多。自己是那麼無勇氣的人嗎？

抑或自己說着誑嗎？死卽是得救。一定已經非死不可，這是非真意的謊言嗎？想着不是這樣的罷。

忘記死這件事罷。忘記自己的死的這件事罷。這就好。救啊等等，這樣說也不要緊。只忘記自己現在要死的想頭罷。什麼時候也忘記了罷。上到絞首臺的時候也要忘記牠。頭掛在繩上的時候也要忘記牠。

我和神在一起的時候也有。又和野獸在一起的時候也有。怎麼不能將野獸趕退呢？我的心確實成爲絕望的了。成爲剎那的了。可怕。我發誓要將這一個月的光陰成爲我的一生中最美麗的東西。然而我是特別地在普通人以上地醜惡的卑鄙的人嗎？我仍是不死就不能夠成爲清純的嗎？

我悔恨得要流淚了。我自己玷污了自己的理想。自己將自己的死弄成賤價的。自己打消了自己的生的意義。我究竟怎樣辦好？

若是這樣的話，我死了也恐怕不會得救。死的方面會將我捨開逃了罷，像我這樣無責任的（是的，想着只要死就得救，自己一點也不努力，確實是無責任）人，會永久污濁地活着嗎？

然而死的逼近終於使我出於無責任的行動。「總是要死」這絕望的心情，「現在還清純地活着有何用」的自棄的心情，其次，「死馬上就會來的」這寂寞的心情，加以

我的胆怯的軟弱的醜惡的心，這些東西合併起來將我弄成了無責任。我怎樣辦才好？我隨時都是敗北。

這樣的事寫了有何用。我倒希望強烈地責罰我的什麼呢。

十六

六月八日

早晨的醒覺實在不暢快起來了。覺得寂寞似的淒涼似的心情真沒法。當然這是一時的。可是實在討厭。

在這種時候我隨時都思念着大阪的友人。

六月九日

又是陰天。有雨的樣子。天空的顏色奇妙地使我覺得寂寞。還是晴朗的天空較好罷？汽車的響聲和汽笛給我不快之感與說不出的不安。聽聽那個就很明白我的壽命一天一天縮短去。因此心不安起來。充滿寂寞的不安。我簡直覺得身子嗖的一聲被拖進暗黑的穴中去了似的。

不只此而已。牠們好像在嘲笑我似的。「最後來了，準備好了嗎？」這樣地嘲笑着我似的。我還沒有準備好。可憐啊氣人而可憎啊，那汽車與汽笛。於是終於不能靜下去了。

離下次公開審判，還有一個禮拜。

灰色的雲佈滿天空。夕陽透過薄雲慘淡地輝耀着。是死的世界的光。

今天的天空實在有陰慘之感。死的恐怖就在這種時候抬了頭的。不能言說的寂寞恐怖湧了上來。向來的安靜便失去了。恐怖少時即消去，然而寂寞却永遠抓住我不放鬆。朋友可懷念。肉親的人可眷戀。安慰我的只是他們的愛而已。在今天這樣的傍晚我

特別想到牠。

死還是可厭的東西。

天空漸漸明朗了。我的心也漸漸明朗了。

但是，不知爲了什麼，我的心很難消除恐怖。真是奇妙地可怕的黃昏。猶如獨自聳立
在高空中的不安和恐怖。

爲什麼今天會這樣的寂寞呢？

也許是爲了剛讀的書吧？現在剛讀的是一本叫做生物界之驚異中的「月的話」。我很喜歡這種外行天文家，熟讀之後就起了種種的空想，那時節我便覺得人是怎樣的渺小，又想到世界的將來只是夢幻，真沒法子。令人想到死後這回事也聯結在宇宙的。於是感到自己死後，自己可以到天之一隅的什麼所在，極近地看見飛快地迴轉着的大星雲，以無條理之勢飛行的星星，和寂無人氣的月世界。這麼一來，便被說不出的可怖的奇怪的和寂寞的心情抓住了。就是現在一面讀着「月的話」也一面這樣感到的。因爲死

這回事正痛切地在腦裏響着的時候，所以感到更可怕，寂寞了。因此，今天也許是特別寂寞吧。真是坐不安席的寂寞。站起來在房裏走動走動之後，稍稍覺得安靜點。於是我便依然續繼看書了。勉強私自嘲笑，一面努力使自己的心安靜下來。

肉體的苦痛和精神的苦痛，在我是哪一方面容易忍受呢？在我是肉體的苦痛這方面難受。所以，現在，我一面心受責備而一面過着安樂的生活。

是這樣的，自己還以為是正當的人。

天晴了，適合於初夏的太陽，風。

輕爽的空氣。嬉戲的風。

在房內是鉛一般重的心。

昨天在浴場和和田君倉地君見着了。

在監獄裏最令人喜歡的，是和朋友相會的事。看見友人的微笑則我的沉重的心也立即輕鬆起來。活動起來。會喜歡得不得了。分別後也總不能靜下去的那樣的喜悅殘留着，便不能不微笑。

近來睡眠很安穩。想到死也是這樣嗎？心就靜謐了。然而寂寞的。

美妙的話語。自己對牠不會沈醉嗎？不會迷住嗎？

自己想用牠來裝飾死。而且想排除寂寞。

但是自己並不打算欺騙的說出這些話語。

十七

六月十一日

今天有點發熱似的。身子疲倦得不得了。加之咽喉奇怪地痛。鼻子塞着。不是害了什麼討厭的病嗎？因了病就這樣死去，一點也不怕的，然而一想到會不會被認為胆怯呢，便又覺得不甚好。他人的話本來是怎樣也不關事的。然而……

終於麻煩了醫生而睡倒了。

總像肺部有毛病似的。心臟不好過。

六月十二日

春的海，可說是終日懶洋洋地的地方。①

六月十三日

地球的命運倘使此後無幾就告終的話，世界的樣子會大大的改變罷。因為對於人生觀會有大影響的。

明治某年，有地球與什麼衝突的風說時，聽說有一個用掉所有的錢亂吃亂喝終於成爲無一文的人。

我也若是明白了人此後不能活幾久的話，很覺得寂寞無疑。特別是現在。然而人好

① 這里繪着海的圖畫——原書編者註。

像一定能夠活到恐怕簡直不能想像的長時間似的。因此能夠安心。幾萬年幾十萬年，說長則長，以爲短則實在短，這是與宇宙的無窮比起來說的。

在這短促的人間世界，爲何大家不努力使其成爲更美滿的東西呢！

因了病睡着，心就像小孩似的了。少時須煩勞母親的照管，覺得很愉快，多麼可眷戀的過去的日子。

死的恐怖也消了，邪惡的心也失了，多安閒的心情。

病使人清純。

六月十四日

禮拜日。微陰。和風。

白蝴蝶蹣跚地從窗外飛過去。躺着目送牠去。這是第二次了。當然不會猜到附近有

什麼花，但爲什麼那樣屢屢飛來呢？杉樹的嫩葉清爽得很。

幾乎是平熱。惟身體一動，就會頭痛。咽喉輕快。心依然不安。食慾旺盛（午前）
藥，吃阿司匹靈。名醫的診斷。

假使我真的有肺病的話——

一向只以爲是清淨的血，突然感到污濁，會變得寂寞的吧。但是如果是肺病菌那還能夠忍受。一向驕傲地自以爲是康健的，康健的，將會感到可恥的吧。

也是好事。因爲以前總以爲如果沒有這回事，定然能夠相當長命的。如果曉得這身子總要早死，那末我的心也安靜了吧。因爲斷了念。僅此也就很可感謝了。

我沒有和她給合，仍然是做了件好事。我仍然走今日似的路好。我沒有錯誤。

我對於病一點也不悲觀。反而歡迎牠。雖則這樣說，但也總不希望因病而死。雖然自己暗自希望病死好。也許仍然不願意別人的批評吧？我呀。

生病脾氣也壞。況且也不見得沈重。無論如何我會被殺嗎？

被殺死，無論對於觀賞者，對於本人，一定很有趣的，可是站在被殺的本人一看，僅僅有趣將覺得對不起，所以終至出于退避的。

十八

六月十五日

雨。

頻繁的雨音。懶洋洋的大氣。寂然聳立的大煙囪。灰色的天空。

我使她幸福了。我活着是不行的。然而爲什麼我不祕藏在我一個的心裏到死爲什麼做了這樣不謹慎的事？

綠樹，青草，梅雨，被雨打濕的花。

我想起了月見草。月見草，這種草在省線京濱電車的沿線滿地生着。去年這時節正是我常常從電車的窗裏看見的。整然而立，但總覺得是柔弱的姿態。寂寞的是色之花。和月亮交談的優婉的心。而我呢？

解散！

頭腦的首領

向身體中的細胞命令。

恰如在演講會的講壇

握着劍的警長

叫嚷的一樣——

解散！

然而我的這解散沒有拘捕。

有的人也有被拘捕的細胞的。

那細胞造成新的子孫。

被解散了我的細胞

向何處去的呢？

向海，向河，向天空，向水，向土，

而且向草，向樹。

有的則

遠遠地遠遠地向宇宙而去。

明天的公開審判我決定去參加，因為怕對不起特別等待着的人，而且病也沒有厲

害到不得不休息的程度。厲害也不要緊。倘使在法庭上暈倒了的話，到是帶點戲劇的場面呢，然而這樣沒有意思的事情想來是不會有的。（午後六時半）

六月十六日

今天是小阪事件的訊問，然而不是等於無的放矢地沒有意思。因為大阪方面的案子已經完全了結了。然而不以裁判官爲對手，以向旁聽席中的諸位說話的心情講一講吧。

能看見大家的精神勃勃的面我第一高興。其中我一人帶着瘦削的蒼白的臉。真是掃興。

天氣變好了。對汽車應該略爲當心。然而也未必出什麼事情。
怎樣想也是滑稽，我會受什麼裁判。

關於我們的新聞記事她也看吧。

我的幸福的日子終於永久地去了。（出庭前記）

十一時開庭。先把我的關於小阪事件的部分的事實訊問終結，然後再訊問倉地君的事實之後休息。

午後再開庭，各位律師要求傳喚新證人——布施氏要求傳喚福田雅太郎，甘粕正彥等（對於和田久太郎君的事件的證人）富岡誓，逸見吉三（對於新谷，倉地君和我的事件的證人）及中村高一（對於我的證人）與松谷氏要求傳喚龜戶事件目擊者（所謂龜戶事件的證人）與山崎氏要求傳喚我的父親等，名字排列着頗不少，然而推事以為都不必要而拒絕了，裁判長在合議之後只許可中村高一律師為證人。下次是二十七日。午後四時閉庭。

要求傳喚證人之際，為我舉出了友人中村君與我的父親，我又是感謝又是惶恐覺

得很不好過。這事在先沒有聽說過，所以實際是萬分意外。然那裁判長「同情」於我的嗎？抑或是好奇呢？——

六月十七日（是白雲悠遊之圖也）

二人皆許可了，這實在是滑稽的。然而這恐怕不是同情也非好奇。若全部拒絕則成爲太過無情的應酬，所以許可傳喚無甚妨礙的證人，而大大的添點色彩無疑。我的案子現在縱然辯護了也是無辦法的。又被想爲是「惡人」我也一向不在意的，然而既是諸位的特別的好意，那麼我還是欣然地接受吧。

有許多朋友來旁聽，大大的鼓舞起了我的勇氣。江口渙君希罕地穿了洋服，這是由和田君先注意了，我才覺到的。

我每次看見友人的服裝態度常有所思。社會主義者若不改其異裝奇態，他們的運動想不會成爲真實的。

我這次到了自己受裁判方知道律師的好處。過去把牠或視爲無用或輕視着。現在又覺得對不起又覺得可羞。當然就是我在先那樣力爭的，也畢竟是瘦狗自傲，若臨諸法庭，律師也是很有幫助這樣的事是想着了。首先說，因爲我以為不會有公開審判，便不將律師放在眼中了。

現在我說了律師的難得處，然這是離開律師這職業，爲人誰也會有的美的同情及正義心，翕然來到了我們的胸中。這喜悅的心情把牠叫爲「難得」於我這是最可喜歡的。

去到筆記場看見有學生參觀。似乎是帝大文科的學生。真的不大有好感。因還是有點兒怕羞的。同時總覺得他們氣人。爲好奇來看他人的悲慘的情形的傢伙們的悠閒的

樣子令人討厭。看着這個惡罵就要衝上口來了。一面聽着部長的說明，學生們睜着好奇的眼睛，倉皇怪訝地往四面瞧。「信是這樣拿了，挾在缺子裏，這樣遞的。」部長一一實際做給他們看着而說了。「寫下了的，又這樣的在這兒接受。其次施行檢閱。在一天通信費約九元，大約發出四百封信。」我想與其聽這樣的說明，不如到裏面來，便能很快地了解，真想向他們提醒一下了。「那麼其次給看獨房吧。」學生們捨不得似的走出去。想着成爲這種傢伙的觀覽物，還了得嗎？這樣我決然耐着想回去的心，而沉坐在椅子裏……

我的父親很害怕我是那小阪事件的下手人似的。今天的信中寫着：「萬萬，萬萬不會的大阪的事，眼也要眩似的吃驚了。」並非無理的事。我也只有這事件覺對不起父親。而且這是第一的苦痛。讀了這個我如何地在心裏向父親謝罪呀。「厚於人情，連貓犬也愛的純美的心，那時怎樣了呵。」父親這樣繼續寫着。素來信任我的父親，聽說很不相信我是犯人。聽說在律師面前說了他決不會幹這樣的事的話。「然而，傷心一年，無一點小

事地了悟了諸行無常的現在，不會像當初似的哭了，安心吧。」父親也斷念了。然而事到如今父親是怎樣地受了苦楚呵。這是我充分想像得出的。

今天來了可愛的信——繪圖的明信片。是望月桂君的愛女公子姑娘寄來的，所以是一個女孩子叫狗沐浴的畫片。「寄給久先生伯伯●和古田先生哥哥」說是這樣說了而寄來的。我不知道這位小姐，不過前天公開發審判時一個婦人帶着七歲左右的女孩子來旁聽了。（以前也來過吧）問和田君時，說是「那是望月桂的夫人。」那麼公子姑娘一定是那七歲左右的女孩子無疑。我最喜歡那樣大的女孩子。

六月二十日

還是不安。死這傢伙執拗地蝕着全身。而且漸向心的髓吃進去。於我這在眼裏看得

見似的。所以不安得很。平靜地委身於死。總覺得奇妙。

因為想被叫出去受死刑的時候的事吧，現在通過監房前的鞋子聲和鏗鏘地開鎖的聲音等都害怕得很。覺得是太無胆量了……

六月二十一日

已經是二十一日了。我想着只有這一個月的生命的，然而似乎還能生活一些時候。若是到這月底的話，怎樣呢。現在，覺着萬分的寂寞吧。

三個禮拜，我的生命不過這一點吧。三個禮拜馬上就過去的。六月一日到今天恰是三個禮拜。我倒覺得昨天剛到六月似的，時間真快。

最後的幕！

第三禮拜日。囚人的勞動休息日。

囚人是一天勞動十小時。而一個月有兩回的休假。在外面的世界，以更苛酷的勞動條件勞動着的人也有吧。

陰天。午後晴，悶熱。咽喉好了。

斷念了的緣故吧，近來非常安定。死這東西不怕了。倒覺得尙且可喜了。在這樣的世間，實無勉強活着的必要，也不想活着。奇妙地能成爲高蹈的心境，我真覺得喜歡。

總之，我不是應該活着的人。

這一向照樣反覆着寂寞的睡醒。照着時間一定突的睜開眼睛。這瞬間，因說不出的寂寞胸裏塞滿起來。「監獄」「死」。這兩個名詞電光似的在頭裏閃着。在剛才的安眠之中成爲夢而顯現了的家鄉的情形呵。爲什麼會醒了呢，我後悔得了不得。

這以後會迎着更寂寞的早晨吧。

照常一樣平靜的傍晚。可留戀的電燈光。我在思念自己的家。

想起原始時代初發明火時，到夜來一族相聚於燈下談笑的遙遠的遙遠的從前的事。

我雖偽也沒有想過自己是好人。我是懦弱的罪人。一面憧憬於真實，而一面常不能逃出虛偽和罪惡。是可憐的懦弱的人。我不是以這爲誇耀的。可是我說的真實的人格者，是比我還更可憐的懦弱的人。要這樣的人才能夠有不會被任何事物戰敗的那麼強大的人格。我景慕這樣的先輩。

六月二十二日

自己的身姿不知道，然而看見旁人帶着手銬，被繩繫着不由得要起賤視的討厭的心。自己被旁人看着時旁人也會這樣想吧。

我的父親不喜歡來看裁判也是當然的。自己的兒子成了這樣的兒子。看見了很難

過吧。我也不想給他看……

昨非皆在我 何怨楚囚身 才拙唯任命 途窮未禱神
死生長夜夢 榮辱太虛塵 一笑幽窗底 乾坤入眼新

秋水

真的應當下最後決心的時候到來了。果然心緊張起來。覺得又似恐怖，又似久等，又似奇怪的改換了。然而現在還是想不到地平靜。若是這樣能夠意外容易地就死也未可知。

意外的不感到寂寞。只是一想到兩個妹妹就不能禁止眼淚。這是沒有法子的吧。此外覺得寂寞的事現在還沒有。

● 卽幸德秋水，日本初期安那其主義者，因所謂「大逆事件」受絞刑。——譯者

打算不看見妹妹們而死。因為覺得擾亂了孩子的心是太可憐了。並且不見面則結局我也好丟開。

死喇！那末來吧，美麗地，而且清純地。

昨天午後布施律師來了。

「這次是當作最後的陳述的時候了，好好的幹吧。」這樣激勵了我。最後的陳述，最後的吶喊。的確是這樣的。發表我的所信的機會除這次外永遠沒有了。這樣一想我十分興奮了。因了這個或者因了別的事情，昨夜我做了一個怪夢。

想到過去特別醜惡了的自己時，為什麼早就不把這唯一無二的一生弄成清純的呢？我真後悔得了不得。

陰晴不定的日子。總是不安定。我迫切地想求平靜的大的安慰。

我還是得不到像想念她時那麼安然平靜的時候。

六月二十四日

夏！夏！冷縮了的血也在夏天的太陽裏沸騰而燃燒似的熱起來了。青春的血呵！直到死，還在我胸中跳躍吧。

六月廿六日

在三四天前一點一點寫起來的「最後的陳述草稿」昨夜方算弄好了。是有八張紙的東西。想想這是我的一生的呼喊，覺得非常可眷戀，然而太過貧弱了。又覺寂寞。但是這裏面聚着我的生命。

聽說森近運平君在獄中寫了一篇自傳，此外加上友人知己的感想文，想遺留給他

的愛子。我也模仿牠，想在我的「回憶」和感想錄外還添上諸位友人的真實的「古田大次郎觀」一起留下來。

六月二十七日

今日出庭，真是快。前次是十六號，所以是有十天的間隔的，然而十天馬上過去，今天心跳得比平常厲害。能好好的講就好；只是憂慮着這個。昨晚將草稿放在枕下睡了。

今天的事情完結了，那麼我在這世上就沒有事情了。丟不開的事更沒有，二十六歲的生涯也就此告終。

我如卸下了重荷似地安心了，我只耽心着友人的處刑。尤其是倉地君的我放不下心。

十一時開庭，開頭就是中村高一君的證人訊問。其次完結了對於我的大阪小阪事

件的證物訊問，遂轉到檢察官的論告。檢察官由第一使用危險至極的爆發物之點，第二……：第三多數集合合意之後而做之點，由這三點論斷，謂有處以極刑的必要，『對於和田，古田，倉地三名望處以死刑，新谷處以懲役十年。』正午休息，午後再開，和田君的最後的陳述後，繼之以松谷律師的辯論，跟着是神道律師，布施律師的辯論。布施氏縱橫熟辯了約一小時半，完結了對於和田君的辯護，傍晚休息一小時。本來要繼續審訊的。然而因了裁判所的方便中止了。這時是午後七時，下回審訊期在八月十五日（歸監後即記）。想繼續寫感想，但人很疲乏，同時就寢時間又到了，所以就終止了。對不起倉地君的心甚為急切。（歸監後記）

六月二十八日（禮拜日。陰）

又以『……了的是』這個冠句來寫下昨天的感想吧。

「喜歡了的是」和田君在他的陳述中給我說了「能與親交的古田君同死，比這

以上的喜悅更沒有了。」我聽了不覺流出眼淚來。在我也是一樣。我若是與和田君一起死，那麼像這樣可喜的事情再也沒有了。現在想起那語句，不知怎樣地愛慕着和田君。

還有一個「喜歡了的是」諸位律師離開了律師的地位，由於人的至情給我們辯護了的事。然而有時在辯論之中有了像律師的辯護的地方（雖然主要是對松谷君的）則不勝恐懼。以後在最後的陳述時，想說說這一點。

「覺得意外的是」倉地君有了死刑的求刑。和田君的，實在說，我先前想着是這樣的了。總之，和田君是以殺意而傷了人的，所以我想定是很重的了。反之，倉地君至多不過是幫助殺人，就是谷中的便所爆發，本來也只是為試驗而行的，所以當然沒有殺人的目的。因為沒有該當於爆發物取締罰則第一條的理由。若是這樣，最高的刑罰也不過懲役十五年而已；我這樣想本人也這樣想着了的。對於那求刑，倉地君想必也有意外之感吧。
新谷君的求刑同樣，也是想不到的酷刑。

「可笑了的是」證人宣誓之時，推事，律師全都起立，向庭長莊嚴地讀出的「向良

心發誓說述真實」云云的所謂向宣誓書表敬意的事。我想這是在演嚴重的戲。良心和真實那樣地被賤賣還了得嗎？

再一件「可笑了的是」檢察官論告之時，幾乎是依然垂着頭戰戰兢兢地說的。偶爾條地看我們一下的事也有，然而立即垂下眼去了，像這樣子真不覺得是檢察官的論告。想着將罪人睨住在眼下，由一方糾彈着去的勇敢的態度。

「可笑了的」還有一件。布施律師的辯論中，庭長很覺有妨礙似的說：「您似乎是說着對裁判所的不信任。我們誠如您所說，幸呢還是不幸，是與了這事件的審理的，若是這樣地被說不信任，那末除停止這裁判外沒有別法。」我不禁失笑了。真是，推事們也可憐。因為恐不會是喜歡參與這事件的。我們大大的覺得諸君可憐。

求刑後，要回去而站了起來了，和田君做着愉快的樣子說：「能一起死了呢。」我也正想這樣說的，和田君的那句話可喜極了，因此馬上想「是呀」這麼湊上的了。可是我

想到在旁的倉地君，就無論如何覺得不勝抱歉。「爲我而至於受這樣的刑。」這樣想着我心黯然了。因此對於和田君也不能作有元氣的答語。和田君覺得不滿也未可知。然而倉地君得死刑我覺對不起，可是和田君和我一起死實在可喜。獨自一個人死真是寂寞，然想到有同伴（況且這是親友）則死簡直屁也算不得一個了。因爲這緣故吧，從裁判所回來的路上，和回來以後我一點也不覺得寂寞。

檢察官論告開始時，我的胸真沒有胆量，卜通卜通地跳起來了。可是憂慮恐怖却沒有的。只是無由的胸跳。論告到半途時，我的心才平靜下來。成爲平常一樣地，不比平常更愉快地待望着什麼似的心。及至最後聽得死刑云云的話時，心想就是這麼一回事嗎？以爲更會受刺激的，却出乎意外，一點意思也沒有。然而以後心比以前更安定了。全如夏天從頭上澆了冷水似的爽快了。現在絞刑臺在我看來倒像是尊貴地清純的救援的手了。

聽說和田君已經在推敲辭世之歌或俳句了。我也來想想吧，還有墓銘。

夕月的影，就像我現在的心。

今日傍晚很想給我看見月亮。我想過着月亮那樣的一生。靜靜地現出來，靜靜地落下去。那一輪寂寞的清純的月，我的理想的人生，正是像這月的那樣的一生。

六月二十九日

天空是朦朧的。可是已純然夏天了。炎陽，熱風，焦灼的土氣。我又看到夏天的太陽。

檢察官雖已要求處刑，然而我的心一點也沒有變。反而更鎮定呢。其一是判決尙有相當的時間的緣故。雖則這樣說，但總覺得有些什麼辦法。自己也很偉大了。然而，所看見的世界稍爲有點不同了。覺得似乎在做夢般。

只限於本月止的生命又延長了。

美麗的日子繼續下去。我雖死，這樣的日子依然繼續下去吧。總覺得像是從陰間窺見的世界似的。

可是，我還活着呢。

今天一早起就是這樣靜閑的日子。（六月三十日。）

讀着幸德秋水的遺書，便感到他的風貌明瞭地顯現在眼前似的。蒼白瘦削的面額，銳利發光的眼睛，瘦骨稜稜的身軀，恐怕他很少有發笑的吧。說話時也許是用冷靜沉着
的口調，像說教般的說着吧。我以前認為秋水是東洋式的志士，自從讀過那遺書益發使
這感念加深。當然，一說到志士，便令人想到欠修養的人，但就秋水言之，決沒有這種意義。
在東洋式的志士之上，加上哲學和思想的味道，這便是秋水。我以為。所以也許是這緣故
吧，當然喜歡是喜歡的，不過總覺得有點難以親近。然而無論怎樣說，我還是最喜歡秋水。

晴明。

雨霽後野道間朝晨的散步。

只要能夠活着就仍然有活着的至純的樂趣。人生決非絕望的。無論如何被人背棄或者離開了人，只要自然之美和愛能與己同在的話，那便能夠充分地快樂地活下去吧。我深深切切地想着。

但是，自然，我現在並未被人背棄，也未離開人。我對一切都有愛。縱使人會磨折我殺害我，我也不想變更這種愛的。

人與自然，如今我對於這二者懷着無限的愛與慕。而且我欣幸能在這愛與慕中，含笑而死的自己的幸福。

所謂宗教生活，要之，為使人的真實的心有意義的生活，即把追求真實一刻不定的心永存在自己的生活之謂。別無何種崇奉神佛的儀式，更不是關閉在寺院和教會的形式。生活的樣式，和普通人——不如說和農人一點也不變。當然沒有向別人說道傳教之

必要。只要自己能夠努力就好。我說：「住在農村的宗教家（不如說是宗教人更適當些）的生活」者，要亦如是。

然而這種生活，如果現社會達到改革之日，那才可以說是堂堂正正的生活，但是在今日，我以為這樣的事情是不可能的。

其次為靈魂的問題。

與其說是靈魂的問題，不如說是死後的問題。死後怎麼樣呢？真有所謂靈魂嗎？真有所謂來世嗎？是到現在止苦惱了幾十萬萬人的問題，但還沒有誰能夠解決的。至少還沒有能夠圓滿地解決的。也許只是牠才是未來的永劫中非人間的智慧所能解決的。

我此刻並不承認有靈魂或來世。所以，在我也可以說是已經把這問題解決了。然而與其說是不承認，不如說是不了解更爲適當也未可知。因爲第一什麼靈魂呀，什麼來世呀的觀念也僅是漠然的吧了。

那末，死後身體便還歸原來的元素就完了嗎？却也不能這樣想。令人想有一種非言

語所能表現的什麼東西，即所謂極神祕的東西，到死後還留存着的。不過總不可解。

雖不可解也無妨。也許死的味道有些不同也未可知，惟其不可解更湧起興味，更覺有趣。倘若真有來世和靈魂那就更僥倖。橫豎前世已幹過無理的事的傢伙，來世和靈魂恐也未必會超昇吧。

自己死後，自己會寄寓在下愛自己的人的胸懷中，所以才說靈魂不滅，則我也確是這種持論者。然而，不止我一人而已。一般的人都抱着這樣的靈魂不滅觀的。不可說是一切的人都是。這不能用「聊慰死之寂寥」一語來解說的。確，自己死後會活在生前下愛自己的肉親和朋友知己的心裏。這才是我真實希望的，也是第一高興的。

蔚藍的天空，映日生輝的雲，是最後的夏天呀。

剛收到父親的信。是檢察官要求處刑後最初的信。很多地方都省略了。這也可以曉得是迫切寫出來的，我讀後竟意外的冷靜。也沒有淌下淚來。我想這樣的不悲痛，能夠稱

道幾句更好。然就父親來說，是不能夠做到的。

惟讀到信中：「你父與兄妹不能不永遠記憶汝」時，險些掉下淚來。不過總努力裝着冷靜，不要哭泣。實際上是冷靜的。然而這句話是很高興的。

時間是偉大的解決者。任是怎樣的大的悲哀也會給「時間」拯救的。我想到這，不覺十分安心了。

看信前會見布施律師。依他說死的像是只有我一個人。我覺得寂寞又覺得歡喜。

由此我想到了中濱哲君。我們二人在崎玉的蓮田時，有過從社會思想上的社會運動年表裏找出恐怖主義者來而欣喜的事。其中有俄國最初的恐怖主義者生加寧的名字。哲被感動了，說自己成爲日本的生加寧給你看，於是將自己的名字取爲千地野人。●並且我裝起勞動者塞里阿夫來，取了勢利庸夫的名字。將其他多數的恐怖主義者的名

字一一填以漢字，他日作恐怖主義者錄時，打算便大家用那名字的了。真是弄着天真的事而自喜了。

然而現在日本的生加寧終於論到我來做了。當然只是表面的，然而日本最初的恐怖主義者的名譽，雖不肖也成爲我來領受了。

今天出去，看見屋頂上停着一隻鳶。傲然睥睨四方的態度十分可憎。因爲這傢伙停在這里吧，連白鴿，雀子都嚇得消聲匿跡了。只見到一隻麻雀匆忙地從這樹飛到那樹。

直到回房止，鳶仍然頑強地站在屋頂上。

從運動場中看見朴樹已是綠蔭如蓋。看見煙囪兀然高聳，不過很少吐出煙來。專心想看一看默默昇騰的黑煙，終於枉然了。看着黑煙消逝在天空的光景是莫可言喻的羨慕。

菊已長得很多了。

真是不可思議，俗說住則故鄉，我現在覺得監獄也是故鄉似的了。日復一日以四疊蓆的小房間爲天地，然而也不覺狹小，也不覺奇怪。覺得是快適的而且平常一樣的生活似的。對外面也幾乎不依戀。然而有時想到就這樣要被殺，便會浮上寂寞的苦笑。然而要幹的事是幹了。「已經是沒有事的身體了」這樣斷念了的話，則那樣的東西也立即退去了。

來這兒已經是九個月。

七月四日

想將八月十五日的公開審判延長半月，在九月一號開庭，在十號聽判決，在十六號執行死刑。聽說和田君和我的意見相同。

爲什麼這樣的決定了日子？看下面就明白。

去年九月一日傍晚，在本鄉燕樂軒前和田君行刺陸軍大將福田雅太郎。

去年九月十日早上，在平塚村蛇窪的躲藏的家，村木源次郎君和我被警視廳逮捕。

前年九月十六日夜間在麴町憲兵隊本部大杉榮夫婦及其外甥宗一，被憲兵上尉

甘粕正彥等絞殺。

七月五日（陰。禮拜日。）

據近藤君說，若是裁判無停滯地進行着，那只不過到七月五日的生命了。這樣想想，到了今天來看看不禁喟然。因了生命稍微延長而安心了嗎？喪氣了嗎？抑或覺得奇怪不可思議嗎？恐怕是這樣的混在一起而喟然一嘆了的吧？總是要死的身體，不問遲早沒有改變的，然而多活一天也會喜歡這是什麼緣故呢？當然，刑確定（不用說，我呢算是確定也是可以的）了而焦急起來時，則覺得早一日更好也未可知。現在不是這樣的，恐是因爲能夠這樣悠閑地，適意地生活着的緣故。

人看了，覺得是什麼用處也沒有的，胡塗蟲的生活也未可知。然而我自己一生之間，沒有過像今日此刻這麼安穩平靜的有意義的生活。我覺得過着高貴的生活。所以不欲特別快接近死也未可知。要說是留戀則是留戀，說是自重則這樣說也無不可。然而這似乎過於漂亮的辯解了。

七月八日

現在想着全可恥。——會討厭死刑，死等等的字句。怎麼會那樣的胆怯呀。

修養什麼都沒有。現在怎麼被溶於那樣的字句也泰然了。然而與死這本身相會時，恐怕會相當地驚惶吧，所以也不能說大話。

七月十日

依據大家的述懷，說是在這里快樂的是會見與洗澡。洗澡一禮拜有兩次。惜乎時間

頗短。只是五分鐘或更少一點。若不萬分機敏地洗，就不能不帶着剛洗了一半的身體跑出來。這說是烏鴉洗澡到很相宜的入浴，囚人們視之爲無上的快樂所以可憐。

七月十五日(晴)

接到父親的信。打開一看，是很長的。一時感到憂愁，果然胸中轟動了。我近來是很放開心懷了，大概的事情總不至於驚惶，但讀了這封信，却非常之驚惶而且憂愁了。父親讀了我以前所寫的十六本筆記，好像到現在才知道我的行爲「殘忍已極」；「你是二重人格者。」「小阪事件」雖無理猶有意義，雖殘酷尙非積極的。至於「鶴見事件」——就是我的第十一冊參考書所述的爆炸鶴見川鐵橋未遂事件。這樁事實究竟當真與否，不得而知，總之在參考書詳細寫着的。——「銀座事件」實屬惡魔的行爲了。如制裁這種殘忍兇狠，除你等十數人之外，誰都可以。如以此罵裁判官，是何種事情呀！你父想不勉強上控了。」直到現在止，父親總是用溫言相慰的。像這樣的話，我還未曾聽過。我突地寞寂起

來了。想哭了。覺得無依無靠了。感到一向依靠着的父親突然離開了似的。同時覺得是意外的。爲什麼父親會這樣生氣呢？爲什麼這樣的叱責我呢？想到這時，便又傷心，又奇怪了。想到萬一父親也許會自殺時，便驀地不安起來。

然而啊，我是幸福的！我的父親決不憎恨我。不，也許在憎恨？不過無論如何終不痛恨。父親的愛是可喜的。像這樣的，我，父親還愛着呢。並不憎恨。仍在愛我。我是以什麼心情來讀下面的語句呢？那我到底不能夠說明。「唉！想起來誰也有過失。這二事件也是過失。惟其所以然，才會被天救助。倘若沒有天的救助，那末你父已非此世的人了吧。惟有皇天保佑，剛才說過決不寬宥，下了決心的是你父的錯處。你父仍然不能拋棄你的，生死如一。就是死了，也把你擁在父親的懷裏。你儘管要什麼吧，你父願盡心慰你。」我只記到這些，爲止。因爲到底不能寫出這心情的。

我更傷心地讀着下面的話：「看看只知良善方面的幼妹吧！怎樣地眷念着小哥哥呢。恐怕嚇壞幼小的心，忍痛還未告她什麼。對她說：到你二十歲止，小哥哥到很遠很遠的

地方旅行去，希望她在那稚小的胸中像白璧樣地眷念着。書至此，淚下如雨已不能再寫了。『這封信剛在節日寫的，所以在你母靈前寫後默誦一過，然後寄出。明天到青山的墓墳去請罪。在你母的身邊很好。連阿黑的爪也附去吧。』

是說將我的屍骸葬在母親之側，還給我附葬阿黑（貓名）的爪。我不覺湧出淚來。父親已全然把我死的事情斷念了。

想要寫的像山樣的多。但是不知道從那里寫起才好。而且所寫的又是支離破碎的文章，總不能寫出很有條理的東西。

七月十六日（晴）

說因爲是七月半，所以今天午飯拿出掛麵來。加之，早晨也是這樣地給了茶。這種東西的味道在這里很少能夠嘗到。呀真是美味，這樣的道謝話若不說那幸福就完了。

茶在祝祭日早晨晌午給飲二次。聽得是茶覺很好吧，然而恐怕是茶的殘渣（……）

在大藥罐裏放進四兩半斤，和水一起讓牠滾騰地煎了的無疑。真是以全不像樣的顏色和夢一般淡的味道，哈——是茶呀只能這樣覺得而已。這樣一來番茶①也好，想喝一杯濃的，香氣很高的東西了。人也是賤東西。

然而只掛麵還不錯。掛麵自身也可佩，給囚人吃這個的獄吏們的心也可感。使用這樣的手段，巧妙地使監獄與外界調和去的手段更可佩。「監獄的社會化」這不是在監獄當職的人大家所希望的地方嗎。將這話分開來說，向來叫做監獄的地方，由一般看為是一種特別的另一世界似的。這所謂「特別」若是以好的意義的特別來說那麼或者還能忍耐，然而奇妙地以充滿着憎惡與侮蔑的眼看的。這事於監獄官吏決不是愉快的事。是想一日也快快地改掉的事。因此，他們想使世間知道監獄這種地方也與普通的官廳無差異，是同樣的東西。因此以為有改變監獄本身的形狀的必要。必須改掉向來的

頑固的威嚴的，漿糊黏的紙紮的勇士似的樣子。而且不能不改成更優美的，使人喜好的樣子。艱深點說，監獄不能不更社會化。不得不民衆化。不是成爲這樣的了嗎？與這同一的心境，我想在那警察的官吏之間也能找出。

監獄官吏的這種可同情的心理狀態的適切的例子我且舉出一個：某一個被告以世上最可憐的聲音向對手的官吏這樣說：

「還是怎麼呀。社會上的人以奇妙的眼看我們吧？將什麼也沒有的我們，也以爲是極端的惡人看嗎？」

對於這話那官吏撫然拉拉鬍子答道：

「這沒有法子。總之是因爲社會對於所謂監獄這種地方還沒有十分了解。」

這短短的話裏面含着對於冷淡的社會怨恨與自己在職被視爲除外者的監獄的寂寞。果然顧慮着體面不說無益於實際的話，然而這短短的話才是他的正直的告白無疑。我意味深長地把那句話聽進去了……

七月十七日(晴)

門楣上一隻蜘蛛張着網。是一隻黑色的大約有二分長的短脚蜘蛛，樣子怪醜，但總有點嬌媚的傢伙。早就把蚊子捕來放在網上，但是，先生，果真不知道嗎？也不回顧，雖則是一頓豐滿的早餐。

終於發見了。如今在津津有味地喫着。

父親那封信中的話語，斥責我的那些話語，每一想到，我便感到寂寞。我讓誰背叛也好，憎恨也好，只願一位父親四個同胞能夠愛我。希望能夠了解我的心。我希望着這些。筆一點也不前進。胸臆迫塞不能寫了。

七月十九日

父親的信很傷了我的心。到今日也還沒有復原。父親也許同樣的吧。一想到這些，我便悲傷了。

雖然執着筆也不能隨想隨寫，總有些焦逼，真沒辦法。

將自己的墓畫成圖樣，實在感到莫可言狀的奇怪心情。像是可笑的，像是寂寥的，像是可羨慕的，到底非我所能形容。

七月二十日（陰，後晴）

今天江口渙君到來接見。

他說：「比在警視廳時，變得很沈着了。」實在近來總是很沈着的。而且覺得沈着的態度更逐漸確固。真是可喜。但是不知道爲什麼，時常感到焦躁，這可不行。

妹妹啲！好好睡吧！（午後六時記）

七月二十一日(陰,後晴)

用寂寞來把心淨化。這是我保守真實直到現在的方法。然而我仍落第了。我慚愧自己的無力。

以無力為恥是容易的。由於這樣做來辯護自己是卑怯。口上慚愧自己的無力，而還鐵面皮地活下去却是罪惡。那個人可以得到的唯一的拯救——是我。

不能成為真的隱遁者的我。(隱遁者的生活，是要以寂寞來淨化心的。)便成為叛逆者而選擇了年青的死。

父親以我不顧及家中的情形怒惱着我也未可知。父親常這樣說過：你的思想很好。可是大家不能先考慮其場合其周圍而後行事。父親的這心理我很明白。然而我果然沒有考慮過家庭中的情形嗎？家庭肉親都不愛的了嗎？真實的愛是要斬斷區區的執着或

拘絆方能得到的。溺在愛慾的海裏怎能達到真如的世界呵！

使父親就憂過了的我是不孝嗎？是不孝親者也好。自己相信爲真實的生活方式偶然使父親憂慮，因此遂指自己爲不孝親者的話，我甘願受那樣的名吧。父親望着我走進平穩的生活無疑。和世間一般的父親同樣地。並非無理的。老實說，我有時也依戀着那種生活。那是在我的旁邊只隔半步的地方了。父親說：如S姑娘，因母親死了，暗地裏告訴給父的話，總會有辦法的呢。呵——我的快樂的幸福是在旁邊半步的地方了。然而我把牠捨棄了。捨棄的原因決不是消極的東西。是積極的東西。我不悔自己寂寞的一生。

父親也不是想造成今日的我而養育的吧。這樣事說了做什麼。爲了真實的緣故，就是父親的淚與肉身的血我也只得不顧而前進了。現在也沒有多言的必要。只是我不能不由衷心祈禱。父親呵！請給有理解的愛與你的兒子吧。

七月二十二日（晴，復陰）

一個角落裏有小的黃色的花開了。

近來，雖不憎恨人但厭惡起來了。以自然爲友而平靜地過了一生的人的心我確然了解了。但這也不是現在開始的事。

然而對於常是這樣的心境的過於獨善的無責任的事，我又不能不作反省。我還不能夠捨棄人。不能不相信人間的……：……純真的精神。在這里有我的光明。

一到了傍晚麻雀的聲音就清朗起來。像平安的睡眠在這些麻雀的上面似的。
縱然死，你們也是我的小朋友。

父親寄了溫和的信來。我先前說了那樣的不滿意的話，我真是一個不孝者。我的罪是可怕的。

天空紫色地發光。真是不可思議的夕照。(就寢後。)

七月二十四日(陰,後晴)

現在的一身第一感到悲觀時是早晨睡醒的時候。此外的時候——憧憬於豐富的自然美時是另外,此外的時候,一點也沒有悲觀過。然而唯獨早晨怪寂寞得討厭起來。

早晨睡醒時一定想起自家的事。想起父親和同胞骨肉。想在家裏就舒服。其次又想起她來。永久失去了的幸福的日子……只這也相當寂寞的了,而且在大阪的牢中的友人和一同在這里的人們的事浮上胸來。這些猶如暴風一般馳騁胸中。心終於委頓地疲憊,身體倦怠。什麼都討厭起來。活着尙且懶了起來。細想昨夜的睡眠永久繼續了就好呀。

優美的清麗的大波斯菊的花。我想起S子姑娘來。父親說過我死後一定教S子姑

娘來拜我的墳。我很高興。死時我臉上會浮出微笑吧。

但是，使她作這樣的事，不會破壞她的幸福嗎？如果當真這樣就對不起了。因為我所願着她的一生的幸福呢。

希望由父親說一句安然地死吧。

悲傷了也沒有法子。沒有發怒的理由。倒希望給我只說一句死吧，安然地。我喜歡着死。喜歡着過去的幸福。爲完成那幸福，現在喜歡着死。然而旁邊的人就會悲傷或做什麼的。不要這樣才好。我總是十分不滿足。

雖這樣說，若不給我傷悲的話，則將更不滿足而又會寂寞也未可知。任性吧？這樣的想。然而恐怕若到了我這樣的一身時，誰也要這樣想吧。

先前我說了有理解的愛。然而愛可以有這樣頑固的附着物嗎……

七月廿八日(晴)

秋一般的平穩的天空。早晨出去運動。草葉的露珠一閃一閃地放着光，美極了。蝴蝶還睡着嗎，沒有給我看見牠的情影。

我敵視着死。雖是這樣，但我還想將一切委之於死。我的不純現在還不消的，原因不是在這裏嗎？

敵視死的確是這樣的。也不是蔑視，也不冷笑。又不是恐怖。是憎恨死。若是這樣什麼也不要委之於死便好。什麼「不死不會得救」，「死是可喜的」等等沒有意思假言妄語還是不說好。而且盡量憎恨就行。拯救之道自然在其間能得到無疑。

憎恨着還想委之於牠。這是錯誤的根源。謊話的根源。煩惱的根源。不潔的根源。恥辱

的根源。

我不得不更尊敬死。不能不親密。若不然則過去所築起了的自己的生命就會成爲可看的形影都沒有的，無價值的東西了。

這樣了解着的。了解是了解着然而……

唉！我當真是何等意志薄弱的男子！

八月一日

八月！八月！是盛夏了。最後的夏天。永不能重見了的八月的天空。不可思議地我一點也不感到寂寞。感到像血湧似的愉快。

昨夜，救火車的響聲又起了。火災像是在近處。我開窗一看，天空低低掛着一顆星像在深淵裏似的靜靜地發光。

是大火災吧，救火車的悲鳴長久地繼續響着。

八月五日

(拙作，劣作，庸作)

救起落於水中的小蟲

使得更生了。覺得高興。

劈開重雲發閃的

閃雷似的堅強的心呵。

從辦公室的窗看見向日葵花
的黃色，心和氣暢。

麻雀集在窗外的杉上

安慰我。傍晚的監獄啊。

許是長遠才看到美麗的花吧，

這監獄到可眷念了。

寂寞佈滿室內

淚也不能流，傍晚的監獄啊。

聽見省線電車的汽笛，這時分

是哥哥回家的時刻了吧。

爲了想哭，獨自往

郊外，習以爲常的我呵。

連麻雀的輕細身子尙不能支持的

細枝一樣的我心呵。

八月七日(陰，後晴)

(今日入浴)

潑水時呼吸阻止的苦痛呵。

被絞時可怕起來了。

灑水時突然想起

被絞之際的可怕的苦痛。

迷惑於溺死和絞殺之究屬苦痛。

脆弱的我呵！

想具有自殺者的勇氣，

我這樣的經過了幾個月！

自殺之術雖有不能行

知是可恥的懦弱的心。

被囚的光陰積到今日，在此

再見夏雲呵！

狂人的手臂被捏了拉着去

石的走廓呀令人心驚。

樹木，天空，雲霞，空氣都一樣地

像沈默的黃昏的恬靜。

立秋

單是在日曆上我現在是迎着秋了。秋！我是照我所想的，似乎可以在秋天死了。真幸福。還有比這更好的我的好的死法嗎？

菊花啊，秋風啊，蟲聲啊，高空啊。裝飾我的死吧。維護我的安眠吧。

在立秋後黃昏風吹的聲裏，
又湧起新的寂寞。

聞人言道秋來了，晚風的
親蜜的聲音，我側耳而聽。

沙沙地鳴於晚風的杉樹梢上，
我看見了秋的感覺。

八月八日（晴）

藍色的天空繼續到宇宙之涯似地那麼深邃。棉花似的雲這兒那兒地堆積着。太陽突然隱進雲裏去。在牠周圍輝耀着的光被吸進去了似的消失了。剛才什麼也沒有的我的心，這時又沈入不能言說的寂寞裏。（想將這心情作成歌，但無論如何不能夠。）

八月十一日（禮拜二晴）

偷窺木戶窺探，

我看不見人的眼睛。

（本日受醫生的診察）

變地不變貨者醫生也。

（雖在監獄，醫生與外界同樣，真古今罕有之大國手也。）

果然，果然，醫生到處都是好人。

掠過夏雲，肅緩緩地

輕翔的姿態！

我欲生雙翼。

午後出去，看見像冰山樣的雲塊，很覺夏天之可喜。我感到夏天之可喜的，似乎是這時候才是初次。一感到可喜，馬上就發生反動：寂寞了。今天也是如此。回到房裏，吐了一口氣，便急地感到寂寞了。想讀些感傷的歌，或是小說，故事之類盡情一哭。爲什麼呢？因爲雖則寂寞，雖則想哭，可是哭不出來。胸中湧動得很，心一點也不安寧。真討厭。

想盡情一哭。想浸在淚裏。呵！這樣的夕晚，倘若能獨自到郊外去的話，將不知如何快慰呵，但是……

八月十三日（禮拜四）

今天讀到妹妹的信流淚了。久已未曾有過，但是今天不曉得爲什麼竟流淚了。把夾好的花朵套在信內。朝顏和黃色不知名的花，兩樣都是家裏花園開的。

真可憐，這最幼的妹妹以爲我在最近會回來的。

父親恐怕公判的決定。雖則已經斷念，可是到那時不知將如何吃驚呢？病也許更壞吧。

這慘痛的家人，作爲唯一的靠山的我的哥哥，而哥哥的心……。

不用想！自己的死倒沒有什麼。只有家事才耽心，可是已不用想了。

雖是懦弱的舉動，但我想祈禱。神佛自然不會承認的，可是總有……。

惟有祈禱會使心安。我一向於早晚間總祈求家人和朋友平安與幸福。心想這麼就一定會達到所望似的。

祈禱時，我的心裏死的恐怖和醜惡的慾望全都消失了。

像嬰兒似的心。是的，如今我全然變成嬰孩了。做着想做的，想着想想的，舒快地悠閑地隨意地過活。

父親也對我言：「回復嬰兒！」「好壞，做你所想做的事，回復嬰兒的心。」純像這樣儘做所想做的事。已沒有想漏的事了。大團圓也近了，我的生命所賸也有限了。把這最後幾十天，最清純地最安寧地度過吧。

一闔上眼皮，種種的回憶便像走馬燈的畫似的顯現。

對於監獄中列位，也順便致謝。

以諷刺和惡言來寫這恣肆的感想，雖已再三受警告，然尚讓我一直到最後繼續不改這「恣肆不遜」的感想的獄長，戒護主任，及擔任看管筆記的看守長表示謝意。又對

照顧我的看守諸君也一樣的。還有，對於藤井、江澤兩教誨師，表示深厚的謝意。

那麼，任是何日死去也無遺恨了。

好像回憶似的下雨了。在青山墓場的母親的墓地，這雨也在下着。

八月十四日（禮拜五）

傍晚雨突然大起來。

心，怎的總不安。讀書也讀不進去。靜靜地思索的餘裕也沒有。不行，不行，這個樣子不行。

明天是第四次公判。

起初我想利用在這公判的時候，和妹妹們作最後的分別，使其來旁聽的，然而後來

覺得還是不要她們來好些，所以作罷了。把帶了手鐐捆着麻繩的難看的樣子給她們看了，不知道會給小小的心靈以怎樣的惡影響。我不想使妹妹們有黯淡的心。想使她們的心永遠是明亮的悠適的。

我還是不見她們就這樣分別吧。

八月十五日（禮拜六，陰）

本日第四次公判。

當作是義務一般的陳述，成爲覺得怎樣也好的了，所以很不費力。能夠泰然自若地出席公判，實是萬幸。

此後再一次就不能不與大家訣別的。實覺寂寞。最後的訣別要怎樣的苦呀。（回來後——午後五時記）

八月十八日（禮拜二）

我生來心臟就不強。加之現在無論怎樣也不能不說身體衰弱着。只此而已嗎？我還大體心志軟弱。是畏怯的性質。稍微走在人前就害怕，苦痛得了不得。走到裁判的法庭等時候更是這樣。因此，在十五日那天使倉地君就心了說：「面色很不好，」而官吏也警告我說是苦痛似的。以這樣那樣的理由不會被旁人看作是膽小者嗎？雖是極沒有意思的事，但我却憂慮着。

這次的公判才真是重大的時候。受了死刑的判決，若震顛起來，這才真是抱憾千古的一件大事。

然而這樣的事情恐怕萬不會有的。

和田君總算留得生命似的。聽說本人也這樣的斷念而悔恨着。他的心我很知道。他絕不是因逞強而希望着死刑。一口氣死掉於和田君不知是要有多麼的幸福。但是不幸

不能夠就心願之死。對於和田君的心我十分同情。

以他那樣的身體，在獄中住上三四年時，也會倒斃的吧。從前村木君就是那樣地完結了的，和田君也不能不得着同一的命運了。

八月十九日（禮拜二）

昨夜的雨點殘留在葉上，成爲透明的珠子。我用手一觸，還沒有時間感到爽快的冷，露珠就脆弱地篤的一聲落在了在地上。

將人的生命比作草葉上的露水，這比喻真好。

如果真實地知我而愛我的話，就希望給懦弱的我以助力使我安然地死。只一味的想救助生命而奔波，不是真實愛我之道。從這方面說來我對於十五日山崎律師的辯論便有點不滿。

不用說，現在我也有死的恐怖。已經消失了很久了，然而還有一些殘留着。因此想要加以救助嗎？胡說。唯因有那可怕的死，我的生命才更生的。唯因超越了死的恐怖，我的生命才得輝耀。比死還強的愛的力！我將以牠光榮地越過死給你們看吧。

還有一件想說的事。讀我的感想錄，看着好似自己時常怕着死似的。又看去像悲觀着現在的境遇似的。不只這樣而已。看去悲觀着人的生活似的。這是事實。然而這與從前比起來一點也沒有改變。不是因進了監獄來而特別成爲這樣的。而且，我雖則軟弱，也不會從清晨到夕暮，只是怕着悲觀着的。這是有時的事。然而這樣的事旁人常常喜歡把牠隱藏起來，所以我務必正直地赤裸裸地記下了。並不是特別要做作。只是想將懦弱的地方無虛偽地寫下而已。然而不能不聲明的，就是我不是什麼時候也只是吹着這樣的弱音的。追求了真實的滿足，繼續了小小的努力而來的歡喜，倒斃在正義的途上的誇耀，這些東西於現在的我給了不知幾多的力量。在此也說一聲，然而並不是特別好做作的。只是這微弱的滿足，歡喜，或誇耀，怎樣地鼓舞了動輒就想要沮喪的我的心是也不容易看

漏的顯著的事實。但這是不想寫的。

八月二十四日（禮拜一，晴）

月亮在杉樹中間出現。是新月。多麼美麗的光輝。不知是隔了幾個月得見的月亮。而且以後不知道再能夠看見幾次。

清淨，靜寂，月光這才是現在的我的真的朋友。

八月廿五日（禮拜二，雨）

雨天的寂寞。先前是喜好的，然而現在這成爲覺得是難堪的東西了。心是這麼的軟弱起來了。

還是想什麼時候也晴着的青天。死的時候也給我晴朗之日吧。

八月廿六日(禮拜三,雨)

慢慢地不能向大家訣別了。以後寫的信大概是我的最後的東西吧。

對於過去來會見了我的人，我一向總是「再來一次的吧」的問着。而且「一定來吧」的請求。無論如何不會成爲說最後的訣別的心。總是胸中迫切起來。因此這樣的對大家請求。

可是，以後呢，不能不說了。暢暢快快的訣別的話似乎不能夠說。
想一想真寂寞。

想着死的事而覺得淒涼的晚上，常夢見家裏的事情。昨晚也夢見了。以後常有吧。
從深的沼澤爬出來似的睡醒，今天早晨完全覺得這樣。

五月十八日開始使用的獅牌牙粉，今早才完了。用了很久了。

在包面上寫着這樣的話：

這牙粉和我的生命

哪個先完呢！

（五月十七日）

使用時，照着突然浮出的感想記下了的。還是我的生命更長一點了。但是若裁判無停滯地進行了，那是我先完吧。覺得奇怪。

從明天起用前幾天買了的小包的獅牌牙粉。想着沒有大包的必要而買了可愛的小包來的。恐怕這還沒有用盡時，我的生命就會消失了。

八月廿七日（禮拜四，晴）

蟲聲每夜清朗地響起來似的。那個蟲的生命比我的還更長。

要是來月十六日死的話，我的生命今後只有二十天了。雖是這樣想，也並不怎麼特

別寂寞。

實際上是露水的生命。二十天經過了時，我已經不存在於這世上了。變成土或水或空氣，變成什麼都不知道，但形體消失了。真是不可思議。

雖說二十天，當然不是正確的計算，不過總以這樣的打算來準備一切吧。

帶着晚霞的天空很美。像是趕緊做完一天的職務似的。蟬兒慌忙地在鳴。

希望能有什麼人給我來信。家裏已一個多禮拜沒音信了。不是又因為我的事件悲觀到沒有執筆的精神嗎？以為馬虎過去就算了，但不知不覺中竟發出牢騷來。雖然已留意鎮靜，終于因大家哭泣，連勇氣也挫了。這時際眼淚是禁忌的。請笑着歡送我的死吧！

我以前因為沒有監獄生活的經驗，所以對於坐牢的人非常之不關心。沒有過同情。覺得很歉仄。一封信，一次會見，這是費了多少麻煩的手續呀。

這麼想的也許是我特別孤寂的緣故也未可知。然而不是很好嗎？

八月二十八日（禮拜五晴）

做了收到妹妹報告父親生病的信的夢。

兩個妹妹來了信。大妹妹說聽見秋的消息就發生寂寞之感所以很討厭。這妹妹十五歲了。這樣年紀的女孩子，毫無理由地動不動便愛寂寞，但是妹妹看來不見會這樣。只要不說謊，我便高興。

八月二十九（禮拜六，晴）

隨着死之迫近對於S子姑娘的想念又強烈起來了。

前次布施君問：你究竟是失戀的呢？抑或是捨去戀愛的呢？哪一方面是真的？真使我難為情極了。是哪一方面我也不知道。用理論或言語像難說出來似的。是對於我的一生

有重大影響的東西也未可知，然而現在這樣的事不是怎樣也好的問題嗎？

八月三十日（禮拜日，晴）

「殺人時，爲怨恨嫉妬等的感情所驅使，幾乎沒有理性活動的餘裕。將自己的生命也和對手的生命一樣地看輕。這到被繫在監獄內死迫近來時，才知道生命的尊貴。至於知道自己的也尊貴，旁人的生命也是尊貴的。前非的後悔和迫近來的死的恐怖，拯救這個的東西無論怎樣便是宗教。」

我把從藤井教誨師那里聽來的話照着記憶到的寫下來，倘使有錯誤就該我負責。普通的死刑囚的心理狀態聽說大概是這樣。在這裡所說之拯救，未免有點過於濫用名詞似的，然而要之，是說使陷於非常煩悶和恐怖的囚人怎樣斷念，忘却，而且使盡量安然地死的那個字。因而後面的宗教這字的意義也請極普通地通俗地解釋吧。

前次妹妹的信中寫着：現在我做着廚房的工作。大哥六點鐘左右回來。他的回來真的待望得不得了。每想起來淚流不止。

在寂寞的家裏渴望着哥哥回來的妹妹的心，忙着回家的哥哥的心，回來後兩人作怎樣的對話呀。以我留下的貓爲對手而度一日的老父，什麼也不知道呆玩着的小妹妹。唉！這小小的，清純寂寞的家庭。我永久不能回到那里去了嗎？我有暇時，廚房的工作我去做也可使妹妹去遊玩呵……

八月三十一日（禮拜一，晴）

我時時在想着，倘若自己當時不做恐怖主義者，那麼究竟成爲什麼東西了呢。

照着小孩時候最初的志望成爲船長了嗎？可是我是很厲害的近視眼。身體既不強健而心志也軟弱的男子。若幹了遠洋航海時，會因懷鄉病而弄得沒有辦法吧。怎樣想也不適於航海家。加之，若成爲船長，只向頭等乘客獻殷勤，而對另外的則亂發威風等，想想

都討厭。那麼船長是不行的了。

工業家文學家等，這資格我一點也沒有。就是想做，對方也會自己逃避了的。說到法律家也是這樣。那麼做個農業家了吧。然而像我這樣的身體似乎不能耐過激的勞動。兼之，在都會生育長大的我對於毛蟲和芋蟲也非常討厭。這當然是很小的事。所以要幹未嘗不能幹，然必定有破綻出來吧。我怕這個。我縱然是怎樣的空想家恐也不會去走眼見陷於破滅似的路。

九月一日（禮拜二，晴）

大地震的二週年，而且是友人和田久太郎君行刺福田大將的一週年。

昨夜夢見了被拉到死刑場去。去看時，那兒排得有機械體操的器具，許多小學時代的朋友在遊玩着。死刑臺和那橫着鐵棒的機械體操的器具聯結得真有趣。

又夢見了裁判所。是外國的議會的禮堂似的大法庭，我在那兒寫了作文。

九月二日（禮拜二晴）

近來又變得脆弱了。此刻也是因為父親的信而哭着。

「我只想你的妹妹快點長成，然後獨自躲在窮鄉僻壤的山中過活。濁世真是火窟！我不曉得爲着什麼而生。」

呵！捨棄恩義而入無爲者，說這才是真的報恩者。我深深地深深地體味着這句話。

我還迷惑着——告知妹妹們現在我在這里死好嗎？還是仍然說因病死了的，到後來請人告訴好呢？在信上我隨時都只說着悠閑的話。訣別的話一句也沒有說。

和友人訣別的淚倒反使我喜歡。可說是淚的享樂罷，還能有這樣的餘裕呢。然而，呵……與肉親的訣別則這樣的餘裕是斷不會有。因爲是過於迫切了的過於悲哀的訣別。

大阪的友人此時在做什麼？

在這樣寂寞的傍晚，我不由得痛切地想起大家來。只顧憂慮着家庭的我，與自己的處境對比起來，更不由得十分想念着大家的家庭。

九月三日（禮拜四，陰，雨）

完全像是在秋天了。從昨夜起便想到今早晨有些涼吧。

我的心又作痛。風的聲音使我的心慌。

從這裏的戒護主任處得到了種種的新智識。說是寫出來不大好，所以現在不寫了。然而讓我只寫出下面一件事吧。

說是我的死的準備「太」早了。還是如布施君從前說過的，宣告後也還有幾十天的生命呢。所以說「不必忙」。近來稍微有點慌起來了似的。——戒護主任這樣的指摘

了。——那麼稍微鎮靜一點吧。

九月六日（禮拜日，陰）

隔了長遠才悠閑地聽到麻雀的鳴聲。我死了也還繼續鳴叫吧。
倘若百舌鳥能夠快些鳴啼便好。

良霄的明星，天空低低地輝耀着。

九月七日（禮拜一，晴）

像秋晨般清爽。

覺得如果死——常常只說到死那像是啾啾不休似的，——就在今早似的。

說「我不漂亮」的女人大概對於自己的容貌總有相當的自信。所以在說出這話語時，並不見得很不快，也不見得很悲觀的。只有一些兒不樂意吧了。

九月九日

真快！果然到了明天了。久等了似的心是不可思議地平穩。

近來我才明白了死的安逸性。

因為陰翳，今天很涼快。

去年這時候還是很熱。躺在當着炎陽炙着的六蓆的房裏，和村木君交談着各種各樣的話，那蛇窪的家很可眷戀。

初被囚的中間還以為什麼時候能夠和妹妹們一起玩。這成爲我很大的慰安。在日

子一天天過去的中間，這念頭也就不知在什麼時候消失了，倒不關心會不會看得見妹妹們了。這樣的事隨便怎麼樣都好了。

到了今天此刻才知道永久不能與妹妹們相見了。這是最痛心的事。（夜八時半，聽着雨蕭條下着時記。）

九月十日（陰）

「去聽死刑的宣告的日子。」

「在讀賣文集叛徒的死生觀，」不知道在誰的來信裏寫着這樣的話。我也想見到這種文句。

九月十日！

去年的今天，清早被襲於睡夢中，村木君和我無情地被警視廳拉去了。

真快，已經過了一年。深有因緣的今天，承受刑的宣告，好——走罷。

畜生！怪不好受，猶如去看考試成績的中學生似的。及格是知道的，但不看見之前不能安心。

豫先有了準備了，所以聽得宣告後也不覺得可怕和寂寞。實在是平常的心情。是平靜的，但是覺得浸在呆然的灰色的夢裏似的。世間，世界忽然朦朧起來了。

然而因爲判決是如所願的緣故嗎？非常愉快。因爲我過去向旁人也提到過死刑了的，所以若不成爲這樣時，那是成爲說謊似地我會害羞起來，緊張的心境也會鬆弛，成爲非常沒有意思的事了。這照着所想的實現了，所以並不是誇耀，心好像在跳一般，喜歡得不得了。

311
夢一般的心情現在也很清晰了。

以後的生命裏還有幾天呢？說不定還有幾十天，盡力用功吧。書也讀，也寫作吧。今天加藤一夫君來了，請託他批評我們的思想寫了送來。想着這也是研究之一。

直到被帶到刑場爲止，我要繼續寫這感想錄。

在假監（裁判所內的囚人監房）裏會到和田君時，和田君話也不說地突然捏住手說「拿出勇氣來。」我只能答一聲「嗯」而已。於是緊緊的回握一下他的手。

這次出庭時也還和另外二人握手告了別。新谷「馬上被吊的嗎？」地說着浮着照例無苦楚的微笑。

大家的意見也是這樣的，想着永別之時，定要會面慢慢地交談。也向監獄當局請求過了。其次死前給照像的事也請託過了。爲留紀念的照像。想着就在死刑執行前照像最好。然而偏巧那前後是鬍子密密地生了的不漂亮的時候有點討厭。從前在戰死之時，也規定了乾乾淨淨地剃鬍子的。我也一定想這樣做。而且，唔……，想留下普通一般的臉在

後世這事情我現在在此請託着。

山崎君寄來快信，說自己打算作辯護人上控。幹沒有意思的事。和田君和我對於判決都沒有不滿的地方呢。好意是知道的，也覺得可喜，然而還是請把牠停止的好。

九月十一日

昨夜的睡眠真寂寞。醒來時，感到怎麼也不能說的淒涼。然而是非常平靜的。

蟋蟀到早上還在叫着。我也是與那蟲同樣的。蟋蟀也必定打算繼續叫到死吧。我也到倒斃為止不擱筆。昨天在會面所和布施君說話時，桌下有蟋蟀叫着。

昨天從汽車內眺望外面的景色，想到這是最後的一看嗎？但也沒有特別發生什麼感想。撞撞和田君問怎樣時，他的回答也是這樣。

這大概因爲大家一起在着，所以能夠精神很好的在着吧。一人獨囚的時候，一定寂寞無疑。現世的最後一看這事會引起怎樣的感覺，若是單獨一人的話了解了也未可知也覺可惜。

和田君的無期徒刑成了問題。說是過於輕了對於和田君可憐。在我若是可能的話我也想與和田君同死，所以要是他要上訴的話，打算與他一起上訴。

今天父親來，說着上訴上訴因爲麻煩起來了，便說了現在說的話胡混過去。

沒有像見肉親那麼討厭的事。我不想會，所以來會，我這樣的一次也沒有請求過的呀。對方也還不是更好斷念的嗎。

與父兄等訣別也不覺得淒涼，只是與妹妹們訣別却覺得很可悲。

放棄上訴權——什麼權這樣的字連寫都覺得討厭，還想什麼上訴權，真是愚蠢到

極點的事，但在此際不能不耐——還沒有做的原故吧，不能明確地決定死的準備。因而是萬分悠閑的。果真到了等待死刑時，恐怕不能這樣地在着吧。反之，與種種的有趣事相遇吧，我以這爲一快樂。

到當真的以後，遺書也要寫，訣別的信件也要發的。還要照着約定的給「勞運」●寫最後的稿件吧，什麼遺書太說大了，要寫的事也沒有，然而世間一般想多少作戲似的寫一寫。因爲寫了心會非常安定似的。

九月十二日（晴）

白天什麼的事也沒有，然而夜裏睡眠真的不安靜。並不是特別做奇怪的夢，但睡醒時覺得實在不可名狀的寂寞。說是恐怖不對，當說是沉於無限的寂寞的心。

● 指「勞動運動」這是古田，和田的同志們辦的刊物。——譯者。

這也是因爲沒有斷然承諾着死的緣故無疑。因爲沒有決心着的緣故無疑。因爲在中途半端躊躇着無疑。真的決然下了決心時，似能成爲很澄清的心情的。死的恐怖現在意外地幾乎不覺得。倒反至於想着死快來就好。

江口渙君夫妻來。久不見了。真喜歡。

「你的棺用菊花給你裝飾起來吧。」這話不可思議地留在我的心裏不能忘去。

魔子姑娘和野枝女士的叔父特意從九州來看我們。

魔子姑娘聽說是小學三年級了。我想起家中的最小的妹妹。

和田君的上訴聽說停止了。那麼一切確定了。我在這幾日內就要受死刑囚的待遇了。到了死幾時迫近來也不可知的境地了。

一切都完了。然而心裏並沒有受什麼特別的打擊。很平穩的。誠如江口君所說，走到盡點的今日，沒有苦楚，也沒有煩悶，安然地等待着生命的終結。

九月十三日（禮拜日）

覺得死了以後世上的事也能夠看見似的。

這也是從很遠的很遠的地方的。從很遠很遠的地方，豆子似的小小的人和玩具似的房屋等，覺得歷然可見似的。

看看天空，樹木，家屋等，要永久與這些東西分別了很是淒涼。但愈想則愈是奇怪起死這東西來。

覺得還能走一次郊外的野道似的。覺得也能夠和妹妹們一起遊玩似的。然而其實

是永遠不可能的了。

的確是這樣。然而怎麼也不能這樣想。

九月十四日

討厭地說永久地永久地。然而這字的意義我不明確地了解。只因說着暢快所以亂用。只此而已。

從布施律師那里明瞭地聽到了外界諸君的意見。上訴幾乎無一人反對地終止了好。謝謝，我不禁起了感謝的念頭。另外的三人也是一樣的吧。

檢察官也似乎沒有上訴。既是這樣真要在這三四天之內和那三個朋友訣別了。在這世上已經不能再會了。暫時之間獨自被殘留在這裏的我真寂寞。

和妹妹們會見不會見呢？和布施兄也商量過了，然而今天那方面也沒有決定而訣別了。今晚一夜慢慢的想吧。這於現在的我是最重大的問題。

然而實在說，也許是因爲會見了魔子姑娘的緣故吧？想一定要會最小的妹妹似的。

九月十五日

近來想着死的時間最好是傍晚了。以前希望是在早晨的。
下葬的時候也是傍晚好。希望墳墓能好好地當着夕陽。

岩佐君來，說一定要會見妹妹們才行。那時我也是這樣想着，所以便決定了會見。

布施兄給我看了大阪河合君的來信，實際大家是怎樣地寂寞很可以想像得到的。
若是我被放置在那樣的境地……想一想要害怕。

過去安閑地過着的，真對不起大家。可是也給我好好的忍耐過了。

會見山崎律師加藤一夫。

從山崎先生那里詳細地聽了辯護人要起訴的理由。並不是特別質問了的，話頭自然轉向那兒去的。山崎先生的真意方才明白了。明白了以後，從前怒說的什麼幹沒有意思的上訴的事，是對不起的。

山崎先生的意見是這樣的。檢察官對於你們的態度還未明瞭。十七日是上訴滿期日，然而要是在那天的晚上意外地遭遇了檢察官上訴那怎樣辦呢？當然對於你的死刑沒有上訴的。所以若有的話是對於無期的和田君與十二年的倉地君。

到了這樣場合時，你怎麼辦呢？在此不能不考慮的是和田君的心境。和田君說同在一個監獄裏不忍看你被殺。（和田君的這話真覺可喜。）而且你也有若能夠的話想與和田君同死的希望，又想着到最後也不願與和田君分別。所以若是照現在的情形遭遇

了檢察官的奇襲，那才是和田君也不能不受害，而你也不能不作非本意的分別。但是現在由辯護人上訴了，就完全可以沒有這樣的憂慮了。

果然，我不能不考慮一下了。向來是以檢察官的上訴已絕對不會有而籌劃着一切了的。這前提動搖起來了，真是一件大事。

然而無論怎樣還是不想上訴，不想做然而若不做時，說不定會成爲大事。成爲不能補救的大事。於是與山崎先生們商量，決定明天由諸位律師去問檢察官的意向。告不告呢問了後決定。和田君等待着，我決定我，又是在等着和田君的決定。然而在容易先作答覆的立場的是我吧。

花有散時，人有死時。我的最好的死時是現在。這是誰也承認的。

不只此而已。我已經很討厭歲數的增加了。多活了一年成爲二十六歲在我已是遺憾不堪，又延長一年還了得嗎！

怎樣想也不願上訴。檢察官以爲是幫助地將我這樣立即殺掉就好。只希望着這個。

九月十六日

大杉君的遭難日。我想着能夠活到今天就好了，然而還有生命。

今天也是好天氣。然而死呢則太過明亮了。從前說想在午前十時左右死，但早晨總炎熱不快，覺得太絢爛的可討厭。還是傍晚好。今天的傍晚定是很好的呢。

憂慮的事也沒有，悲觀的事也沒有，恐怖的事也沒有，所以頭腦沒有特別疲倦的理由，這十幾天來晚上實在好睡。比什麼時候還要想睡。奇怪的夢也不做。過去的特別可懷念的事也不出現，家裏的人們也不見。只是平平凡凡的夢而已。

從山崎先生的來信知道檢察官不上訴了。大大的安心。

那麼萬事決定了。

果如預想的是個很好的傍晚。

可是死呢太寂寞了。

儘說些閒話。那麼什麼時候好呢？早晨心不定，討厭；傍晚太寂寞，討厭；好似女孩子撒嬌似的。

心悠閑得令人急躁到不知死之爲何物。說是悠閑就像是已經大澈大悟了般，在吹牛的時候，也就將近胡鬧。改爲發呆吧。說是發呆，倒不如說是着了迷似乎更正確些。這也是因爲是在未判決中呀。當真做了死刑囚怕也不見得能夠這樣吧。

九月十七日

真的到今天爲止了。從明天起另外的三位成爲「赤」。我則是「灰色」。終於永遠消滅掉也不知的灰色。一般人所看的現世的光也只限於今天了。想起來也有點寂寞。

因爲是一味的在想着自己的死嗎？今天會見古河君聽說「昨天開了追悼會」時，不知是誰的，我的呢？太早了，覺得奇怪。於是至於返問「開誰的追悼會？」

大杉的死決沒有被忘記的理由，頭腦很有點不對似的。

對於倉地君和新谷君有了檢察官的上訴。完全是遭了奇襲的形式。

怎麼會上訴的呢？

明天和田君就要到旁的地方去。我則不久便會被殺。留在後面的二人會感到寂寞吧。我們也是說不出的寂寞。也沒看見友人的安身處就死去是太難堪了。然而也是沒有法子的事。

雨——無論怎樣說也是秋天了，雨淒涼地下着。下吧！下吧！多多地下吧！而且將我的心深深的沉下吧！

在時事新報登載的我的「法庭手記」，是山崎君推察我的心境大概是這樣的而向報館說了的。寫着有殉教心等等的話我不是將這樣嫌惡的字句誇大地提上口來那麼好的人。決不是我寫了那樣的東西，慎重聲明一下。

有點冷地涼起來了。想到睡覺舒服這點，真是難得。

現世的夜呵，再會了。

附言

未判決中的感想錄止於第三十二冊。以後的才是真的「死刑囚的獄中記」了。最初，想着以二十五冊左右了結這感想錄。但以裁判的延長，同時我的生命也延長了。於是還能多寫十冊左右似的。以在幾冊左右了結爲好呢？種種地想過了，依然不是有什麼因緣的數目就不能滿意。想着那麼與生年同數（我是明治三十三年生的）好吧。第三十二冊爲止是未判決中的部分，後面的一冊是既判決後的部分，覺得這樣辦還有趣。因此十七日爲止的收在這第三十二冊中了。最後一冊——第三十三冊能寫幾頁呢？現在還不得而知。極薄地就告終呢？抑或會成爲很厚的呢？我不知道。只是在過去所寫了的裏頭這一冊成爲最有價值的之點是確實的。

後記（巴金）

前年年底伯峯回到上海，和我常常見面，我看見他閒着無事便介紹了一本書給他翻譯。這是日本古田大次郎的獄中記死之懺悔，我知道他在東京時就讀過了的。他說他也喜歡這書，打算動手翻譯兩三章試試看，便高興地把原書拿了去。他不曾爽約。去年五月底他把全部譯稿送來了。我答應替他仔細校閱一遍。我以為至遲七月初我就可以把他的譯稿交到印刷局去。然而忙碌的生活將我對朋友失了信。我在七月初交出去的，只是一部份的譯稿，其餘的三分之二就在我的書桌上放了將近一年的光景，直到最近我才能夠把牠校完。現在這書要出版了，在我也算卸去了一個重負。我自然感到欣慰。這一

年來我每天就記着這工作，牠把我折磨苦了。

我應該告訴讀者，伯峯交來的只是一個節譯本。其實原書就非全璧。出版之前便經過了檢查員的刪削。節譯的辦法還是出於我的提議。原書出版在十一年前，古田的事件發生更早，我們一般異國的讀者對當時的情形自然十分隔膜，所以原書中有許多處所我們的讀者現在看來頗不易了解，而且感不到興趣。我以為不如索性把牠們刪去，倒可以省去讀者的一部份時間。不過我讀了伯峯的節譯本，我對於他那取捨的觀點却不能同意。因此在校閱的時候我還做了編輯的工作。我刪去了一些地方，又增補了一些地方。刪去的約有兩三千字；增補的字數至少在二萬以上。這時伯峯已不在上海，我只得請了陸少懿來做補譯的工作，其中也有幾處是我翻譯的，但這樣的處所並不多。同時我還請少懿把全部譯稿對着原文再看一遍。總之古田的獄中記能夠以這樣的形式在中國出版，除了伯峯而外，我們還應該感謝少懿。

我們知道死之懺悔是一個死刑囚的獄中感想錄，原稿共三十二冊。但這都是死刑

確定前所寫的。作者自己說只有第三十三冊纔是『真正的死刑囚的獄中記』。那是判決死刑後的作品。這最後的一冊據布施辰治在序文裏說當局不許拿到外面去發表。然而牠後來終於被領取出來而且祕密出版了。我得到一冊，曾讀過一遍。書名是死刑囚的回憶，但在一二八的滬戰中被炮彈打毀了。我沒法將牠譯出附印在這里。這一冊的內容和以前的三十二冊（即死之懺悔）差不多，不過調子略微有點不同。寫以前的三十二冊時作者已經知道死刑是無可避免的了。他沒有挽救的方法。然而判決究竟不曾確定。死雖然就立在他的眼前，但牠却不住地在搖晃。希望縱然是極其微弱，却也不會完全消滅。所以那時有疑惑，有掙扎，有呻吟，有眼淚。作者當時還不大認識死的面目。最後臨到了寫第三十三冊，一切都決定了，從此再沒有從前那種不安定，從前那種苦苦的掙扎。的確如布施辰治所說確定了捨棄生命以後，心境和態度都是更爲沈靜，真有超越生死之慨。因此無怪乎有人會以爲這真實的一冊『真正的死刑囚的獄中記』反不及以前的三十二冊中文筆之清麗和表現之沉痛了。

古田大次郎是一個安那其主義者，同時他又自稱爲一個恐怖主義者。其實安那其主義和恐怖主義是兩樣東西。（許多安那其主義者都不贊成恐怖主義。）而這書可以說是和安那其主義不相干。若把牠當作一個恐怖主義者的心理分析的記錄看倒很適當。或者把牠看作一個純潔的青年靈魂（或者就說一個人）的最真摯的自白看也無不可。所以加藤一夫讀了牠就「覺得我（加藤氏）的靈魂被淨化了。我真的由於他的這記錄而加深了我對於生活的態度。」這記錄在深與真兩方面是超過了無數的書冊和牠同類的書本我連一冊也沒有見過。加藤一夫稱古田爲一個「真誠的，真實的而又充滿溫情的純真的靈魂。」這個靈魂的最深而又最真的表白當然會引起無數年青的靈魂的共鳴。加藤一夫說死之懺悔是一本「非宗教的宗教書」也是有原因的。

但這樣說並不就是表示在古田的書中所有的觀點都是正確的，其實不然。我覺得原書內有一些議論都是值得商討的。伯峯似乎喜歡議論，他常常不肯將牠們割愛。然而我却不得不把牠們刪去了一部份，以便補入被他割棄而我和少懿都覺得是更有價值

的一些篇頁，雖然那樣的處所我們也還保留了一些。

我愛死之懺悔，我甚至爲了這書才發願去學日文，但是我每次讀牠，在我的心靈被那麼強烈地震撼了以後，我却有一種惋惜的感覺。像古田那樣的人不把他的希望寄託在有組織的羣衆運動上面，却選取了恐怖主義的路，在恐怖主義的境地中去探求真理，終於身死在絞刑臺上。這的確是一件很可痛惜的事。

我最近寫過一篇談死的短文，裏面也談到這書，而且和我在前面所說的話還有一點關係，所以把牠印在後面作爲附錄。

公曆一九三七年四月巴金

死（巴金）

像斯芬克司的謎那樣，永遠擺在我的眼前的是一個字——死。

想了解這個字的意義，感覺到這個字的重量，並不是最近才有的事。我如從忙碌的生活中逃出來，躲在自己的房間裏，靜靜地思索片刻，我像一個旁觀者似地回溯我的過去，我便發見在一九二八年我的日記的片斷中，有兩段關於死的話。一段的大意是：忽然想到了死，覺得死逼近了，但自己却不甘這樣年青地就死去。自己用了最大的努力和死掙扎，後來終於把死戰勝了。另一段大意是今天一個人在樹林散步，忽然瞥見了死，心中非常安靜，覺得死也不過如此。……我那時爲什麼要寫這樣的話？當時的心情經過八九

年歲月的磨洗，如今已成了模糊的一片。我記得的是那時過着秋水似的平靜的生活，地方是瑪倫河畔的一個小城鎮。在那里我不會看見驚心動魄的慘劇。我所指的「死」多半是幻象。

幻象有時也許比我所看見的情景還真切。我自小就見過一些人死。有的是慢慢地死去，有的死得快。但給我留下的却是同樣的，不曾被人回答的疑問：死究竟是什麼？我常常禁不住好奇地想着我要來探求這個祕密。然而結果我仍是一無所得。沒有一個死去了的人能夠回來告訴我死究竟是什麼一回事。

有時我一個人關在房裏，夜晚不點燈，我靜靜地坐在椅子上，兩隻眼睛注意地望着黑暗。我什麼也看不見。但我依舊注意地望着，沒有一點厭倦。我也不用思想。這時死自然地來了。只是一剎那間的事。於是又飄飄然走了。死並不可怕。自然死也不能夠引誘人。死是有點寂寞的。豈只有點寂寞，簡直是十分寂寞。

我那時的確是一個不近人情的孩子，（以後自然也是。）我把死看作一個奇異的

所在。我一兩次大膽地伸了頭在那半掩着的門前一望。門裏是一片漆黑。我什麼東西都看不見。這探求似乎是徒然的。

有一次我和死似乎隔得最近。那是在成都巷戰的時候。其實說巷戰，還不恰當，這時另一方面的軍隊是在城外。城外軍隊用大礮攻城，礮彈大半都落在我們家裏，好幾間房屋毀壞了，到處都是灰塵，時時聽見大礮聲屋瓦震落聲與家人驚叫聲。一家人散在四處，無法聚在一起，也不知道彼此的生死。我記得很清楚，那是十四年前的二月十二日（陰曆）也就是所謂「花朝」（百花生日）。大約午前十一二點鐘光景。我起初還在大廳上踱着，後來聽說家裏的人大半都躲到後面新花園去了，我一個人便跑到書房裏去。教讀先生在那里，不過沒有學生讀書。不久三哥也來了。我們都不說話，靜靜地聽着礮聲。這窗外是花園。從玻璃窗望出去，玉蘭花剛開放，那滿樹滿枝的白玉的花朵已引不起我們的注意。他們垂了頭坐在書桌前面。我躺在床中，頭靠在床背後的板壁上。礮彈帶着春雷似的巨響從屋頂上飛過。我想，這一次牠會落到我的頭上來罷。只要一瞬間的功夫，我便

會落在黑暗裏，從此人和我隔了一個世界，留給我的將是無窮的寂寞……這時我的確感到極大的苦痛。死並不使我害怕。可怕的是徘徊在生死之間的那種不定的情形。我後來想，倘使那時真有一個礮彈打穿屋頂，向着我的頭落下來，我會叫一聲「完了」就放心地閉上眼睛，不會有別的念頭。我用了「放心地」三個字，別人也許覺得奇怪。但實際上緊張的心情突然寬鬆了，什麼留戀，耽心，恐怖，悔恨，希望一剎那間全都消失得乾乾淨淨，那時心中確實是空無一物。愛德華·加本特在他的一本研究愛與死的書裏說「在大多數的場合中，牠（指死）是和平的，安靜的，還帶着一種深的放心的感覺，」這是很合理的。

我還見過一次簡單的死。川黔軍在成都城內巷戰的時候，對門公館裏一個轎夫（或者是馬弁，因為那家的主人是什麼參議顧問之類）站在我家門前的石缸旁邊，和人談閒話。一顆子彈落在街心，再飛起來，一下就進了那人的胸膛。他低低叫了一聲，把手撫着胸倒在地上。什麼驚人的動作也沒有。他完結了，這麼快，這麼容易。這一點也不可怕，

我又想起加本特的話來了。他說死人的臉上有時還會閃耀着一種忘我的光輝，好像新的生命已經預先投下牠的光輝來了。他甚至在戰地遺屍的臉上見過這樣的表情。他以爲死是生命之變化，內的生命之解脫。

加本特的研究方法自然是科學的。不過「死」這個謎到現在爲止似乎還不曾得着一個確定的解答。我更愛下面一種說法：死是「我」的擴大。死去同時也就是新生，那時這個「我」滲透了全宇宙和其他一切東西。山，海，星，樹都成了這個人的身體的一部分，這一個人的心靈和所有的生物的心靈接觸了。這種經驗是多麼偉大，多麼光輝，在牠的面前一切小的問題和疑惑都消失了。這才是真正的和平，真正的休息。

這自然是可能的。我有時也相信這種說法。但是這種說法畢竟太美麗了。而且我不會體驗到這樣的一個境界。我想到「死」時，從沒有聯想到這一個死法。我看見的是黑的門，黑的影子。倒是有一兩次任何事情都不去想的時候，我躺在草地上，望着傍晚的天空和模糊的山影樹影，我彷彿覺得自己並不存在了，我與周圍的一切合在一起變成了

一件東西。然而這感覺很快地就消失了。要把牠捉回來，簡直是不可能。但這和死完全沒有關係，並不能證實前面那種說法。

我忽然想起了一件事。我在前面說過沒有一個死了的人能夠回來告訴我關於死的事情。對於這句話我應該加以更正。我有一個朋友，患傷寒症曾經死過幾小時，後來被一位名醫救活了。在國外的幾個友人還爲他開過一個追悼會。他後來對我談起他的死，他說他那時沒有一點知覺，死就等於無夢的睡眠。加本特認識一位太太，她患重病死了兩三個鐘頭，家人正要給她舉辦喪事，她忽然活轉來，此後又活了三四年。據說她對於死也沒有什麼清晰的感覺。但有一點她和我那朋友是不同的。她是一個意志力極堅強的女人，她十分愛她的兒女，她不能捨棄他們，所以甚至在這無夢的睡眠中她還保持着她的『求生的意志』。這意志居然戰勝了死，使她多活了幾年。詩人常說『愛征服死』。愛的確可以征服死，這便是一個證據。若就我那朋友的情形來說，那却是『科學把死征服』了。

像這樣的事情我們是可以常常遇見的。然而從死過的人的口裏我們却不曾聽過一句關於死的恐怖的話。許多人在垂危的病中掙扎地叫着「我不要死」可是等到死真的來了時他（或她）又順服地閉了眼睛，的確這無夢的睡眠，永久的安息，是一點也不可怕的。可怕的倒是等死。而且還是周圍那些活着的人使「死」成爲可怕的東西。那些眼淚，那些哭聲，那些悲戚的面容……使人覺得死是一件極大的災禍。而那天堂地獄等等的傳說更在「死」上面罩了一層可怕的陰影。我在孩子時代就學會了怕死。別的人許多人的遭遇和我的不會相差多遠。

世間不知有多少人爲了怕死甘願低頭去做種種違背良心的事情。真正視死如歸的勇士是不多見的。耶穌被釘十字架，蘇格拉底仰藥，布魯諾上火柱……像這樣以一死代萬人贖罪，毫不躊躇地爲信仰犧牲生命的古今來能有幾人！

人怕死，就因爲他不知道死。同時也因爲不知道他自己。其實他所懼怕的並不是死。我讀過一部通俗小說，寫一個被百口稱作懦夫的人怎樣變成勇敢的壯士。這是一個臨

陣脫逃的軍官。別人說他怕死，他自己也以為他怕死。後來為環境所迫，他才發見了自己的真面目。他並不是一個怕死的人。他所懼怕的却是「怕死」的「怕」字。他害怕自己到了死的時候會現出怯懦的樣子，所以他逃避了。後來他真正和死對面時却沒有絲毫的懼怕。許多人的情形大概都和這軍官的類似。真正怕死的人恐怕也是很少很少的罷。倘使大家都能夠明白這點，那麼遍天下皆是勇士了。

「死」不僅是可怕的，有時「死」倒是值得願望的，因為那才是真正的休息，那才是永久的和平。正如俄國政治家拉狄穴夫所說：「不能忍受的生活應該暴力來毀掉，」一些人從「死」那里得到了拯救。拉狄穴夫自己就是服毒而死的，（在一八〇二年。）還有舊俄的女革命家，「五十人案」中的女英雄蘇菲·包婷娜後來得了劇烈的貧血病，知道沒有恢復健康的希望了，她不願意做一個靠着朋友們生活的廢人，便用手槍打死了自己。那是一八八三年的事情。去年夏天獄中記的作者亞歷山大·柏克曼在法國 尼斯用手槍結束了自己的生命。他患着重病，又為醫生所誤，兩次的手術都失了效驗。他

的目光也壞了。他不能夠像殘廢者那樣地過着日子。所以有一次在他發病的時候，他的女友出去爲他請醫生，躺在病床上的他却趁這機會拿手槍來打了自己。四十四年前他的槍彈不曾打死亨利·福利克，這一次却很容易地殺了他自己。在他留下的短短的遺書裏依舊充滿着愛和信仰。他這個人雖然只活了六十幾歲，但他確實是知道怎樣生，知道怎樣死的。

在這樣的行爲裏面，我們看不見一點可怕或可悲的地方。死好像只是一件極平常，極容易，極自然的事情。甚至在所謂「加拉監獄的悲劇」裏，也沒有令人恐怖的場面。我們且看下面的記載：

「……波波何夫與加留席利二人都吞了三倍多的嗎啡，很快地就失了知覺。

● 這是爲了給一個女囚人雪恥的同盟自殺，參加者女囚人三個（先死）和男囚人十四個，事情發

生於一八八九年。雷翁·獨意奇的西伯利亞之十六年中有詳細的記載。

夜裏波波何夫還醒過一次。他聽見加留席利喉鳴，他想把加留席利喚醒。他抱着他的朋友，在這朋友的臉上狂吻了許久。後來他看見這朋友絕不會再醒了，他又抓了一把雅片烟吞食下去，睡倒在加留席利的身邊，永閉了眼睛。」

誰會以為這是一個撕裂人心的悲劇呢？多麼容易，多麼平常，（不過對於生者當然是很難堪的。）

詩人惠特曼當美國內戰之際，曾在戰地醫院裏服務，他一定見過許多人死，據他說在許多場合中「死」的到來是十分簡單的，好像是日常生活裏一件極普通的事情，『就像用你的早餐一般。』

關於「死」的事情我寫了八張原稿紙，我把這問題整個地想了一下，我覺得我是比較地懂得「死」了。其實我真懂得「死」嗎？我自己也沒有膽量來下一個斷語。我沈吟着。我的目光無目的地在書堆中盤旋。忽然牠落到了一本書上面，定住了。我看書脊上的字。

「死之懺悔」 古田大次郎」

我不覺吃了一驚。貫穿着這一本將近五百頁的巨著的不就是同樣的一個「死」字麼？

「死究竟是什麼呢？」

那個年青的作者反覆地問道。他的態度和我的是不相同的。他並不是一個作家，此外也不會寫過什麼東西，其實也不能夠寫什麼東西，這部書是他在死囚牢中寫的日記。等原稿被送到外面印成書時，作者已經身死在絞刑臺上了。我見過一張作者的相片，是死後照的。是安靜的面貌，一點恐怖的表情也沒有。不像是死，好像是無夢的睡眠。看見這照像就想到作者的話：「一切都完了。然而我心裏並沒有受到什麼打擊，很平靜的。像江口君的話，既然到了那個地步，不管是苦，不管是煩悶，我只有安然等候那死的臨頭。」這一個副詞「安然」用得沒有一點誇張。他的確是安然死去的。他上絞刑臺的時候懷裏揣着他妹妹寄給他的一片樹葉，和他生前所喜歡的一隻狗和一隻貓的照片。這樣地懷着

愛之心而死，就像一個人帶着一種寬慰的心情靜靜地睡去似的。作者的死應該說是一個勝利。

然而我讀了這兩百多天的日記，●我想到一個二十六歲的青年在獄中等死的情形，我在字句間看出了一個人的內心的激鬥，看出了血和淚的交流。差不多每一篇頁，每一段節上都留着掙扎的痕迹。作者能達到那最後的勝利的確不是容易的事。

『我感着生的倦怠麼？』

『對於死的恐怖呢？曾經很厲害地感着。現在有時感到，有時感不到。把死忘記了的時候居多。只是死的瞬間的苦痛還是有點可怕的。』

作者這樣坦白地承認着，他常常在寫下了對於死的畏懼以後，又因為發覺自己的

●「死之懺悔」中的日記到九月十七日爲止，以後另有「死刑囚的回憶」一小冊，作者於十月十

五日受絞刑。

懦弱而說些責備自己的話。然而在另一處他却欣喜地發見：

「死是不可思議的，然而也是偉大的……」

後來作者又疑惑地問道：

「死果然是一切的終結嗎？死果然會賠償一切嗎？我爲什麼要怕死呢？」

「死並不可怕，只是非常寂寞。我爲什麼憎厭臨死的苦痛呢？我想那樣的苦痛是不會有的罷。」作者又這樣地想道。

「我想保持着年青的身體而死去，」這是作者的希望。

我不想再引下去了。作者是那樣一個厚於人情的青年，有一個慈祥的父親，又有幾個可愛的妹妹，還有許多忠誠的友人。要把這一切決然拋棄，安然攀登絞刑臺，走入那寂寞的永恆裏，這的確不是片刻的功夫所能做到的。這兩百多天的日記裏充滿着情感的波動。我們只看見那一起一伏，一潮一汐。倘使我們不小心翼翼一步一步地追隨作者的筆，我們就不能了解作者的心情。

只有二十六歲的年紀。不願離開這世界，而不得不離開。不想死，而被判定了受死刑。一天天在鐵窗裏面計算日子，等着死的到來。在等死的期間想像着那個未知的東西的面目，想像着牠會把他帶到什麼樣的境界去。在這種情形中寫成的「死之懺悔」，我們可以用一個「死」字來包括。他談死，他了解死，他覺到死的重量，和我完全不同。他的文字才是充滿着血和淚的。在那本五百頁的大書裏作者古田提出許多疑問，寫出許多揣想，作者無一處不論到死，或者暗示到死。然而我却找不到一個確定的答案，一個結論。其實這個答案，這個結論是有的，却不在這本書裏面，這就是作者的死。這個死給他解答了一切的問題，也給我解答了一切的問題。

古田大次郎爲愛而殺人，而被殺，以自己的血償還別人的血，以自己的痛苦報償別人的痛苦。他以一顆清純的心毫不猶豫地攀登了絞刑臺。死賠償了一切。死拯救了一切。我想「他的永眠一定是安適而美滿的」罷。我突然想起五十年前支加哥勞工領袖A·帕爾森司●上絞刑臺前作的詩了。

Come not to my grave with your mournings
with your lamentations and tears,
with your sad forebodings and fears!
when my lips are dumb,
Do not thus come.

.....

Poor creatures! Afraid of the darkness,
Who groan at the anguish to come,
How silent I go to my home!
Cease your sorrowful bell—
I am well.

這是第一節和最末一節。

這篇短文并不是「死之禮讚」我雖然寫了種種關於「死」的話，但我願意在這里坦坦白白地承認：

「我還想活！」因為我正如阿爾志巴綏夫的小說朝影中的英雄奈司拉莫夫所說：「我愛那陽光，那天空，和春光，秋景；我愛那青春，以及自然母親所給我們的和平與歡樂……」

● 一個資產階級報紙的記者看見了帕爾森司的受刑，他後來在報紙上描寫道：「全美國的著名悲劇演員在舞台上所表演的犧牲自己的英雄，都不及帕爾森司那樣地有聲有色。」

版再月十年七十二國民華中

刊叢活生化文

種二十二第

編主金巴

人 行 發

林 文 吳

所 行 發

社版出活生化文

號二四五路飛霞海上

(場市飛霞)

所 刷 印

所刷印活生化文

有所權版

印翻許不

悔 懺 之 死

著 耶 次 大 田 古

譯 峯 伯

角七價實

編主金巴
刊叢活生化文

種各出已

白史蒂爾著
石譯

第二次世界大戰

精平裝
七五

角角

麗紀尼德著
尼譯

田園交響樂

精平裝
五三

角角

魯高爾基著
迅譯

俄羅斯的童話

精平裝
五三

角角
半半

巴柏克曼著
金譯

獄中記

精平裝
八六

角角

巴金著

俄國社會運動史話

精平裝
六四

角角

編 主 金 巴
刊 叢 活 生 化 文

種 各 出 已

柏里華著
楊景梅譯

柴門霍甫傳

精平裝
裝四
角六
角四

高爾基著
巴金譯

草原故事

精平裝
裝二
角四
角一

鐵霍諾夫著
茅盾譯

戰爭

精平裝
裝四
角六
角半

拉瑪爾著
陸蠡譯

葛萊齊拉

精平裝
裝四
角六
角半

高爾基著
麗尼譯

天藍的生活

精平裝
裝二
角四
角半

編主金巴
刊叢活生化文
種各出已

巧尼雪夫斯基
世彌譯
何爲

精平裝
五三角

巴金選譯
門檻

精平裝
五角半

陳範予著
新宇宙觀

精平裝
六角半

巴金著
俄國虛無主義
運動史話

精平裝
八角

涅克拉紹夫
孟十還譯
嚴寒·通紅的鼻子

精平裝
五角

編主金巴
刊叢活生化文

種各出已

鄭紹文譯

神之由來

精平裝
五角半

愛因斯坦著
葉蘊理譯

我的世界觀

精平裝
七角半

萬壘賽耶夫著
孟十選譯

果戈理怎樣寫作的

精平裝
五角半

托爾斯泰著
鄭紹文譯

權力與自由

精平裝
五角

廖抗夫著
巴金譯

夜未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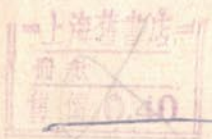
精平裝
六角

14411

文科圖書室



0.70



4-108